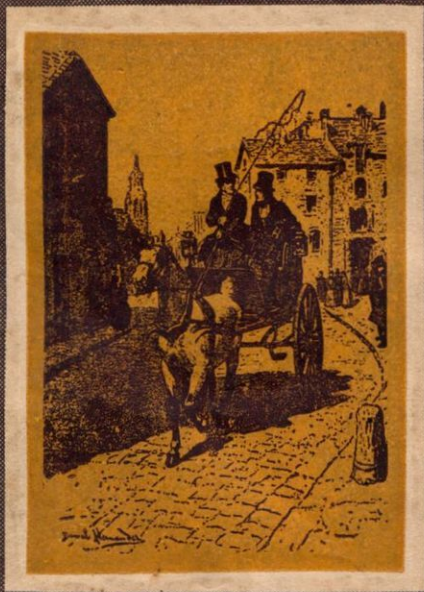


人間喜劇

# 古物陳列室

巴爾扎克著 · 高名凱譯



6

外省生活之場景

舊

人 間 喜 劇

古 物 陳 列 室

(競 爭 部 作 之 二)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張  
魯  
書



巴 爾 扎 克 著 高 名 凱 譯

海 燕 書 店 刊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876.57  
7335-27  
38

獻給

土耳其帝國史著者奧地利王室參贊漢穆爾——蒲爾格斯特爾男爵先

生

親愛的男爵，

您對我這冗長而廣闊的十九世紀法蘭西風俗史有這樣強烈的興趣，您曾經這樣的鼓勵過我，您簡直是給我權利來把您的名字附在這部歷史的一個片段之上。您不是精細而勤學的德意志的一個最爲認真的代表嗎？您的讚譽不是可以引起其他的嘉許而保護我的功業嗎？我是這樣的因此而驕傲，我甚至於努力想用您在您的研究和您那可以給文學界建立紀念碑的探討中所有的勇氣來繼續我的工作，因而能够受您的稱頌而無愧。您所認識而應用在最爲顯著的東方社會的研究上的苦工，您對這種苦工的



同情常常支持我的勤勞，讓我去探究我們近代社會的細節。您，您這可以比擬我們的拉方登的天真的作家，您知道了這情形，不是要快樂嗎？

親愛的男爵，我希望我對您和大著的尊敬的表證能够在鐸布林找到您，我希望您的一個最爲誠實的崇拜者和朋友能够在那裏回憶到您和您的家屬。

得·巴爾扎克。



目次

一	兩個沙龍·····	三
二	惡性的教育·····	二六
三	初入人世·····	三五
四	美麗的莫夫利額士夫人·····	七四
五	齊斯納爾救援德斯格里昂·····	一〇
六	外省的法院·····	一三二
七	豫審推事·····	一四九
八	法律的爭鬥·····	一五五
九	門戶不當的婚姻·····	一七

## 一 兩個沙龍

法蘭西一個不重要的行政區裏，城市中心的一條街道的角落上，有一所房子；不過，我們應當在這裏把這座城市和這條街道的名字隱了起來。每一個人都會了解這不得不加以謹慎的聰明的動機。一位作家在敘述同時的事故時往往是觸到了許多創傷……這所房子叫做德斯格里昂公館；但是我們應當記住德斯格里昂這名字不過是虛構的而已，並不比喜劇中的柏爾發爾，福羅里古爾，德爾維爾，小說中的阿達爾柏爾或蒙布勒斯更近於事實。總之，主要人物的姓名也都要給他們換上。這裏，作者要搜集許多矛盾的事情，錯誤的曆數，而在一堆不像真實的無稽事物之下隱蔽事實。但是，無論他如何的掩飾，事實總要永遠的顯露，正如一棵沒有澈底拔除的葡萄樹還要在耕耘過的葡萄田中長出許多有生氣的細芽一般。

德斯格里昂公館其實只是一個名叫卡羅爾·查禮——馬利——維克多爾——安幾的老紳士所居住的房子；紳士就是德斯格里昂侯爵，也就是格里昂侯爵，如果依據古代的銜頭來稱呼他的話。城裏的商人和中產階級



都用諷刺的口吻管這住宅叫做『公館』，所以二十年來，大部分的居民終於也嚴肅的用德斯格里昂公館這名稱來指示侯爵的房了。

卡羅爾這家姓（迪埃利兄弟會把他寫作迦羅爾）是當年一位南下征服高爾民族的北方民族的強有力的領袖的光榮的姓氏。卡羅爾家從來沒有在國王、教會或財政之前低頭屈服過。從前，他們曾經奉命防衛過法蘭西的馬爾赤，他們的銜頭同時是責任，又是榮譽，不是一種有名無實的假銜頭；德斯格里昂采地總是他們的產業。外省的真正的貴族，兩百年來被宮廷所忘卻，然而卻是純粹不雜的，卻是各階級的君主，卻是神明一般的受到本地人民的敬重，好像治療牙病的聖母一般，這個家庭之保存在外省的僻處就好像凱撒的橋樑、焦木、樁之保存在河流的深處一般。一千三百年之中，這家族的姑娘多半都是沒有嫁資的出嫁，或是到修道院去當修女；這家族的幼房後裔總是接受他們的母系的世襲，有的當了兵，有的當主教，有的和宮廷聯婚。一位德斯格里昂家的幼房後裔當了海軍上將，封為公爵和世卿，而沒有後嗣的死去。長房的領袖德斯格里昂侯爵從來沒有想過要接受公爵的銜頭。

『我要保持德斯格里昂的侯爵領地，就好像國王要保持法蘭西的國家一樣，』他對呂英元帥說。那時候，元帥在他眼中只是一個非常渺小的同伴。

請您注意，在亂世的時候，頗有不少斷頭的德斯格里昂。這高貴而驕傲的純粹的血統一直保存到一七八

九年，現今的德斯格里昂侯爵並不遷移，他得防衛他的馬爾赤。鄉下人對於他的敬重使他能够在斷頭臺上留下他的頭顱；但是短褲黨的仇恨是相當劇烈的，使他不得不藏匿了起來，讓人以為他是遷移了。在民衆主權的名義之下，地方上的人並不尊重德斯格里昂的土地，森林被政府售賣了，雖然侯爵個人曾經聲明過自己的產權。那時候，侯爵正好四十歲。侯爵的妹妹德斯格里昂小姐那時候尚未成年，她以家中年青總管爲媒介保全了一部分的采地；總管以女主顧的名義請求預先瓜分遺產。共和政府的清算就撥給她別宮和一些農場。忠實的齊斯納爾不得不用自己的名義拿侯爵所給他的金錢去買回他的主人所特有的一些部分，例如教堂，教士的住宅和別宮的花園。

遲緩而快速的恐怖時代的流年算是過去了，曾經博得本鄉敬愛的德斯格里昂侯爵和他的妹妹德斯格里昂小姐一同回到別宮來居住，因而能够整理他的前任總管（現任法律公證人）齊斯納爾給他救護的產業。但是，不幸得很！劫後空無所有的別宮在這個失去一切有用的權利，森林被分割，只能夠從殘存的土地中收到九千佛郎的業主看來，不是太空虛，太費錢的嗎？

一八〇〇年十月，法律公證人帶領侯爵回到舊日的封建的別宮裏來。他看見侯爵一動也不動的楞在天井的中央，填平的水溝的前面，瞧着他那削得和屋瓦一般高的護樓，不禁生出一道深遠的傷感。這位佛蘭克人（註一）冷靜的輪流的看着天空，又看着當日的高特式塔樓的美麗的驗風機所在的地方，好像要問上帝這



社會的變遷的原因似的。只有齊斯納爾一個人懂得侯爵的苦痛，那時候侯爵叫做卡羅爾公民。這位偉大的德斯格里昂一聲不響的楞住了好久，他從空氣中吸入了祖產的氣味，而吐出了幾口最爲悲哀的嘆息。

「齊斯納爾，」他說，「讓這些紛亂過去了之後，我們可以再回到這裏來；但是，除非平定了之外，我不會到這裏來居住，因爲他們不許我在這裏恢復我的徽章。」

他指着別宮，轉過身來，重新騎上馬，送着坐法律公證人的破舊的柳木車來的他的妹妹走。在城裏，德斯格里昂公館不在了。這高貴的房屋已經被人拆毀了，在他的地基上已經蓋上了兩所製造廠。齊斯納爾律師用侯爵所有的最後一包金路易去購買廣場角上的一所舊房子，這房子有尖形的屋影，有驗風機，有塔樓，有鴿籠。這裏是當初的貴族的法院，後來的初級民刑審判廳，是屬於德斯格里昂侯爵的。花了五百金路易，購得國家財產的人也把老舊的大廈送還給合法的業主。也就是因爲這個道理，人家就管這所房子叫做德斯格里昂公館，一半是嘲笑的口吻，一半是嚴肅的稱呼。

一八〇〇年，一部分被迫遷移的貴族回到法蘭西來了：在厄運的簿冊上除去姓名是相當容易的。第一批回到城裏來的貴族之中有一個諾瓦斯特男爵和他的女兒：他們都窮了。德斯格里昂先生寬厚的給他讓出一

（註一）於第五世紀侵略高爾民族的日耳曼人，侯爵是佛蘭克人。

個避難所，而兩個月之後男爵也就在這裏悲愁的死去。諾瓦斯特小姐年紀二十二歲。諾瓦斯特一家有最純粹的貴族的血統，德斯格里昂侯爵娶了她，希望能夠繼續他的家統，然而她卻在生產期間死於庸醫之手，非常憐憫給德斯格里昂家留下一個兒子。可憐的老年人（雖然那時候侯爵只有五十三歲，生活的顛沛和焦心的苦痛每年都給他不只十二個月的時日，）這位老年人就這樣的失去了晚年的歡樂，看着人類最美麗的一個女郎，一個恢復十六世紀的女人的溫存（現在只可加以想像）的貴婦與世長辭了。他受到了一個可以回響在生命的一切時刻上的打擊。站在床前幾分鐘之後，他就吻着好像聖女一般又着雙手，躺在床上的他的妻子；他取出了他的錶，打毀了錶輪，把他掛在壁爐上。這時候正好是午前十一點。

「德斯格里昂小姐，讓我們祈禱不再叫這時刻給我們這一家帶來不幸。我伯伯主教先生是這時刻被殺的，我父親也是這時刻去世的……」

他跪在床邊，把頭靠在床上，他的妹妹也學着他。一會兒之後，他們倆又爬了起來：德斯格里昂小姐滿臉流淚，老侯爵用乾涸的眼睛瞧着孩子，臥室和死者。在佛蘭克人的固執的秉性之上他又加上了基督徒的毅勇。

這事情發生在我們這一世紀的第二年。德斯格里昂小姐年紀二十七歲，她是美麗的。一位生在本地的暴發戶，富有六千厄古年收的共和政府的軍糧商人居然能够在克服許多困難之後叫齊斯納爾律師對德斯格里昂小姐談到他的婚事。兄妹兩個人都一樣大膽的發怒。齊斯納爾頗為失望，因為他讓古瓦西埃先生敗壞了。



自這一天起，他不能再從德斯格里昂侯爵的言行裏找到可以變爲友誼的愛撫的恩情。從此之後，侯爵就用報恩的方式來對待他。這種高尚而真實的報恩使法律公證人人生出了永遠的苦痛。他是一位良心高卓的人，在他看來報恩是一種龐大的付給，他寧可要可以產生調和思想靈魂的契合的溫和而平等的情意。齊斯納爾律師已經嚐過這種光榮的友誼的快樂，侯爵已經把他拾到和他同樣的高。在這位高級的貴族看來，這位好好先生的地位是在孩子之下僕從之上的，他是一位自發的盡忠的家僕，用一切的心靈的聯繫而歸附於主人的奴隸。人家不再跟法律公證人一塊兒打算，雖然總用不斷的真情的交換來補償。在侯爵眼裏，齊斯納爾的法律公證人的身分是毫無意義的，他覺得她的僕人不過是打扮成一個法律公證人的樣子而已。在齊斯納爾眼裏，侯爵是永遠屬於神聖種族的一個人；他相信貴族，毫無愧色的回憶到他的父親曾經開着客廳的門，說道：「侯爵大人，預備好啦。」他並不是因爲信仰，而是因爲自私而忠實於這個貴族的家庭，他把自己看做就是這家庭的一分子。他的悲哀是深遠的。他居然敢於對侯爵說到自己的錯誤，雖然侯爵防衛他：

「齊斯納爾，」老貴族用沉重的聲調回答他說，「在國家混亂之前，你不會說出這些謊謬的建議。新的規  
律到底是些什麼呢！他就這樣的把你弄毀了！」

齊斯納爾律師是全城所信任的人，他頗爲人所重視；他的誠實，他的財富使他變成重要的；從此之後，他對古瓦西埃先生就有一種決定的厭惡了。雖然法律公證人不是喜歡抱怨的人，他卻使他的逆意適合於許多的

家庭。古瓦西埃先生是個懷恨而能够二十年蓄意報仇的人，他爲法律公證人和德斯格里昂家心裏懷了一個隱蔽的重大的仇恨，正如外省裏所常遇到的一樣。這拒絕使他在外省人的眼裏失去了他的地位，他是來和這些外省人居住在一起，而要統治他們的。這是一幕真實的慘劇，他的效果立刻就可以讓人感覺出來。古瓦西埃又被一位老小姐拒絕了，他曾失望的追求過她，所以他最初所有的野心的計劃就在德斯格里昂小姐的拒絕之下遭到第一次的失敗（他和小姐的結婚可以使他走進外省的聖日耳曼鎮）第二次所遭的拒絕使他大失聲望，他甚至於不容易維持他在城裏第二個社會之中的地位。

一八〇五年，本地一個最古的家庭的長房後裔駱慈——居昂先生（這一家從前會與德斯格里昂家聯親）托齊斯納爾律師向德斯格里昂小姐求婚，德斯格里昂·瑪利——阿爾孟德——克禮爾小姐拒絕聽法律公證人說話。

「您應當想到我已經是一位母親了，親愛的齊斯納爾，」她一邊對他說，一邊把她的姪兒放在搖籃裏安睡。姪兒是年紀五歲的美麗的嬰兒。

老侯爵站了起來，走到妹妹的跟前，妹妹正好從搖籃那一邊走了回來；他恭敬的吻着她的手，然後，一邊重新坐了下來，一邊找出話對她說：

「您是一位德斯格里昂家的小姐，我的妹妹。」



高貴的小姐發抖而哭泣了。侯爵的父親德斯格里昂先生晚年的時候曾經娶過路易十四時代封爵的一位司捐的少女爲妻。家裏的人都認爲這結婚是門戶不相當的可怕的婚姻，然而這並不重要，因爲他們只生有一個女兒。阿爾孟德知道這個。雖然她的哥哥對她非常好，可是他總把她看做外人，而這句話也正好給她說出了合法的地位。但是，她的回答不是這樣可敬的顯示出十一年來她所有的高貴的行爲嗎？因爲自從成年以來，她的每一個行動都是最爲純潔的忠實的記號。她對她的哥哥有一種崇拜的情意。

『我要一輩子當德斯格里昂小姐，』她直截了當的對法律公證人說。

『您不能夠有比這更好的銜頭，』齊斯納爾回答說，他以爲是稱讚她。

可憐的女郎臉部發紅了。

『你說了傻話，齊斯納爾，』老侯爵答辯說，他一方面頗爲老家僕的話所逢迎，一方面卻因爲這句話對於妹妹所生的悲哀而覺得苦痛。『一位德斯格里昂小姐可以嫁給一位孟莫蓮西：我們的血統沒有他們的血統那樣的混雜。德斯格里昂家的徽章是黃底而帶兩條紅色斜線的九百年來，這徽章從沒有任何的改變過，和第一天的式樣一模一樣。從那時候起，我們的徽章格言就是：這是屬於我們的，這是斐烈腓——奧古斯督的爭鬪時所得到的，同時也得到了騎士的徽章，右邊是黃色，左邊是紅色的獅子。』

「在我的記憶中，我從來沒有遇過像德斯格里昂小姐這樣能够引起我的幻想的女郎，」布郎德說，和其他的事物相比較，近代文學最應當感謝他的這篇敘述。「說句真話，那時候，我是非常年青的，我是一個孩子，也許她所給我留下的記憶之所以能够有鮮豔的色調就是因爲有這種引導我們到異常的事物上面去的稟賦。當我在公共運動場和其他的孩子一塊兒玩耍，看見她遠遠的帶着她的姪兒維克杜尼恩來的時候，我就發出一種可以支持電流在死人身上所產生的感覺的情感。無論我如何的年青，我總覺得我賦有一種新的生命。阿爾孟德小姐有一種略帶褐色的金栗髮，她的雙頰蓋有一層非常精緻的纖毛，反射出銀色的回光，我特別喜歡站在對面來看她那被陽光照耀的側面形，我也就讓我自己來對這一雙碧玉一般的美眸發出癡想，這是一對深思的眼睛，當他落在我身上的時候，我全身就不覺發起燒來。我裝着在她跟前打滾，玩耍，但是我卻想法子來到她那嬌嫩的脚前，靠近來欣賞。她那白軟的顏色，她那雅緻的臉紋，她那潔淨的額痕，她那瀟灑的纖腰這樣的使我驚訝，我甚至於都沒有注意到她的，嫩腰的風韻，她的額頭的美麗，她的完全的雞蛋臉。正如我這年齡所要求的一樣，我欽慕她，而不知道到底是什麼緣故。當我的尖刺的眼光鉤起她的秋波，而聽見她用悅耳的聲音（我覺得她的聲音比任何其他的聲音都有更大的音量）對我說：「小東西，你幹什麼？你爲什麼瞧我呀？」的時候，我就走來，我就縮成一團，我就咬着我的指頭，我就漲紅着臉，對她說：「我不知道。」如果偶然間她用她的白手探摸我的頭髮而問我多少年紀的話，我就跑開，回答她說：「十一歲！」如果我念讀一千零一夜，而看見



一個王后或是一位仙女出現在我面前的話，我就把德斯格里昂小姐的臉紋和步伐附在她們的身上。當我的畫師叫我摹仿古代的頭像的時候，我就覺得這些頭像是和德斯格里昂小姐一樣的裝束。隨後，當這些瘋狂的妄想一個一個的消失的時候，這位運動場上的男子們都忙着給她恭敬的讓出地方，一直看着她那飄蕩的棕色長袍在他們的眼裏失去影像的時刻為止的阿爾孟德小姐，她就好像一個典型一般的空泛的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她那雅緻的圓狀的身軀有的時候因為風吹而生隆起，雖然有她那長厚的袍衫，我也能够重新找出她的形狀，這些形狀就回到我的年青的美夢裏來。再後，當我沉着的思索一些人類思想的神祕的時候，我相信我會回想到我的尊敬的态度都是我對德斯格里昂小姐的臉孔和她的舉止所表達的情感給我感應的。這內中狂熱的腦袋之令人敬服的安寧，這動作的莊嚴，這神聖的盡責，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感動，使我自勉。孩子們要比一般人所相信的更爲容易被看不見的思念的力量所侵略：他們從來不跟真正有威嚴的人物開玩笑，他們受誠摯的溫存的觸動，他們受美麗的吸引，因為他們是美麗的，因為在同一性質的事物之中存在有神祕的聯繫。德斯格里昂小姐是我的一種宗教。現在，當我那瘋狂的幻想爬上一所中古時代的貴族宅第的螺旋形樓梯的時候，我總把阿爾孟德小姐描繪在那裏，作爲封建時代的女神。當我念讀古代的歷史時，她就在著名女郎的面目之下出現在我的眼前：她忽而是阿格妮斯，忽而是杜赤·瑪利，忽而是葛布里埃爾；我把她心中所消熄而從來沒有表示過的愛情借給她。童年時代的朦朧的幻想中所瞥見的這個天姿，現在卻回到我的夢境的煙雲

之中來了。」

請您記起這個在精神物質兩方面都很確切的描寫。德斯格里昂小姐是這篇故事中一個最含有教訓的意義的人物；她可以教訓您沒有理性的道德儘管是最純潔的，也會生出有害的結果。

一八〇四至一八〇五年之間，三分之二的被迫遷移的貴族都回到法蘭西來，而德斯格里昂侯爵所居住的外省的貴族也差不多全數重新種植在祖傳的土地之中。一部分的紳士當了差，有的在拿破崙的軍隊中服役，有的在他的宮廷內服務；其他的貴族則和某些暴發戶聯姻。一切參加帝政運動的人都重新建立起他們的幸運，用皇帝的寬仁重新找到他們的財產；他們之中有很多的人都留居在巴黎，但是其中卻有八九個貴族的家庭依然忠實於被廢除的貴族制度和他們對於滅亡的君主政體的思想；例如駱慈——居昂家，諾瓦斯特家，維爾納爾家，卡特蘭家，特瓦維爾家等等，有的窮，有的富；可是金錢的多少並不算什麼；古色古香種族的保存，這才是這些家庭的一切，正如在一個古董收集家看來，勳章的重量和其中的文字跟人頭肖像的雪白乾潔或是模鑄年代的古遠比簡直不算一回事似的。這些家庭推舉德斯格里昂侯爵為領袖；他的家就變成了他們的文社。在那裏，皇帝和國王只是波拿巴特先生；在那裏，君主是那時候在米都的路易十八；在那裏，地區總永遠是行省，行政區總永遠是總管區。令人欽佩的行爲，紳士的正直，德斯格里昂侯爵的勇敢使他贏得了誠懇的尊敬；同樣



的，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忠貞，他的見解的恆定不變也使他得到城裏人對他的一般的敬重。這個令人欽佩的殘墟卻有一切被破壞的偉大事物的威嚴。他的武士道的風雅是大家所共認的，所以他會好多次被控訴人拉來當唯一的仲裁。一切受過高等教育的屬於皇家的人，甚至於當日的權貴本人，都對他的偏見和他本人的品格同樣的滿意。但是，大部分新社會的人物（就是復辟時自稱爲自由黨的人們，他們的祕密的領袖就是古瓦西埃）卻對這只有十全而無可拆病的紳士可以加入的貴族娛樂場加以嘲笑。他們的怨恨是和那些忠厚的人衆，莊嚴的鄉下紳士，高級的官吏之認德斯格里昂侯爵的客廳爲唯一上流社會的沙龍同樣的程度的。皇帝的侍從，區行政長官會用種種的步驟，希望能夠受這沙龍的接待：他把自己的妻子謙虛的送到這裏來，他的妻子是一位葛蘭地劉家的小姐。所以，這些被拒門外的人衆就在懷恨這外省的小聖日耳曼鎮之下給德斯格里昂侯爵的客廳起了一個雅號，叫做古物陳列室，他們管侯爵叫做卡羅爾先生，稅務局長也往往在知照納稅的公文上加了這個括符：（前此的格里昂家）這種老式稱呼的寫法是一種戲弄，因爲德斯格里昂的寫法是佔優點的。

「至於我，」布郎德·愛彌兒說，「如果我要搜集我的童年的回憶的話，我得承認「古物陳列室」這句話總是使我失笑的，雖然我對阿爾孟德小姐頗有尊敬之心，我應當說是愛慕之心。德斯格里昂公館座落在兩

條街的角上，這兩條街是城中行人最多的街道，客廳的兩扇窗戶朝向一條街，另外的兩扇窗戶朝向另外一條街。市場的廣場就在距離公館五百步的地方。這客廳當時就好像是一隻玻璃籠，城裏來往的人沒有不給他投上一道眼色的。在我這個十一歲的小孩子看來，這間房子總好像是一種稀世的古董。後來當人家想到他的時候，這些古董總是存在於實物和虛幻的邊境之上，而不能夠知道清楚到底他是更近於這一邊或是那一邊。這客廳是當年的公堂，他是蓋在一層有鐵條通風眼的地窖上面的，這裏是當年藏匿罪犯的地方，這時候卻是侯爵的廚房。我不知道到底雕刻得這樣好看的偉大聳高的羅佛爾宮（註一）的壁爐是不是比我第一次看見這客廳的龐大的壁爐還會使我驚嘆。這壁爐蓋砌得跟西瓜一般，上面是亨利三世的大騎馬像（這一塊公爵采地就是在這個國王的努力之下合併於王朝的），這塑像是圓形的雕刻，周圍是鍍金的框架。天花板是由栗樹木的大梁組成的，這些大梁構成了裏邊飾有花卉圖案形的車蓋。這天花板的突出角是鍍金的，但是這鍍金好容易才可以看得出來，牆上掛有佛蘭德爾的刺繡，用六張框有金色酒神杖的圖畫來代表所羅門的審判（註二），樞架上畫有愛神和半神半羊的怪物。侯爵曾經叫工人給這客廳鋪上地板。在一七九三至一七九五之間所拍賣的別宮殘物之中，法律公證人買到了路易十四時代的壁架，一套繡花的傢具，幾張棹子，一些掛鐘，

（註一）Louvre 即法國當年的王宮，現在的羅佛爾宮博物院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陳列館。

（註二）聖經中的故事。



一些燈籠，一些多枝的燭臺，這些物品冠冕堂皇的完成了這個和整個房屋不相調和的龐大的客廳。僥倖得很，這客廳卻有一個和樓層一樣高的等待室，這是古時代的初審法院的大廳，可以通到改爲飯廳的判決室。在這些古代的老舊的裝飾品的第一道防線上，轉動着八個或是十個老寡婦，有的頭髮蒼白，有的枯燥漆黑得和木乃伊一般；這幾個是堅硬的，那幾個是灣曲的，大家都穿着馬衣，和時髦的服裝相反，這些馬衣多少都帶有奇怪的形狀；滿蓋灰塵的頭部散着鬆縮的髮環，她們的頭巾都是蛋殼形的，她們的花邊都是赭色的。最爲滑稽或是最爲嚴肅的圖畫都沒有畫到這些婦女的離題的詩章。當我遇到一位生有一副可以讓我回想起這些女人的臉紋的面貌和服裝的老太太時，這些婦女馬上就重新活躍在我的夢中，或是爬進了我的記憶。但是，無論我的顫沛如何使我領教不幸的祕密，無論我如何了解人類的一切的情緒，尤其是眼色和老年，我卻從來沒有在臨死的人或是活着的人身上再找到任何某些灰色的眼睛所有的灰白的顏色，某些黑色的眼睛所有的駭人的活躍的色調。總之，無論是馬杜林也好，是霍夫曼也好，這兩個這時代最爲兇惡的幻想也不會給我產生比這些鷓鴣一般的軀體的自發的動作所給我產生的更爲可怕的感覺。戲子的脂粉一點兒也不會使我驚異，我曾在那裏看見過經年不褪的脂粉，天生的脂粉，我的一位至少和我一樣頑皮的遊伴這樣的說。那裏是些扁平而被皺紋挖陷的臉孔，就好像是德意志製的胡桃鉗子頭一般。我看見在鋪地的石板上走着許多腫脹的軀體，許多結連不當的四肢（我從來沒有想過來解釋這四肢的組織和結構），許多四方形而非常特異的顎骨，

許多過大的骨塊，許多豐滿的臀部。當這些婦人走來走去的時候，她們並沒有讓人覺得她們沒有打牌時的死板不動的形狀那樣的奇怪。客廳裏的男人們都顯出灰黑的顏色，好像是褪了色的地氈似的，他們的生活受到無常的打擊；但是他們的服裝卻非常接近當時所用的服裝；不過他們的白頭髮，他們的枯萎的臉孔，他們那生蠟一般的顏色，他們的衰老的額頭，他們的蒼白的眼睛都使他們和那些破壞服裝的實在性的婦女們有個類似的地位。我總有把握找到這些人物毫無改變的在同一的時刻圍在棹邊或是坐在椅上，這使我的眼睛看來是個我也不知道的什麼舞台上的，儀仗式的，超自然的景象。後來，我從沒有在巴黎，在倫敦，在維也納，在明興走進著名的什物貯藏庫（在這裏，年老的守衛會給您指示過去時代的繁華）而不把這古物陳列室的人物移居在其中。我們這些八歲到十歲的小學生，我們常常互相約定去看這玻璃籠下的稀世的古董，當做一種娛樂。但是，我一看到這甘美的阿爾孟德小姐，我就立刻發起抖來，然後我也就妒忌的欽慕着這位文雅的孩子維克杜尼恩，我們大家都預先覺得他的本性要比我們超卓。這位年青而活潑的孩子之突然來到這墓地一般的客廳裏，不知道是用那一種奇異的性質打擊了我們。我們並沒有正確的分析我們的思想，卻覺得在這驕傲的宮廷之前只是渺小的中產階級。」

打倒拿破崙的一八一三年和一八一四年的慘劇使這古物陳列室的客人們得到生命，尤其使他們覺得



有重新找到當年的重要性的希望；但是一八一五年外國軍隊之佔領法蘭西和繼之而來的政府的變動使布郎德所維妙描寫的這些人物的希望一直延期到德卡斯先生的失敗時爲止。所以這篇故事所述的實情只是發生於一八二二年的事情。

一八二二那一年，無論復辟給被迫移殖的貴族帶來多少的利益，德斯格里昂侯爵的財產卻並沒有增加。在一切受過革命律法的打擊的貴族之中，沒有一個人再受到虐待。一七八九年之前，他們的收入大部分是來自公產的權益，正如幾個大家庭的情形，這種公產的權益是由他們的努力零賣封地而增加他們所得到的買地稅（註一）而來的。實行這種制度的家庭都算是毀滅了，他們不能夠再回來，路易十八想要給被迫移殖的貴族恢復尚未售賣的產業的命令不能夠使他們得到任何的好處，而後來的賠償法也不能夠給他們多少的補償。每一個人都知道他們所有的被廢除的權利都在領地的名義之下而爲國家的利益恢復了起來。侯爵必然的屬於那些不願意和他所謂的亂黨，後來議院裏所稱的自由黨或憲政派（他不叫他們做革命黨）和解的一派保王黨。這些被反對派稱呼爲極端派的保王黨人的領袖和英雄是右派的最大膽的演說家，自從第一次王家議會之後，這些演說家就和波里額克一樣企圖推翻路易十八的憲章，認爲這是當時的要求和王室願

（註一）依據法國封建時代的法律，買到封地的人必得給封地所在的貴族納一種稅。

意因此而得回朝的環境所逼出來的惡劣的文獻。所以，侯爵一點兒也不參預路易十八所要實行的風俗的改革，他保持冷靜，執着純粹右派的武器，等着恢復他的龐大的財產，甚至於不作與維勒爾部長先生所關切的賠償法，雖然這辦法能够消滅違反法令而保持着的各產業之間的分別，而鞏固國王的地位。一八一四年的復辟的奇跡，一八一五年拿破崙回朝的更大的奇跡，布爾崩王室的重新蒙塵和他的第二次回朝的奇跡，這現代歷史上類似神話的一頁正好驚愕了六十七歲的侯爵。在這年紀，這時代因為受革命和帝政運動所消磨（不是打倒）的最為驕傲的人物都在外省的僻處把他們的活動化為多情的不可動搖的思念；他們差不多都退守在那裏的生活所有的麻木而溫和的習慣裏。當一個已經被人責罵為老朽的黨派又都是一些老年的黨員的時候，這不是一個可以使他憂愁的大不幸嗎？何況，當一八一八年正統的王位好像不至於動搖的時候，侯爵還自問過一位七十高齡的貴族到底能够到宮廷去辦些什麼事呢？他能够負起那一點責任，幹些那一種職務呢？所以，高貴而驕傲的德斯格里昂就滿意，而且應當滿意君主和宗教的勝利，等待着這個久爭不息，這個只是一個停戰的意外的勝利所能給他的結果。於是，他就繼續高踞在他的客廳的寶座上。這客廳是這樣合式的被人稱為古物陳列室。復辟的時代，這帶有溫和的笑諛的綽號卻變成毒烈的，因為一七九三年的失敗者現在卻變成征服者了。

這座城市並不比其他外省的城市更能防止黨爭的精神所釀成的仇恨和競爭的侵襲。出乎一般人的期



待之外，古瓦西埃居然娶到了先前曾經拒絕過他的老小姐，雖然他的情敵是本城的貴族的一個腐敗的後裔，某一個騎士，這騎士的威嚴的姓名，依據本城的舊日的習慣，可以充分的把他隱蔽起來，只要用他的銜頭來呼喚他就够了，因為在這城裏他是騎士，正如阿爾多瓦公爵在宮裏是大人一樣。這婚姻不但產生了外省所常有的全副武裝的爭鬪，同時也促進了高低貴族的分化，中產階級和拿破崙的權力壓迫下而一時團結的貴族分子之間的對立，這給我們的國家種下許多惡果的分派。在法蘭西，最爲顯著的國民性就是虛榮。虛榮被摧殘的民衆就渴望着平等，然而後來，最爲激烈的改革家卻又覺得平等是不可能的。保王黨傷刺自由黨心中最爲敏感的地方。尤其在外省，兩黨的人都互相的仇恨，都彼此放出了可恥的誹謗。那時候，在政界裏，人家都是用最爲黑暗的舉動來爭取輿論的同情，來騙得那些等着給懂得武裝他們的黨人獻出手臂的愚笨的觀衆的彩聲。這種鬪爭也在那裏成爲了個人的爭鬪的方式。這些個人本來是政敵，不久也就變成了私仇。在外省，那些在京都是一般的理論的形式來爭辯的問題或權利卻很難不取短兵相接的方式。京都的爭辯形式此後頗給勝利者養成偉大的風度，因此，拉飛特先生或白里埃·卡西美兒也還尊重維勒爾先生或柏郎納先生的人格。拉飛特先生下令射擊大臣們，然而如果他們於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來到他家裏的話，他卻一定可以隱藏他們。孔斯頓·邊查民給沙都勃里昂子爵送去一本他所著的關於宗教問題的書籍時，他卻在裏邊附上一封諷媚的信，承認他曾受過路易十八的大臣的恩典。在巴黎，人衆是屬於於系統的，但是在外省，系統卻屬於於人衆，而這

些總是碰面的不斷激動的人衆也總是互相在彼此的家裏偵察，互相指摘彼此的談話，互相觀察，好像兩個等  
着對方的最小的懈怠給他的肋骨插進一把六寸刀，或是自己做出疏忽的事情，和無情的賭徒一樣的忙於懷  
恨的決鬪者似的。在那裏，人家就在攻擊黨派的藉口之下用諷刺詩和謗語來攻擊個人。這種爭鬪在古物陳列  
室裏是用客氣而無怨恨的形式來實行的，然而在古瓦西埃的公館裏卻弄到應用一切野蠻的狠毒的武器的  
地步；文雅的譏笑，精神上的進步是屬於貴族這一邊的。您得知道清楚：在一切的創傷之中，舌頭和眼睛所做下  
的創傷，謔笑和輕蔑，是無法救藥的。當騎士隱匿在貴族的聖山之上，放棄了混合的沙龍的時候，他卻對古瓦西  
埃的沙龍加以冷嘲。他引起了戰火，而不知道仇恨的精神會引導古瓦西埃的沙龍攻擊古物陳列室的沙龍到  
什麼地步爲止。到德斯格里昂公館來的只是一些純粹的貴族，忠實的紳士和一些彼此相信的婦女；那裏不會  
發生任何的疏忽。大家的談論，大家的思想，無論是好是壞，是對是錯，是好聽是可笑，都不會讓人抓住把柄來嘲  
笑。自由黨得用打擊政治行動的方法來取笑貴族，然而中間人，行政人員，一切和這些高級的權貴來往的人們  
卻立刻給他們從自由黨的場合裏帶來非常可笑的事實和話語。這種佔下風的地位更使古瓦西埃的黨羽加  
強了他們的報復的渴望。一八二二年，古瓦西埃當了地區的工業界的領袖，正如德斯格里昂侯爵當了貴族的  
頭腦一般。他們兩個人都代表一個黨派。古瓦西埃並不直截了當的承認是純粹左派的人物，他卻固執的採取  
將來有一天二百二十一議員所規定的意見。所以，他就這樣的聯合了地區的法官，政界和財政界。古瓦西埃沙



龍至少是和古物陳列室有同等的勢力，他比古物陳列室更爲人多，更有朝氣，更爲活躍，他哄動了全地區。然而另外一個沙龍卻保持着原來的寂靜，而且好像是屬於這一派人所常妨礙的王權的，因爲他促進王權的錯誤，甚至於引起了一些使王權滅亡的錯誤。自由黨從來不能夠讓他們的候選人在這反對他們的領袖的地區裏獲選，他們知道一旦古瓦西埃任命爲議員，他一定要坐在中央左派的席位，就是最接近於純粹左派的席次。古瓦西埃的同志就是密禮三兄弟，他們都是銀行家，長兄是十九位左派議員之中的出色的一個，這是一切自由黨報紙所表揚的隊伍，他們和路易十八所寵愛的一位憲政派世卿鋼特維爾公爵有聯絡，也就支持他。所以，反對黨憲政派總是便着在最後的時刻給古瓦西埃投上一張公開允許給一個候補候選人的選舉票，如果古瓦西埃能夠從保王黨方面獲到相當的選舉票，讓他得到過半數的話。每一次選舉的時候，保王黨都在德斯格里昂侯爵所領導的最高的部分對於古瓦西埃的行爲所加的精密的猜測，分析和批判之下推翻了古瓦西埃，所以，每次的選舉都增高了古瓦西埃對於德斯格里昂個人和他的黨派的仇恨。最使彼此熾烈傾軋的就是一次狠毒張羅的陷阱的失敗。

一八二二年，復辟初期四年的激烈的敵對行爲已經緩和了。古瓦西埃的沙龍和古物陳列室都在互相認識彼此的強弱之後等待着偶然的機會，這各黨派的救主。膚淺的人很滿意這欺瞞王庭的表面上的平靜，但是那些和古瓦西埃比較親密生活在一起的人都知道在他身上，正如在一般只用腦袋來生活的人身上一樣，報

仇的意向是無法和解的，尤其當這意向有政治的野心來支持的時候。這時候，當年一聽見德斯格里昂和騎士的名字就臉色發白發紅的古瓦西埃，一聽見人家說到古物陳列室或自己說到這句話就顫慄的古瓦西埃就裝做一點兒也不知道的樣子。他對那些一時比一時更爲他所仇恨，更爲他所察伺的敵人發出微笑。他裝出因爲沒有勝利的希望而決定要安閒的生活的樣子。幫助他計算這個冷酷的癡狂的計策的人，其中的一個就是郎塞勒法院院長，一個冒稱得到古物陳列室的寵幸的鄉下紳士。

法律公證人齊斯納爾所謹慎管理的德斯格里昂家的小家產很難應付這位威嚴的紳士的開支，紳士的生活是貴族的，然而卻沒有任何的幸福。雖然德斯格里昂·維克杜尼恩伯爵（他是家庭的希望）的教師是主教大人付錢替他請來的一個老演說家，而且就住在公館裏，他還得給他一些報酬。一位女廚，一個阿爾孟德小姐的女僕，一個侯爵先生的男僕和其他兩個家僕的工錢，四位主人的伙食，他們所沒有忽略的教育費，這些開消整個的花去了侯爵的收入，不論阿爾孟德小姐如何的節儉，齊斯納爾如何聰明的管理，家僕如何的講意思。年老的法律公證人還不能夠修理荒廢的別宮，他等着租約到期來尋找增加收入的方法，也許是用新法耕種，也許是用貨幣價值的低落，這可以在一八〇九年所訂的契約到期的時候得到結果。侯爵一點兒也沒有學習過管理家庭的瑣事和他的財產。給他啓示用來渡年（這是管理家上的一句話）的許多格外的防範，這就好像是他的半天霹靂似的。每一個人看着他走到事業的盡頭，也就猶豫去消耗他的家產。宮廷和國家方面，



誰也沒有想到德斯格里昂家的偉大，就是在城裏各家的門前或是地區的幾個地方，也是沒有人知道的，然而這家望的偉大卻在侯爵和他的黨羽眼中發生光輝。當受劫的貴族們回到他們的領地，甚至於當這位美麗的承繼人維克杜尼恩能够在宮中出現而給國王當差，再學着當年的德斯格里昂一家一樣和一位拿發蓮家，一位卡迪昂家，一位杜西爾家，一位包西恩家，一位布拉孟——楚夫利家的小姐，總之，一位結合一切的貴族，財富，美麗，精神和品格的特性的女郎結婚的時候，德斯格里昂家就要重新在這位承繼人的身上得到光耀的家聲。那些到他家裏來過夜會的客人，騎士，特瓦維爾，駱慈——居昂，卡特蘭，維爾納爾公爵，這些久慣於把侯爵看做偉人的人衆都給他養成這些思念。這種相信並沒有什麼撒謊的成分；如果人家能够把最後四十年的法蘭西的歷史拭去的話，這相信就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最爲可敬的禮儀，最爲真切的法律（正如路易十八會於在位第二十一年的時候設法寫在他的憲章上的一樣）都能够在經過一個普遍的承諾之後才可以存在。德斯格里昂一家缺乏現代政治語言的根源，金錢，這近代權貴的偉大的光輝；他們也缺乏歷史的繼續，這著名的歷史在宮廷之內或在戰場之上，在外交界裏或在法律場中都好像是一篇探險記一樣的寫成一本書，他就好像是神聖的膏油倒在每一代的頭上一般。一個不活動的被人忘記的貴族家庭就像是一位愚笨的，醜陋的，窮苦的，賢慧的女郎，這剛剛好是不幸的四條支柱。一位特瓦維爾家的小姐和孟高爾尼將軍的結婚不但不能够使古物陳列室生色，而且幾乎釀成特瓦維爾家和德斯格里昂家的破裂，因爲這後者宣稱特瓦維爾家是自我麻煩。

在這社會之中，只有一個人不參預這些幻想。這個人就是年老的法律公證人齊斯納爾。雖然這篇故事已經證明他對這一家庭的忠實是絕對的（這家庭那時候只剩下三位主人了），雖然他都接受這些意見而找到他的價值，他卻未免太富於感覺，對於這地區的大部分的家庭做了太多的事情，他不會不盲從這些人物的運動，不會不認識工業和近代習俗所產生的巨大的變化。當年的總管看着革命從武裝男人，婦女，兒童，張架斷頭臺，砍殺人頭，在歐洲各戰場上得勝的一七九三年的殘暴的動作變為計劃建設的思想的溫和的動作。開拓和播種之後就來了收穫。在他看來，革命產生了新時代的精神，他在成千的創傷的深處摸觸到這精神所表現的事實，他發現這些事實都是無可挽回的完成。國王頭顱的被殺，王后的被斬，貴族財產的瓜分，這些事情在他看來都是和利益大有關係的鬭爭，有關的人絕不會讓人來打擊已成的結果。齊斯納爾看得對。他對於德斯格里昂家的偏袒是整個的，然而卻不是盲目的，這使他的人格更爲美化。讓年青的僧侶看見天使的信仰是比指示天使給他看的年老的僧侶的力量更爲虛弱的。當年的總管就像是年老的僧侶，他甚至於可以犧牲生命來防衛一隻蟲蛀的神龕。每一次，當他用千般的謹慎，有的時候帶笑的，有的時候令人驚愕或是悲痛的給他的主人解釋新聞的時候，他就在侯爵的嘴唇上遇到先知一般的微笑，在侯爵的靈魂裏遇到認爲這些瘋狂都要跟其他的事情一樣的成爲過去的信念。誰也沒有注意到這些事件是如何的幫助這些被毀的貴族的領袖支持他們的信仰。當老侯爵用一個莊嚴的姿態說「上帝掃蕩了波拿巴特，他的軍隊和他的新的直隸污侯，他的寶



座和他的廣闊的野心！上帝一定會再來解放我們！的時候，齊斯納爾能够回答什麼呢？

齊斯納爾憂愁的低下了頭，不敢辯答說：『上帝不會願意掃蕩法蘭西！』

他們兩個人都是很美的：一個筆直的站在事實的急流的對面，好像是阿爾卑山的深淵裏所有的一塊滿生蘚苔的老花崗石似的；一個觀察着水流，想要利用他。良善可敬的法律公證人看着德斯格里昂·維克杜尼恩伯爵的精神，他的習慣和未來的思想裏的信仰所產生的不可救藥的瘋狂，不禁嘆了一口氣。

這位年青的承繼人受他的姑母和他的父親的溺愛，他的確是一位可以滿足父親和母親的幻想的放縱的兒童，因為他的姑母在他看來就和真母一般；但是無論一位女郎如何的溫存，如何有眼光，她總缺乏一些我也說不出來的什麼母性的情愛。一位母親的灼見一點兒也不存在。像阿爾孟德小姐這樣貞潔的和他的養子維克杜尼恩相結合的姑母，她能够跟親生母一般的愛他，她能够跟親生母一般的關切，一般的善良，一般的精細，一般的寬恩，但是她卻不能够用親生母所有的預防和專心來嚴厲的愛護他，她也並沒有親生母所有的這些突如其來的警戒，這些不寧的幻覺。在親生母身上，雖然是隔斷的，交通兒童和母親的神經系統或是精神系統的聯繫還是可以顫動的，這些母親和兒童交通的時候也總會接受一切苦痛的毀害，爲一切的幸福而發抖，好像是自己生命中的一樁事故似的。如果天性把女人看做一塊中立的土地的話，從物理的觀點來說，在某些情形之中，天性並沒有防止她去把自己和自己的工程整個的合一；如果精神上的母性和物質上的母性連合

在一起的話，您就可以看出這些可欽佩的現象（沒有解釋過，而不是不可解釋的現象）如何的表現出母性的偏愛。這篇故事的慘劇再一次的給我們證明這個人世所共知的真理：母親不能夠由別人來代替。在一位像阿爾孟德小姐一般的女郎承認他是一種不幸，甚至於已經發生了不幸之前，一位母親早就可以預先看到這不幸了。一個是事先看到慘劇，一個是事後加以補救。一位女郎的人造的母愛包含有過多的盲目的疼愛，她不能夠懲戒一位好孩子。

生活的實踐，世事的經歷讓年老的法律公證人產生出一種富有觀察力的聰明的疑懼，甚至於使他走到賦有母親的預見的地步。但是，這家庭沒有多少的事情，尤其在他因為提議給一位德斯格里昂小姐和古瓦西埃結婚而陷入失寵的田地之後，這使他從此之後只好允許自己盲目的順從這家庭的規矩。他是一個忠於職守便着犧牲的簡單的兵士，他的意見從來不會得到人家的聽從，就是在風波最大的時候也是如此，除非偶然的事故把他和古董商中所述的爵士父女在海邊被海潮驚嚇的時候來到海邊的乞丐一樣的放置在這裏。

古瓦西埃看出可以在人家給這位年青的貴族所受的矛盾的教育之中來實行一個凶惡的報復。依據剛才所述的作者（註一）所用的巧妙的詞藻來說，他希望用母羊的乳汁來淹斃小羊。這種希望給他感應實行一種寡言的退讓，而在他的嘴唇上掛上野蠻的微笑。

（註一）即古董商的作者斯各脫。



## 二 惡性的教育

自從維克杜尼恩伯爵的腦袋可以想起一個意念的時候起，人家就再三灌輸他一種教條，認為他是與衆不同的；除了國王之外，一切王國的權貴都是和他平等的；在貴族之下，其他的人只是一些他的下屬，和他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人衆，他不必把他們瞧在眼裏，或是一些不必加以理睬的被征服的仇敵，他們的意見不應當引起一個紳士的任何的注視，他們都得恭敬他。不幸得很，維克杜尼恩被一種引導兒童和青年走到善惡的最後的結果的嚴格的邏輯所激動，而把這些見解發展到極端。他的外表的優點也給他證明他的信念的準確。他是一位非常美麗的兒童，他變成一位父親所能希望的外貌最佳的青年。中等的身材，然而卻結構得宜，他的外表是細雅的，然而卻是筋肉強健的。他有德斯格里昂家的晶亮的藍眼睛，這一家的標準的鈎鼻子，鴨蛋形的臉孔，栗中帶灰的頭髮，白皙的皮膚，瀟灑的步伐，雅緻的四肢，細長而曳起的指頭，脚上手上的出色的筋節，有福氣而精緻的線條，可以和指明馬種一樣的指明人種的紋路。他對一切軀體的運動都很精巧，都很敏捷，他打得一

手好手槍，和一位聖喬治一般的應用武器，和一位騎士一樣的騎馬。他鼓勵了父母們對於他們的兒女的外貌而生的一切虛榮心，這些虛榮心是基礎在一個正確的思想，美貌的影響之上的。美貌和貴族的血統一樣，也是一種特權，他是天生的，到處認得的，往往比財產和才能更有價值，他只需要顯露出來就可以比別人強，人家只要求有他的存在。在貴族的血統和面貌的美麗這兩個特權之外，德斯格里昂·維克杜尼恩又偶然賦有一種激奮的精神，要了解一切的奇能和強記。他的教育從這時候起就已經完成了。他比一般外省的貴族青年都更有學問，一般外省的青年都變成獵夫，煙客和出衆的業主，但是他們卻用相當放肆的態度去看待科學和文學，藝術和詩章，一切使他們生厭的超卓的才能。這得天獨厚的稟賦和這種教育應當得讓德斯格里昂侯爵有一天去實現他的野心；他看他的兒子可以當法蘭西的元帥，如果維克杜尼恩要進軍界的話，可以當大使，如果外交的事業引誘他的話，可以當部長，如果行政事業對他微笑的話，一切政府中的東西都是屬於他的。總之，伯爵是他父親的一個合意的思念，他將來不必靠德斯格里昂的家姓顯耀，他是用自己的功蹟來出名的。這幸福的童年，這黃金時代的青年，他從沒有逢遇過違反他的欲望的事情。維克杜尼恩是家中之王，誰也不能够在這家裏來管束這小王子的意志，他自然而然的變成王子一般的自私，最凶猛的中世紀的主教一般的頑固，既無禮貌，又極大胆，這剛剛好是人家所認為貴族的兩個主要的性格而加以神聖化的兩個惡癖。

當年的灰色的銃卒往往破壞巴黎的戲院，兇毆崗崗的守兵和招待員，做出少年貴族的服役所學的成千



的把戲，而在國王的嘴唇上找到一個微笑（當然這些把戲應當都是滑稽的。）騎士就是這種時代的人物。這位迷人的誘惑者，這位當年的街中的英雄對於這篇故事的不幸的結局頗有相當的貢獻。這位可愛的老人沒有找到任何可以了解他的人，卻很快樂的碰到這個可以喚起他的青春的回憶的可敬的臉孔。他沒有察出時代的不同，而給這位年青人的靈魂灌入了百科全書派的放逸的原則，給他敘述路易十五朝代的逸事，誇耀一七五〇年的風俗，述說小家庭的狂飲過食，妓女們所有的瘋狂，債權人所受到的笑諛，總之，一切嘲笑丹古爾的喜劇和鮑馬赤的諷刺詩的道德。不幸得很，這隱藏在過度華麗詞藻之下的腐敗表面上卻好像是一種福爾泰爾派的精神。如果有的時候騎士說得太遠一點兒的話，他就認為上流社會的規矩是一位紳士應當隨時服從的正軌。維克杜尼恩只懂得這些言詞之中可以阿諛他的感情的部分。他先看見他的老父親和騎士一道兒發笑。兩位老頭兒認為一位德斯格里昂的天生的驕傲是一種可以抵抗一切不方便的事物的相當堅強的壁壘，而家裏也沒有一個人想像一位德斯格里昂可以違反光榮。光榮這偉大的貴族的原則就好像是一座燈塔一般的建立在這家庭的一切的人的心中，他照引他們的最微細的行動，激勵諸位德斯格里昂的最微末的思想。『一位德斯格里昂不能夠做某一樁或某一樁事，他有一位可以使他的將來和過去相連結的家姓，』這是唯一可以使貴族繼續存在的一句格言，這句話就好像是疊句一樣，由老侯爵阿爾孟德小姐，齊斯納爾和公館的熟客們給加在維克杜尼恩的童年的搖籃上。所以，善和惡都以同等的力量出現在這位年青人的心靈中。

十八歲的年紀，當維克杜尼恩到城裏去看人的時候，他就注意到外界的社會和德斯格里昂公館裏面的社會有點輕微的對立，但是他卻並沒有去研究這情形的原因。原因是發生在巴黎。他還不知道那些晚上在他父親家裏有那樣大膽的思想和談論的人衆都因為利害的關係而和他們的仇敵交好，在仇敵之前顯得非常的謹慎。他的父親已經養成坦白說話的習慣。誰也沒有想逆忤七十歲高齡的老人的議論，大家並且都自動的把一位受過浩劫的人的忠實認為是古時代的世道。上了外表的當，維克杜尼恩的行爲都是想要干犯全城的中產階級的怒氣的。他曾經因為打獵而碰過許多他的烈性所推到極端的困難，這些困難終於釀成了許多嚴重的官司，都由齊斯納爾用金錢來停息，人家也不敢告訴給侯爵聽。請你們判斷一下，德斯格里昂侯爵是不是知道他的兒子因為在他的土地上，界域裏，森林中打獵而在聖路易的一位兒子的統治之下被追究呢？齊斯納爾說，人家太駭怕會使他墮入這些苦景的事情。年青的伯爵還自許在城裏幹些胡鬧的勾當，騎士所說的輕薄的愛情，這些事情終於叫齊斯納爾花了許多隨便給被誘的少女答應結婚所需要的嫁資。另外還有法典中所謂的誘拐未成年少女的官司，這些官司因為新的法律的暴虐不知道會把年青的伯爵弄到什麼地步，如果沒有齊斯納爾的幫忙的話。這些克制中產階級的法律的勝利使維克杜尼恩更加大膽。因為他慣於履險如夷，年青的伯爵就不在笑謔之前退縮。他把法庭看做是一些抓不住他的虛聲恫嚇的稻草人。他所責罵平民的在他自己方面卻是可以寬恕的娛樂。這種行徑，這種性格，這種只服從貴族法典而輕蔑新法的傾向就由古瓦西埃



派的幾個能幹的人物加以研究，加以分析，加以試驗。這些人就拿他做根據，讓人衆相信自由黨的誹謗是啓示，相信回返當日的純粹秩序其實是內閣派政治的基礎。在他們看來，這樣對於他們的斷言加以一半的證明，這是多麼痛快的啊！塞勒院長和檢察官就這樣巧妙的順從這些和法官的責任可以兩立的條件；院長甚至於用過度的計算去放任他，很高興能够使自由黨叫喚要求過分的讓步。他就這樣的裝做幫忙德斯格里昂家，其實是激起反對這一家庭的情緒。這位賣友的人物有個秘密的思念，就是要在依據一個嚴重的事實，受輿論的支持的時候而顯得自己的清廉。伯爵的惡劣的稟性就由他的『侍從』之中的兩三個年青的少年加以惡意的鼓勵，他們逢迎他，因而要騙取他的恩典，他們吹噓他，服從他的意欲，想方法讓他在貴族們只能夠用半世紀的極端的謹慎而保全權力的時代相信貴族的超卓性。古瓦西埃希望讓德斯格里昂家走到窮途末路的地步，看着他們的別宮被拆毀，看着他們的土地被人家拿來零星的拍賣，因爲這位輕率的年青人的柔弱和他的瘋狂可以惹出一切的禍害。他並不走得更遠，正像塞勒院長一樣，他並不相信維克杜尼恩會受到法律的裁判。這兩位人的報復剛剛好是由維克杜尼恩的過分的自尊和他對於歡樂的愛好來支持。塞勒院長的兒子是個十七歲的少年，他是個最會挑撥是非的孩子，他是伯爵的一個同伴，又是伯爵的一個最無信義的臣屬。古瓦西埃用一種新的方法來清償這位偵探，巧妙的訓練他去驅逐這位高貴而美麗的孩子的德性，嘲弄的指導他去刺激他的犧牲品的惡性的技術。塞勒·發邊剛剛好是一個天性嫉忌而聰明的年青詭辯家，這一類的欺

固剛剛好是他所喜悅的，他就在這裏找到了外省的聰明人所缺乏的這種高妙的娛樂。

自十八至二十一歲之間，維克杜尼恩差不多花去了可憐的法律公證人八萬佛郎的數目，是阿爾孟德小姐和侯爵所不知道的。大半的數目是用在和解官司之上，其餘的則是這位年青人的濫費。侯爵所得到的一萬佛郎的年收，五千佛郎是維持家用所必要的；無論阿爾孟德小姐如何的小算，他的費用和侯爵的零花也用了兩千佛郎；美麗的儲貳所有的花費所以就到不了一百路易了。兩千佛郎怎麼能够使他顯得闊綽呢？只服裝一項就用去了他這收入。維克杜尼恩的襯衫，禮服，手套和香水都是從巴黎買來的。維克杜尼恩想要一匹英吉利馬，一匹駕駛兩輪輕車的馬和一輛兩輪輕馬車。古比西埃有一匹英吉利馬和一輛兩輪輕馬車。貴族難道要讓中產階級壓碎嗎？然後，這位年青的伯爵還要一位小僮來當他的家僕。人家阿諛他能够給城裏，給地區，給年青人生色，他就走進美麗而聰明的年青人所常有的幻想而奢侈的國度裏來。齊斯納爾供給給他一切，他並不是沒有和古代的議院一樣應用他的勸諫的權利，然而他卻是用天使一般的溫和說出來的。

「真是不幸，這位這麼好的人卻這樣的囉唆！」每次，當這位法律公證人用一筆款來敷貼血腥的傷痕時，維克杜尼恩都這樣的對自己說。

齊斯納爾是個沒有兒子的錄夫，他在心坎的深處把舊日的主人的兒子當做養子來看待；他很愉快的看着他在一切人家的羨慕之下手中拿着鞭，鈕洞中插着一枝玫瑰花，穿得一身的華麗，從兩輪輕馬車的雙重坐



褥上露出他的身軀，穿行城中的大街。當維克杜尼恩在特瓦維爾家裏，維爾納爾公爵家裏，區行政長官家裏或是稅務總局局長家裏賂錢輸了，在急迫的需要之下，帶着溫和的音調，憂愁的眼睛，諂媚的姿態到柏爾蓋伊街角一間樸素的房子裏來找年老的法律公證人，他的救星時，齊斯納爾就顯得好像攻佔一座城池似的神氣。

「唉！您怎麼啦，伯爵先生？您有什麼事呀？」老年人用變化了的聲音問。

大日子的時候，維克杜尼恩就坐着，愁悶和夢想的神氣，做了許多媚態，讓人家來對他發問。好好先生開始懷疑這樣支持的浪費會弄出什麼結果；當伯爵給這位好好先生產生許多憂慮之後，他就承認一個用一千佛郎鈔票去償贖的小罪。齊斯納爾除了事務室以外，還有一萬兩千佛郎的年息。這資本並不是不可汲盡的。所費去的八萬佛郎是他節省下來爲着侯爵把兒子送到巴黎去用的，或使伯爵的婚姻容易圓滿成功的。維克杜尼恩不在的時候，齊斯納爾就很明白，他漸漸的失去了那些撫摸侯爵和侯爵的妹妹的幻想。他認得這孩子整個的缺乏行爲的智慧，就想讓他娶一位賢慧的謹慎的貴族小姐。他自問一位年青人怎麼能够想得這麼好而做得這麼壞，因爲他看見這年青人第二天所做的事都是和前一夜所說的相反。但是，那些承認錯過，後悔錯過而再重新犯罪的年青人絕對不會讓我們等有變好的一天。有偉大品格的人只對自己承認自己的錯過，他們自己責罰自己。至於弱者呢，他們重新墮入舊習，而覺得邊緣難於沿行。這一類的保護人已經在維克杜尼恩身上附和他的同伴，他的習慣所叫他做的事情，已經使偉人的祕密的驕傲的彈簧弱化了，維克杜尼恩終於在

他的力量需要訓練，需要養成歐貞王子，福勒德利克二世，拿破崙的逆意而窮困的環境的時候忽然走到迷好逸樂的人的柔弱的地步。齊斯納爾看見在維克杜尼恩身上有一種不可制馭的歡樂的癖嗜，這癖嗜應當是賦有大機能而覺得必須用娛樂的補償來平衡訓練的疲勞的人物的采地。但是這些歡樂卻把只會追求肉慾的人們引到地獄裏去。這位好好先生時時刻刻的驚懼，但是可以使這位年青人變成這樣惹人注意的深刻的機智和廣闊的聰明也時時刻刻的使他放心。當他聽到關於某種胡鬧的謠言時，他就和侯爵一樣的對自己說：「這青春時代應當讓他過去！」當齊斯納爾對騎士埋怨這年青的伯爵喜歡欠債的怪癖時，騎士就用冷笑的態度裝上一撮鼻煙，聽着他。

「請您解釋給我聽什麼叫做公債，親愛的齊斯納爾。」他回答他說，「唉！如果法蘭西國家都欠了債，爲什麼維克杜尼恩就不應當欠債呢？就像從前一樣，現在的王子們也欠了許多的債。您要不要維克杜尼恩偶然間給你帶許多錢來呢？您知道我們的偉大的李慈劉，不是殺害貴族的窮困的李慈劉主教，而是李慈劉元帥，您知道當他的孫子支農親王，李慈劉家的最後的孫子告訴他他並沒有拿大學的錢來做自己的消閒費的時候，李慈劉元帥怎麼辦嗎？」

「不，我不知道，騎士先生。」

「好，他就把錢包從窗口扔出去，扔給一個打掃庭院的工人，而對他的孫子說：『人家難道沒有在這裏教



你怎麼當親王嗎？」

齊斯納爾低下了頭，沒有說話。然後，夜裏臨睡之前，這位忠厚的老年人就想，在「訓導警察」爲每一個人而存在的時代裏，這些教義未免太有害處了；他看出這是偉大的德斯格里昂家道的毀滅的根源。

如果不是這些用來描寫帝政和復辟兩時代的外省生活的故事的一段解釋的話，我們就不容易懂得這冒險的故事所開端的景象。這故事是在一八二二年十一月梢的一個晚上，古物陳列室的熟客，年老的伯爵夫人們，年青的公爵們，簡單的男爵夫人們賭完牌，算完賬的時候發生的。德斯格里昂小姐到客廳來親手滅熄賭桌上的蠟燭，年老的紳士就在這客廳裏慢慢的踱來踱去，他不是一個人單獨徘徊的，他還有騎士和他在一起。這兩位前一世紀的遺老談到維克杜尼恩。騎士負責給侯爵說出關於這题目的開場白。

「是的，侯爵，」騎士說，「令郎在這裏荒廢時間，消磨青春，總之，您應當把他送到宮裏去。」

「我常常想到如果我的年齡不允許我到宮裏去的話（在宮裏，我只對您說，看見那裏所發生的事情，我不知道要在國王所接待的新進的人物之中做些什麼），至少我要把我的兒子送到宮裏去給國王陛下獻上我們的敬禮。國王得給伯爵一些東西，或是叫他帶領一隊兵士，或是叫他在國王家裏服役，總之讓他開始軍旅的生活。我的伯伯總主教曾經慘酷的苦痛過，我曾經打過仗，而沒有逃營，就像那些相信有隨從王子的責任的人一樣；依我看來，國王就是法蘭西，他的貴族應當環侍他。唉！誰也沒有想到我們，然而亨利四世卻一定會早就

給德斯格里昂家寫過：你們來罷，朋友們！我們得勝了。不過，我們總比特瓦維爾家好一點兒，然而這裏卻有兩位特瓦維爾被命爲法蘭西的世卿，還有第三個當了貴族的議員（他把大選舉會認做是他的階級的議會。）真的，人家不再想到我們，好像我們已經不存在的！我等著親王們旅行經過這裏；但是親王們不會到我們這裏來，所以，我們得到他們那裏去。」

「我很高興知道您想把你的親愛的維克杜尼恩介紹到社會裏去，」騎士巧妙的說。「這座城是個窟窿，他不應當把他的才能埋沒在裏頭。這裏所能碰到的只是一些相當愚笨的諾曼人，相當粗野的富有的諾曼地人。他能跟他們做些什麼呀……他的妻子呢？啊！我的天哪！」

「我希望他爬上王國或是內宮的一個什麼好位置之後才結婚，」老侯爵說。「但是，這裏有許多嚴重的困難。」

這些是侯爵認爲他的兒子開始幹事業的唯一的困難：

「我的兒子德斯格里昂伯爵，」他嘆了一口氣，歇了一歇之後又說，「他不能夠像叫化子一樣的走到人前，我得給他裝飾裝飾。咳！我們已經沒有兩世紀之前我們所有的紳士的扈從了。啊！騎士，這種徹頭徹尾的破壞總是在米拉保所打來的第一鎚之後的第二天來找我的。現在的問題只在於有錢，這是我從復辟的恩典裏所看得清楚的唯一的事情。國王並不問您到底是不是發羅瓦的後裔，到底是不是諸位征服高爾的騎士之中的



一個，他只問您是不是納了一千佛郎人頭稅。所以，沒有這麼兩萬厄古，我就不會把伯爵送到宮裏去……」

「是的，用了這個臭東西，他就可以顯得風流漂亮。」騎士說。

「好，」阿爾孟德小姐說，「我已經請求齊斯納爾今天晚上來，騎士，您會相信自從齊斯納爾給我提議嫁給這位悲慘的古瓦西埃那一天起……」

「啊！這真是太不成話了，小姐！」騎士喊道。

「不可赦免的！」侯爵說。

「唉！」阿爾孟德小姐接着說，「我哥哥從來不會決定問齊斯納爾要什麼東西。」

「問你們的舊家僕嗎？」騎士接着說。「啊！侯爵，您簡直是給齊斯納爾賞個面子，是他到最後的一息止都  
得感謝您的。」

「不，」紳士回答說，「我並不覺得當得起這個。」

「這確是當得起的！這是必要的，」騎士一邊接着說，一邊輕輕的顫慄着。

「絕不！」侯爵用一種姿態嚷着回答說，這姿態使騎士決定冒險去給侯爵一個大打擊，使這老頭兒明白。

「唉！」騎士說，「如果您不知道這個，我就得告訴您齊斯納爾已經給令郎送去一些東西，好像是……」

「小兒絕不會從齊斯納爾手裏收到任何的東西，」老年人打斷騎士的話，驕傲的喊道。「他能够問您，向

您要二十五路易……」

「好像是十萬佛郎，」騎士繼續說。

「德斯格里昂伯爵短了一位齊斯納爾十萬佛郎！老年人顯得十分苦痛的樣子，嚷着說：『啊！如果他不是獨生子的話，他今天晚上就得拿艦長的執照到島國上去，短了放高利貸的人的錢，人家可以拿高利去還清，好！但是短了齊斯納爾，一個有關係的人！』」

「是的，我們的可敬的維克杜尼恩已經吃了十萬佛郎，親愛的侯爵，」騎士一邊接着說，一邊抖了抖落在背心上的煙末。『這不算多，我知道。在他這年紀，我……總之，讓我們留下我們的回憶，侯爵。伯爵生活在外省，依據一切的比例，這並不算壞；我看他正有將來成功大業的人的恐慌……』

「他就睡在那上邊，沒有告訴他父親任何一句話，」侯爵喊道。

「他就和一位只害了五六個中產階級的小姑娘的無罪的孩子一樣的睡着，現在他得害到公爵夫人了，」騎士回答說。

「可是他不是要招來上諭嗎？」

「他們已經取消了上諭了，」騎士說。『您知道，就跟人家所叫喚的，人家什麼時候想方法去組織一個特殊的法庭。我們不能夠保持波拿巴特爵士先生所叫做軍法會議的臨時重罪審判廳。』



「唉！要是我們生了瘋孩子或是太壞的孽兒的話，我們要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們就不能夠再把他們關起來了嗎？」侯爵說。

騎士瞧了瞧失望的父親，而不敢回答他說：「我們被迫去好好的教導他們……」

「您，您也沒有告訴過我任何關於這事情的話，德斯格里昂小姐。」侯爵接着質問他的妹妹。這些語氣總表現出他的憤怒，因為平常他叫她做我的妹妹。

「但是，先生，當一個活潑而熱烈的年青人在這麼樣一座城市裏無事可做的時候，您要他做些什麼呢？」德斯格里昂小姐說，她還不懂得哥哥的怒氣。

「咳！欠債。」騎士接着說：「他賭錢，他幹些小冒險，他打獵，在這年頭，這一切都得花很多的錢。」

「算了罷，」侯爵接着說，「這是把他送給國王的時候了。明天我要費一早上的時間給我的親戚們寫信去。」

「我認識一點兒拿發連公爵，勒農古爾公爵，莫夫利額士公爵，楚劉公爵，」騎士說，他自己倒覺得被人家所忘記了。

「親愛的騎士，用不着這麼多的儀式來把一個德斯格里昂家的少爺介紹給宮廷，」侯爵打斷騎士的話，說：「——十萬佛郎！」他對自己說，「這齊斯納爾真够大膽啊。原來這就是這些該死的胡鬧的結果……不，我

的妹妹，您可以辦這一樁事。齊斯納爾可以從我們的整個財產上得到保證。然後，再請洗一洗這個年青糊塗蟲的腦袋，因為他會走到自毀的地步。」

騎士和德斯格里昂小姐覺得這些話都是很自然的，雖然其他一切的人聽了總會覺得太滑稽。這兩位人物不但不覺得這些話可笑，他們而且都因為老頭兒臉上所表現的悲痛的印象而大受感動。這時刻，德斯格里昂先生正在幾個凶惡的預見的重壓之下，他幾乎揣測了他的時代。他走去坐在火爐邊的靠背椅上，忘記了應當得到這裏來的齊斯納爾，他不願意再向齊斯納爾要求什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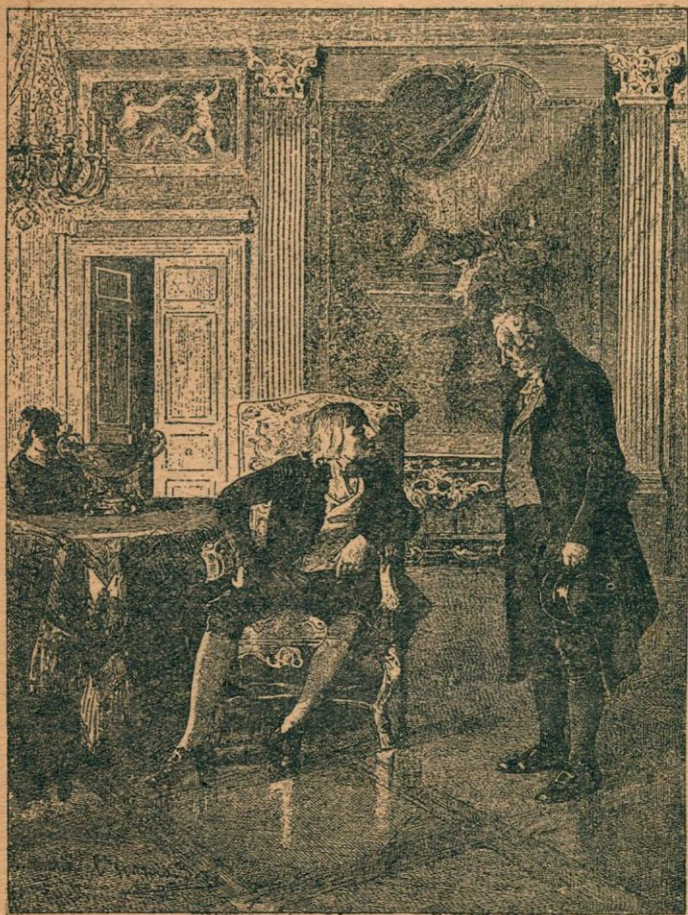
那時候，德斯格里昂侯爵所有的姿容是帶有詩意的幻想所要他表現的。他那幾乎光禿的頭部還有一些纖細的白頭髮，在腦袋的後面梳成扁平的螺旋線，而於末端上打成髮髻。他那美麗的額頭滿充着高貴的品質，這個人家在路易十五，在鮑馬赤，在李慈劉元帥的腦袋上所欣賞的額頭既沒有讓人家看到薩克遜元帥的龐大的四方形，也沒有讓人家看到福爾泰爾的細小，堅硬，緊湊而過度豐滿的圓形；然而卻是帶有柔軟的金色的髮角而細加修整的凸出的額頭。他那晶亮的眼睛投射出不是年齡所能挫折的勇氣和熱情。他有剛地家族的鼻子，布爾崩家族的可愛的嘴，正如阿爾多瓦伯爵所常說的，這嘴只發出聰明伶俐的詞藻。他的雙頰比較是斜切的，而不是素圓的。和他的乾枯的身軀，細雅的腿，肥厚的手正好相調和。他的頸項是由一條領帶給他縮緊的，正如前一世紀的一切書籍的封面所畫的侯爵的領帶一樣，您可以在聖布勒，在羅維拉斯，在中產階級迪德羅



和瀟灑的孟德斯鳩的書中主角身上看得到（請參閱這些作家的初版的著作）這情形。侯爵老是穿一件繡金的白色大背心，背心的上面發亮着聖路易騎士的勳綬；身上穿着帶有大裾反衽而飾有百合花的藍禮服，國王所規定的特殊的服裝。但是侯爵並沒有放棄法蘭西的褲子，白色的絲襪和鐵鈕。晚上十點鐘之後，他就穿得整整齊齊的。他只閱讀每日新聞和法蘭西新聞，這兩種報紙是憲政派所罵為愚民主義，富有君主主義和宗教色彩的過激的思想的，然而侯爵卻覺得其中滿充有異端和革命的思潮。無論一種輿論的機關是如何的言過其實，他們總還趕不上他們那一黨派的純粹分子的極端。同樣的，描繪這個偉大人物的畫家也一定被人責罵為失眞，雖然他已經減弱了一些過分生疏的色調，消除了他的模特兒身上的過分刺目的部分。

德斯格里昂侯爵把手肘放在膝蓋上，把腦袋抱在雙手中，在他默思的整個時間裏，阿爾孟德小姐和騎士就互相的矚視，而沒有交換任何的思念。侯爵是不是因為得把兒子的前途償還給他的舊總管而覺得苦痛呢？他是不是懷疑人家對於伯爵的歡迎呢？他是不是因為準備好讓他的承繼人走進宮廷的光耀的社會裏去，而受貧窮的牽累，還只住在外省的僻處裏而覺得抱憾呢？因為他怎樣能够在宮廷裏顯耀呢？他仰起頭來，嘆了一口深長的氣。

這個嘆息是那時候的眞正而忠誠的貴族所發出的許多嘆息中的一個，這些貴族就是當時住在外省而被人這樣忘記了的紳士，因為大部分的貴族都會經拿過寶劍，在風波裏掙扎過。



「齊斯納爾，我的孩子，你未免太自負，敢借錢給德斯格里昂伯爵啦！」

古物陳列室(P.43)



「人家給那些從來沒有投降過的桂里克一家，方登一家，卜凡一家做些什麼呢？」他低聲對自己說。「人家只給這些最勇敢戰鬪過的人送去極乎微末的津貼費，派他們當邊境上的什麼堡壘的中尉！」

很明顯的，侯爵懷疑了王權。德斯格里昂小姐極力想方法用這旅行的前途來安慰她的哥哥。正在這時候，人家聽見街中乾枯的小鋪石路上，沿着客廳的窗戶底下有步伐的聲響，這宣告了齊斯納爾的來臨。伯爵的老僕人約瑟芬一聲不響的開了門，法律公證人立刻就出現在門上。

「齊斯納爾，我的孩子……」

法律公證人年紀六十九歲，雪白的頭，方形而可敬的臉孔，可以讓斯太因完成一首詩歌的描寫的大椰子。他穿着一雙呢襪，一雙帶有銀鉤的鞋，一身祭披式的禮服，一件見證人的大背心。

「……你未免太自負敢借錢給德斯格里昂伯爵啦！你應該受到我所要立刻給你的責罰，我們永遠不想再看見你，因為你慫恿他的惡習。」

一會兒的岑寂，正如國王在宮裏公開的懲戒一個侍臣一樣。老法律公證人的態度是謙卑而懺悔的。

「齊斯納爾，這孩子真讓我發愁，」侯爵好意的說：「我要把他送到巴黎去，讓他在那裏伺候國王。你得跟我妹妹商量好，別讓這事情顯得不合式……我們可以清算我們的賬……」

侯爵沉痛的退了回去，一邊用熱昵的態度給齊斯納爾致了一個敬禮。

「我謝謝侯爵先生的好意，」依然站着的老年人說。

阿爾孟德小姐站了起來，去送她的哥哥；她按了鈴，僕人走到門前，手裏拿着火把，來找他的主人。

「請坐罷，齊斯納爾，」老小姐回來說。

阿爾孟德小姐用女人的精明給侯爵和他的舊總管之間的關係除去了一切的粗俗的色彩，雖然在這種粗俗的色彩之下，齊斯納爾猜想到有一個偉大的感情的存在。侯爵對於當日的家僕的情愛就好像是主人對於家狗的垂青一樣，這家狗可以使主人和任何毆打這牲畜的人打架；主人把這牲畜看做是他的存在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是一件雖然不完全是他自己，然而卻在他所最親切的事物之中代表情緒的東西。

「這是叫伯爵先生離開這城市的時候了，小姐，」法律公證人好像背誦格言一般的說。

「是的，」她回答說。「他難道又讓自己做了些什麼胡鬧的事情嗎？」

「沒有，小姐。」

「那末，爲什麼您責罰他呢？」

「小姐，我並沒有責罰他。不，我並沒有責罰他。我一點兒也不責罰他。我甚至於永遠也不會責罰他，無論他

幹了什麼事。」

談話停頓了。非常敏銳的騎士就好像是被夢魘壓迫的人一樣的開始打呵欠了。他溫文高雅的請求大家



原諒他離開這客廳，就走了出去，然而卻一點兒也不想睡覺，好奇的魔鬼使他睜開他的雙眸，他用纖手取去了騎士塞在耳朵裏的棉花。

「好罷！齊斯納爾，有些什麼新聞嗎？」楞住的阿爾孟德小姐說。

「是的，」齊斯納爾接着說，「這是一些不能夠告訴侯爵聽的事情：他聽了會中風嚇倒的。」

「請您說罷，」她一邊接着說，一邊把美麗的頭傾倒在靠椅的背上，讓她的手臂沿着她的腰部垂下，好像一個等待死亡而不能夠掙扎的人一樣。

「小姐，伯爵先生很聰明，他是那些正在找機會大報復的小人的玩具；這些小人希望我們毀滅，希望我們落魄！法院院長郎塞勒先生，您知道，他拼命的假冒貴族……」

「他的祖父是檢察官，」阿爾孟德小姐說。

「我知道，」法律公證人說，「所以，您就不在家裏接待他；他也不能夠到特瓦維爾先生，維爾納爾公爵，卡特蘭侯爵家裏去；然而他倒是古瓦西埃沙龍的一個臺柱。令姪和郎塞勒·發邊先生交好，而沒有多大的連累（他得有遊伴，）好，這位年青人就是令姪的一切瘋狂舉動的軍師，他和其他兩三個人都是您們的仇敵，騎士先生的仇敵那一黨的，都是那些只想報復您們，報復貴族的人的一派。他們大家都想用令姪來毀壞您們，瞧着他陷入窮困。這陰謀是古瓦西埃這騙子領導的，古瓦西埃還裝着是保王黨；他的可憐的妻子一點兒也不知道，

您認識她；我早就應當懂得到底她有沒有耳朵去聽壞事。某個時期，這些瘋狂的青年人並不知道這秘密，他們沒有讓誰知道這秘密；但是，因為發笑的結果，這些領導者就互相結合了，不諳世故的人也懂得這把戲了，自從伯爵所做的最後的胡鬧之後，他們醉了的時候也就漏洩了幾句話。這些話都是由那些不忍看這樣美麗，這樣高貴，這樣迷人的一位年青人沉溺在歡樂裏的人告訴給我聽的。這時候，人家在埋怨他；幾天之後，他會被……我不敢說……」

「被輕蔑，您說，齊斯納爾！」阿爾孟德小姐悲痛的叫着說。

「咳！您怎麼能够阻止城裏那些不知道一天到晚幹什麼的人去管束他們的親屬的行爲呢？所以，伯爵先生，在賭場上的失敗是中了人家的計算的結果。兩個月以來，他就這樣的被人家搶去了三萬佛郎，每一個人而且都在問他到底要到那裏去拿這些錢。當人家在我面前說到這個的時候，我請您注意問題的範圍！但是……我今天早上對他們說：『如果人家取到了有用的權利和德斯格里昂家的土地的話，您們相信人家就已經尋到了寶庫嗎？年青的伯爵有他的自由去做他所做的事；因為他沒有短你們一蘇錢，你們也就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阿爾孟德小姐伸出他的手，老法律公證人就在上面接了一個恭敬的吻。

「好齊斯納爾……我的朋友，您怎麼能够找到錢來做他的旅費呢？維克杜尼恩沒有方法依據他的階級



的身分站在那裏，就不能夠到宮裏去。」

「噢！小姐，我用約爾的產業做抵押借了錢來。」

「怎麼！您已經沒有錢啦！好傢伙，」她叫了起來，「我們得用什麼方法來補償您呢？」

「就是收了我爲您弄到的這十萬佛郎。您懂得這筆借款是祕密進行的，免得人家看輕您們。在全城的眼睛裏，我是屬於德斯格里昂家的人。」

幾顆淚珠湧上阿爾孟德小姐的眼睛，看見這些眼淚，齊斯納爾就牽了這位貴族小姐的袍衫的一個褶紋，接了一個吻。

「這不算什麼，」他接着說，「青年人應當有血性。跟巴黎的美麗的沙龍交際，可以使青年人改變他的思路。在這裏，真的，您們的老朋友都是世界上最有好心，最高貴的人，但是他們都不會惹人喜歡。爲着解悶起見，伯爵先生不能不降低身分，去結交下等人。」

第二天，德斯格里昂家的老舊的旅行車居然見到了陽光，被人家送到車舖去修理。吃完早點之後，年青的伯爵就正式的由他父親告訴他人家對他所有的計劃：他得到宮裏去請求給國王當差；在旅行的時候，他得定下決心去幹一番事業。海軍界或陸軍界，各部會或大使館，王家的宮廷都是打開門讓他進去的，他只用選擇。國王一定很高興知道德斯格里昂家還沒有要求過他什麼寵幸，他一定已經給這一家的承繼人保留有許多的

恩澤。

自從幹了許多瘋狂的事情之後，年青的德斯格里昂已經嗅知了巴黎的世界，認為是真正的生活。因為這叫他離開外省，離開老家的問題，他就嚴肅的聽着可敬的父親所說的話，而沒有回答他說人家並不像當日一樣走進海軍界或是陸軍界，沒有經過特殊學校的訓練而要當騎兵的少尉就得當扈從，最顯貴的名門子弟也得跟平民子弟一模一樣在公開考試之後（在這考試之中，紳士也有屈居平民之下的機會）到聖錫爾軍官學校或是諸藝學校去。如果給他父親說明這些事情的話，他很可能得不到居留巴黎的必要的費用，所以他讓侯爵和他的姑母相信他能够登上國王的御車，出現在德斯格里昂家現時所屬的階級的行列之中，和最有權勢的大人物結交。侯爵不大痛快只給他的兒子派遣一位陪身的家僕，他給他的兒子派遣了他的老蒼頭約瑟芬。約瑟芬是侯爵所需要的一個靠得住的家僕，他很忠實的看顧侯爵的事情。可憐的父親改換了約瑟芬，希望能够在自己身邊換上一個年青的僕人。

「您得記住，我的孩子，」他對他說，「您是一位卡羅爾，您的血統是純粹的，沒有任何的混雜，您的徽章的格言是：這是屬於我們的！您可以昂着頭到任何的地方去，您可以向王后們求婚。您得感謝您的父親，正如我感謝我的父親一樣。我們的光榮都是我們的祖宗賜給我們的，給我們神聖的保留着的，使我們能够毫無愧色的當面看人，使我們只在位情婦，國王和上帝之前屈膝。這是我們所有的最大的特權。」



善良的齊斯納爾也在座吃飯，他並沒有參預這些莊嚴的勸告，也沒有參預給當日的權貴寫信；但是他卻花了整夜的時間給一位老朋友巴黎一位最舊的法律公證人寫信。如果人家沒有把這封信披露出去的話，人家就不會了解齊斯納爾對維克杜尼恩所有的人爲的真切的父道。這封信也許可以和德達爾給伊卡爾所寫的信相比擬。我們不是應當追溯到神話方面去尋找配得和這位古代人物相較量的比擬嗎？

『我的親愛而可敬的索比埃』

我快樂的記得我曾在你父親的事務室裏開始我們的光榮的事業，我曾經在那裏受到你的愛護，我這可憐的小書記。就是因爲回憶到這書記的生涯，我才向你要求在我們這滿充着政治的悲劇的悠長的生命中我所要向你請求的唯一的幫忙。（在這政治的悲劇中，我應當有變成你的同事的光榮。）我的朋友，我是在行將就木的時刻，用我的白色頭髮的名義來向你要求這幫忙的，如果你不服從我的祈求的話，我這白色的頭髮也就要因爲悲愁而脫落了。索比埃，這既不是關於我的事情，也不是關於我的親屬的事情；我損失了我的可憐的齊斯納爾夫人，我沒有孩子。咳！這是關於比我的家庭更爲重要的事情，如果我有一個家庭的話；這是關於德斯格里昂侯爵先生的獨生子的事情。我榮幸曾經於學校畢業出來的時候當過侯爵的總管，侯爵的父親因

爲要讓我發跡，就把我送到這學校去讀書，給我費用。我是在這家庭中長大的，然而這家庭却受到一切的革命的不幸。我居然能夠給這家庭救出一些財產。但是，這和煨滅了的豪富相比較，還能算是什麼呢？索比埃，我不能夠給你解釋我是如何的歸附於這個偉大的家庭，我已經看着這家庭將要陷落在時代的地獄裏放逐啦，沒收啦，衰老啦，沒有孩子啦，多少的不幸啊！侯爵先生結了婚，他的妻子就因爲生產年青的伯爵而死去，現在這一家所剩下的唯一的活寶就是這位高貴的，親愛的，珍寶一般的親族。這一家的命運就繫在這位年青人的身上，他會因爲在這裏冶遊而欠了許多的債。用這寒儉的一百路易，能夠在外省幹些什麼呢？我的朋友，一百路易，這就是這偉大的德斯格里昂家的現況。在這種極端的情形之下，他的父親就覺得有把他送到巴黎去，向宮廷要求王恩的必要。巴黎是青年人的危險的地方。得有當法律公證人的智慧，才能够謹慎的活在巴黎。如果我知道這位可憐的孩子活在我們所知道的困難之中的話，我是會失望的。你記得當我們留在法蘭西劇院的池座裏一天一夜來觀看菲加羅的婚姻的表演時候，你會分享了我的小麵包的快樂嗎？我們那時候真是蒙昧啊！那時候我們是幸福而窮苦的，但是一個貴族却不能够在赤貧裏尋幸福。一個貴族的赤貧是違反自然律的事情。啊！索比埃，當人家榮幸能够用自己的手親自阻止王國的一棵最爲美麗的世系樹的崩倒的時候，他很自然的會歸附在這上面，會愛護他，會給他灌溉，會希望看他再開花，而你也不至於奇怪我爲什麼這樣的提防，你也會聽我的話，讓我請求你用你的燈光照引我們的年青人走上好路。德斯格里昂家預備了十萬佛郎來作爲伯



爵先生這一次旅行的費用。你將來可以看得出來，在巴黎並沒有任何可以和他相比較的年青人！你一定會像喜歡一位獨生子一樣的喜歡他。總之，我相信索比埃夫人一定不會猶豫贊同你來實行我所授意於你的保護的工作。伯爵先生的宿餽費每月定爲兩千佛郎；但是，你可以開始由他來交付一萬佛郎，作爲他的開辦費。所以，家裏已經預備好兩年的居留的費用，除非到外國去旅行之外，如果到外國去的話，我們就可以想到其他的方法。我的老朋友，請你參加這工作，請你拉緊一點錢包的繩索，不要訓斥伯爵先生，叫他知道思考，盡你的力量拉緊他，別讓他沒有正當的理由上月預支下月的用費，因爲如果有使他喪失光榮的情形的話，就不必讓他失望。請你調查他的行徑，調查他所做的事情，調查他所來往的人；請你監視他的交遊。騎士先生告訴我一位國立音樂廳的跳舞女往往要比宮裏的貴婦便宜。請你調查這樁事，給我回答。如果你太忙的話，索比埃夫人會知道青年人要變成什麼樣子，他要到那兒去。也許要當一位這樣動人，這樣高貴的孩子的守衛的天使，這念頭會對她微笑哩！上帝一定喜歡她接受了這個神聖的責任。她的心也許會因爲聽說維克杜尼恩伯爵在巴黎有多少的危險而發抖；您將來可以看見他：他不但是年青，而且也美麗，他不但靠實，而且也聰明。如果他和什麼女人打夥的話，索比埃夫人也許會比你更懂得如何警告他他所有的危險。他有一位家僕陪着他，這家僕可以告訴你許多的事情。請你打聽約瑟芬，我會告訴他在爲難的景况裏來請教你。但是，爲什麼我却對你說了更多的話呢？我們曾經當過書記，曾經當過狡童，請你回想到我們的胡鬧，而在這樁事裏回到青春的時期，我的老朋友。六萬

佛郎的錢款將要由一位到巴黎去的我們城裏的大人用國庫的收款條的形式交給你。云云。

如果這一對老夫婦聽從了齊斯納爾的訓令的話，他就得僱用三個偵探來監視德斯里昂伯爵。然而，受託者的選擇裏有個廣闊的智慧。一位銀行家拿出資金（因為他櫃裏有錢）給在他行裏有賬的人，然而每次需要錢的時候，年青的伯爵却得到法律公證人家裏去拜訪他，而這些法律公證人也當然有勸諫的權利。維克杜尼恩聽說每月有兩千佛郎就想來洩露他的快樂，他一點兒也不知道巴黎。他相信能够用這數目在那裏過着王子的生活。

第二天，年青的伯爵就在全古物陳列室的熟客的祝福，老太婆的抱吻和頌願的堆集之下動身了。他的父親，他的姑母和齊斯納爾就送他到城外，他們三個人的眼睛都滿充着淚珠。這突然的離別好幾天晚上都成爲了城裏的談論的資料，特別搖動了古瓦西埃沙龍中的仇恨的心田。咒詛德斯里昂家的滅亡之後，當年的軍糧商人，院長先生和他們的黨羽却看着他們的掠獲物逃走了。他們的報復是基礎在這位傻子的惡習之上的，從此之後，這却不是他們的力量所能到達的了。



### 三 初入人世

人類精神的一種自然的傾向往往會使一位敬虔婦女的女兒變成一個放逸的女郎，會使一位輕佻婦女的女兒變成一個敬虔的女郎，這種相反的律則無疑的是相同的律則的推論，他却用可以使維克杜尼恩早晚身敗名裂的欲望把伯爵帶到巴黎來。生長在外省的一個老家庭中，身邊都是那些對他微笑的溫和的臉孔和那些忠誠於主人而與住宅的蒼老的色澤相調和的人物，這位孩子只看見過一些可敬的朋友。除了老邁的騎士以外，一切圍繞他的人都有一些莊重的舉止，一些端正的，嚴謹的談吐。他曾經受過布郎德所給您描寫的這些穿有灰色裙，帶有無指手套的婦女的摸撫。祖傳的住宅的内部是由一種只能夠感應一些最不瘋狂的思想的陳舊的奢華來裝飾的。總之，在一位溫厚得和那些給我們帶來經驗的乾枯的薔薇，青春的凋謝的花朵的前一世紀的遺老一般的不是沒有真實的宗教信仰的教士的教導之下，一切的事情都應當使維克杜尼恩養成嚴肅的習慣，都應當勸告他去延續一個帶有歷史性的家庭的光榮，把生命看做是偉大而美麗的事物，然而，維

克杜尼恩却傾聽着許多危險的思想。他把他的貴族的血統看做是可以使他居在人上的階梯。在敲打家中所崇拜的這個偶像的時候，他却覺到了這偶像的空虛。他變成了社會動物中最為可怕的一個，人家所遇見的最為粗鹵的一個，結果就是一個自私自義者。自我主義的貴族的宗教常引他去追逐他的幻想，在那些最初關切他的童年的人和那些最初當他的青春的瘋狂的同伴的崇拜之下，他就養成了只用事物所給他帶來的快樂來估計一切事物，把悔改的良善的靈魂看做是愚傻的習慣；這是可以使他毀滅的一種有害的慫恿。無論他的教育是如何的優美而帶有宗教性，這教育總錯在過分的崇拜他，沒有給他揭示他的時代的生活方式（當然這種生活方式並不是外省的生活方式）他的真正的命運把他引得更高。他已經染上了不用社會的價值，而用相對的價值來估計事實的習慣了；他認為他的行為是好的，因為這些行為有用處。正如專制的暴君一樣，他規定了一種「環境律」；這種規律對於惡習的行為所有的作用就好像幻想對於藝術品的作用一樣，他是不規則的永遠的原因。他賦有一雙尖銳而敏捷的目光，他看得清楚而準確，但是他却舉動得太快而錯誤。我不知道是那一種無從解釋而常常存在於年青人身上的缺點改變了他的行為。無論他的思想是如何的活潑，他的思想的表现是如何的迅速，一等到感覺說話的時候，他那曖昧的腦袋就好像不再存在了。他會使聰明人詫異，他能叫瘋子驚訝。正如旋風一樣，他的欲望立刻蔽住了他的腦袋的明白清楚的地方然後，當他無力抵抗而逍遙閒蕩之後，他却陷進了頭痛，心弱，體衰，完全虛弱的境地裏，而在那裏變成半傻的：這是一種特殊的性格，當一



個人恣意妄行的時候，這性格就可以使他陷入苦境；當他受到一位鐵面無私的朋友的支撐的時候，這性格就可以引他到政界的最高峯。無論是齊斯納爾也好，他的父親也好，他的姑母也好，他們都不能夠鑽進這個多方支持詩章而中心受到可怕的虛弱的打擊的靈魂。

當維克杜尼恩走到離城幾法里的地方的時候，他一點兒也不覺得遺憾；他不再想到把他當做十代來鍾愛的父親，也不再想到對他妄加忠誠的姑母。他用一種致命的猛力來呼吸巴黎的空氣，他總是被思想帶到這裏來，好像是來到仙國而在那裏放上最爲美煥的夢境一樣。他相信能夠在那裏出人頭地，好像他的父親的家姓統治着外省的城市和地區一般。不是驕傲，而是虛榮，他的享受要依照巴黎的最高的闊綽而發展着。他快速的穿過距離。正如他的思想一樣，他的車子也沒有在劃分本省的地平線和京都的龐大的世界之間轉換過。他在李慈劉街下車，進了馬路附近的一間美麗的旅館，忙着要佔領巴黎，正如一匹俄馬蹴踏草場一般。他立刻就看出了兩個世界的不同。這變化使他驚愕，而不是使他懦弱，他用他的敏悟認識到自己在這巴比倫的百科全書中是如何的渺小，置身於這些新思想新風俗的潮流中自己要如何的瘋狂。一樁獨一的事實就夠得給他證明了。前一夜，他曾將父親的信交給勒農古爾公爵，一位最得國王寵幸的法蘭西貴族，他在公爵的偉大的公館裏，珍貴的華麗中找到公爵；第二天，他却在馬路上碰着公爵，公爵手裏拿着雨傘逍遙的步行着，沒有任何的勳章，甚至於運動級會的騎士絕不能夠離身的紅色綬帶也沒有佩上。這位公爵，這位世卿，這位王室大臣雖然是

非常多禮的，可是讀了他的親戚侯爵的信時，他却不能夠忍住他的微笑。這微笑告訴維克杜尼恩在古物陳列室和杜伊勒利花園之中不只有六十法里；其間有好幾世紀的距離。

每一朝代的宮廷和國王的寶座都有一些和其他的朝代姓氏不同人物不同的得寵的家族圍繞着。這一範圍，永遠連續的似乎是事實，而不是個人。如果不是有歷史在那裏來證明這個觀察的話，人家一定不會相信。在路易十八的宮廷內特別顯著的人物幾乎是裝飾路易十五的宮廷的人的陌生人：諸位李維埃，諸位布拉加，諸位達發來，諸位黨布來，諸位燕布郎，維特羅爾，杜迪蒼，羅慈查克蓮，巴斯基埃，德卡慈，林納，維勒爾，布爾頓納等等。如果您比較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的宮廷的話，您就找不到有五個繼續存在的大家庭：路易十四的寵臣維勒瓦是查爾九世時代的一個暴發的祕書的孫子。李慈劉的姪兒已經在那裏幾乎等於零。發羅瓦王朝時幾乎是親王而於亨利四世時享有全權的德斯格里昂家却在路易十八的朝中得不到任何的機遇，路易十八就不想到他們。現今，和福瓦——葛萊伊，黑路維爾等同樣受寵的名門，只要缺乏這時代的唯一的力量金錢的話，就會陷入幾乎等於滅絕的微賤的境地。一旦維克杜尼恩判定了這世界，（他也只能够在感覺受到復辟時代最後吞噬一口社會階級的怪物，巴黎的平等的傷刺之下判定這世界，）他就立刻想用危險的武器來收復他的失地，這武器雖然是笨鈍的，却是時代所給貴族留下的；他做效那些巴黎所極力注意的人物的步伐，他感覺到設置馬匹，華麗的車輛，一切近代奢侈的附屬品的必要。正如馬爾賽對他說的一樣（馬爾賽是他在人家所



介紹他去的第一個沙龍裏所找到的第一個花花公子。他得把自己安放在時代的最高峯。不幸得很，他陷在巴黎的泥濘的社會裏，陷在他的家姓和他表面的幸運所帶他去的一切的地方。埃斯巴爾侯爵夫人家裏，葛蘭地劉公爵夫人，卡里格里安諾公爵夫人，楚劉公爵夫人家裏，戴格曼侯爵夫人和李斯杜麥侯爵夫人，塞利西夫人家裏，國立音樂廳，各大使館裏所遇到的馬爾賽家，郎格羅爾家，特賴伊·馬克西姆家，呂博爾家，拉斯迪額家，王地尼斯家，阿儒達——朋多，保德諾爾家，羅慈——雨岡家和孟乃維爾家的社會裏。在巴黎，聖日耳曼鎮的貴族可以屈指算知外省，被聖日耳曼鎮所承認的一個高級貴族的家姓可以當作通行證，走入陌生的人和下層社會的英雄所最難打開的家門。維克杜尼恩覺得自從他沒有裝出謀事的神色之後，他的一切親戚都是可愛的，很歡迎他的。他立刻看出不要得到任何東西的方法就是去要求某些東西。在巴黎，如果第一個動作是把自已顯得是個保護者的話，第二個更爲持久的動作就是去輕蔑被保護的人。驕慢，虛榮，高傲，年青伯爵所有的好好壞壞的情緒就讓他採取了一個相反的衝犯的態度。維爾納爾公爵，里路維爾公爵，勒農古爾公爵，楚劉公爵，拿發蓮公爵，葛蘭地劉公爵，莫夫利額士公爵，卡迪昂親王和布拉孟楚——斯夫利親王就很快樂的把這位一個老家庭的遺裔介紹給國王。維克杜尼恩坐在一輛掛有家庭的徽號的華麗馬車到杜伊勒利來，但是他的覲見給他指示人家未免對國王說了太多的話才讓國王想到他的貴族血統。他立刻猜透在有被選資格的老年人和老臣僕的輔翼之下的復辟是用那一種奴役來責罰年青的貴族。他懂得他不能夠在宮廷，或是政府，或是軍隊，或

是任何的地方找到合式的差事。於是，他就投身於歡娛。出沒在埃莉茜——布爾崩，在安古蓮公爵夫人家裏，在馬爾桑樓，他到處遇到人家所給一個老家庭的後嗣所施的表面上的禮貌的證據，人家只能夠看見了他才記得起這家庭。回憶已經是太多了。維克杜尼恩之所以能夠讓人家敬重的特點就是他的世卿的資格和一個圓滿的姻緣；然而他的虛榮心却阻止他去宣告他的地位，他還是用虛假的豪富來當他的武器。他並且是這樣的人，被人稱頌他的服裝，這樣高興他的最初的成功，一般年青人所有的讓位的恥辱就勸告他繼續保持他的態度。他在巴克街租了一間帶有馬廐，車房和一切奢華生活所需要的附屬品的寓所，然而他却第一個受到這種生

活的實罰。

這種佈置需要五萬佛郎，而年青的伯爵也利用了齊斯納爾的一切的預防所沒有預先見到的環境來得到這筆款。齊斯納爾的信的確送到了他的朋友的事務室裏，但是他的朋友却已不在人間了。看見了一封有關事務的信，非常缺乏詩意的寡婦索比埃夫人就把他交給死者的接承人。新的法律公證人葛爾多先生就對年青的伯爵說如果票據是開給他的前任的話，這國庫的票據就等於零。爲着回答外省的法律公證人細加默想之後所寫的一封信起見，葛爾多律師就寫了一封四行的短信，目的是在於能夠取到款，而不是要和齊斯納爾發生關係。齊斯納爾把這票據開在年青的法律公證人的名下，葛爾多並不了解給他寫信的人的情緒，他很高興能夠伺候德斯格里昂侯爵，維克杜尼恩要他給多少他就給多少。認識巴黎生活的人知道五萬佛郎是買不



了多少的傢具，車輛，馬匹和奢侈品的；但是他們可以想到維克杜尼恩立刻就欠了他的供給家兩萬佛郎，這些供給家最初不願意向他要錢，因為他的財產都在輿論和約瑟芬的吹噓之下相當速快的增加，約瑟芬是一種穿有僕從行裝的齊斯納爾。

到達之後一個月，維克杜尼恩被迫到他的法律公證人家裏去取出一萬左右的佛郎；他只是簡單的在拿發蓮，楚劉，勒農古爾和俱樂部裏賭過魏斯特牌贏了幾千佛郎之後，他又立刻輸去了五六千，他覺得有製造一種賭金的證券的必要。維克杜尼恩有讓社會喜歡的智慧，有讓名門子弟把自己安置在最高的階層的聰明。他不久就和一個人物一般的進入了美麗的年青人的一羣，而且還在那裏受到人家的羨慕。當他覺到自己是人家的羨慕對象時，他就感到有一種醉人的滿足，並不給他一些改變的感應。從這一方面說，他是妄謬的。他不願意想到生財之道，他就從錢包裏汲取金錢，好像這些錢包必得隨時充滿金錢似的，而不讓自己去思慮這種作派所能有的猝然的結果。在這耽娛的社會裏，在這歡樂的漩渦裏，人家允許出演的劇人穿着他們的光煥的服裝，而不追問他們取得這些繁華的方法；什麼也不比討論這些方法更爲討人厭。每一個人都得祕密的使他的財富延續，正如自然界使自然界的財富延續一般。人家談論突然來臨的窮困，人家一邊嘲笑人家所不認識的人的幸運，一邊自己憂愁，然而人家卻只做到這一步爲止。維克杜尼恩是聖日耳曼鎮的權貴所支持的，他的保護者自己都認爲他有比他所有的更多的財富，這只是非常謹慎的，非常漂亮的用一個字眼或是一句話來排

脫他而已；這樣的一位年青人，這樣的一位漂緞，有思想，聰明，父親還佔有老侯爵采地的領土和祖傳的別宮的待婚的伯爵，他在一切有年青的煩悶的婦女，有待嫁的女兒的母親，有缺乏嫁資的美麗的舞女的家庭裏大受人衆的歡迎。所以，社會就微笑的把他引到他的舞臺的前面來。侯爵當日在舞臺上所佔據的地位總是存在於巴黎，在那裏，改變的是名字，而不是事物。

維克杜尼恩在聖日耳曼鎮的社會裏重新在巴米埃教侯（註一）身上找到騎士第二。教侯是受過最高教養的一位發羅瓦騎士，在一切的財富的威力的護衛之下享受着一個高級地位的權益。這位親愛的教侯是一切機密的公賣局，鎮上的日報；不過他也是謹慎的，正如一切的日報一樣，他只說到人家可以公開發表的消息。維克杜尼恩還聽着騎士的超絕的訓誡。教侯對德斯格里昂直截了當的說可以有一切他所需要的女人，又給他敘述自己年青時所有的行爲。那時候巴米埃教侯所自許的未免和近代的風尚相去太遠了，在那時代的風尚裏，靈魂和情感有這麼大的作用，甚至於都用不着給不相信的人衆來敘述他。但是這超卓的教侯幹得真好，他用結論的形式對維克杜尼恩說：

「我明天請您到酒樓去吃飯去。在音樂廳消化我們的晚飯之後，我要帶您到一所房子裏去，您可以在那

（註一）Vidame 是教區中管理財產權利事宜的代表，封建時受國王的封爵，有爵冠，並且是世襲的性質。這裏

譯爲教侯，因爲這種人物既與宗教有關，又受過封爵。



裏找到許多急於看見您的人。」

教侯請他在岡卡爾岩飯館吃了一頓佳美的晚餐，他只在那裏找到三位陪客：馬爾賽，拉斯迪額和布郎德。布郎德·愛彌兒是年青的伯爵的一位同鄉，他是一位因為和一個從維克杜尼恩同省來的年青的美女的關聯而進入高等社會裏來的。這個美女就是嫁給投降布爾崩王朝的一個拿破崙的將軍孟高爾尼伯爵的特瓦維爾小姐。教侯訓話說他對於超過六位客人的饗宴是如何的輕蔑。據他說，在這種情形裏，既不能談話，也不能有食經，也不能有知味的美酒。

「我還沒有告訴您今天晚上我要帶您到什麼地方去，親愛的孩子，」他一邊說，一邊拉着維克杜尼恩的手，輕輕的拍着。「您要到篤慈小姐家裏去，那裏是一切自認聰明的年青的美麗的女人所要集結的會議。文學，藝術，詩章，總之，一切的一切才能都要在那裏光耀。這是我們古代的一個精神的結合，不過是塗上貴族的氣味和現時的外觀罷了。」

「這有的時候就像一雙新靴一般的叫人難受，叫人疲倦，但是那裏倒有許多只能够在那裏跟人家談話的女人，」馬爾賽說。

「要是一切到那兒來薰陶詩才的詩人都像我們的同伴的話，」拉斯迪額親昵的拍着布郎德的肩膀說，「人家就可以消遣消遣。但是，短歌，詞曲，偏情的沉思，大篇的小說都略為過分殘害精神和安樂椅。」

「只要他們不使太太們腐化，只要他們使小姐們敗壞，」馬爾賽說，「我就不恨他們。」

「諸位先生，」布郎德微笑說，「你們侵佔了我的文學的園地。」

「請你別說話，你給我們搶走了世界上最動人的女人，你這幸福的壞人！」拉斯迪額叫着說，「我們很能夠發覺你那不大光明的念頭。」

「是的，光棍是幸福的，」教侯一邊說，一邊抓住布郎德的耳朵，擰着他。「但是，維克杜尼恩今天晚上也許是更幸福的……」

「已經這樣了！」馬爾賽叫着說：「他已經在這裏一個月了，他好容易有時間來拂拭他的老房子的灰塵，拭乾了他的姑母把他藏在裏頭的鹽水；他好容易有了一匹相當純粹的英吉利馬，一輛時髦的兩輪輕馬車，一位小廝……」

「不，他並沒有小廝，」拉斯迪額打斷馬爾賽的話說：「他有從他的地方帶來的小鄉下人的神氣，知道最清楚僕人的服裝的裁縫布伊松說是這位小鄉下人不大懂得穿短衣。」

「事實是你們得拿保德諾爾來做模範，」教侯嚴重的說，「他和你們比倒有一個長處，我的小朋友們，因為他佔有真正的英國虎……」

「諸位先生，原來這就是法蘭西的紳士們所要做的事呀！」維克杜尼恩叫着說：「在他們看來，最大的問



題就是有一隻老虎，一匹英國馬，一些小孩玩具……」

「喂！」布郎德指着維克杜尼恩說，

「大人先生的趣味有的時候使我驚惶。」

「哎！是的，年青的道德學家，您就是停在這裏。您連五十年來使親愛的教侯出名的浪費都還沒有哩！我們是在孟多爾革爾街一個第三層樓上放蕩的。這裏用不着和紅衣主教或是「金衣團」打架。總之，您，德斯格里昂伯爵，您是和一位可憐的外省審承員的幼子布郎德先生一塊兒吃宵夜的。在外省，您絕不願意伸出手行握手禮，但是十年之後，這位先生倒能够在王國的世卿座裏坐在您的旁邊。這之後，您相信罷，如果您能够的話！」

「好，」拉斯迪額說，「我們已經從事實走到理想，從暴力走到理性了，我們談……」

「咱們別談咱們的慘劇罷，」教侯說，「我已經決定要快樂的死去。如果我們的朋友還沒有老虎的話，這是因為他是獅子的種族，他不需要老虎。」

「他不能够超過這個，」布郎德說，「他太新進。」

「雖然他的風流瀟灑還是很新進的，我們總得崇拜他，」馬爾賽接着說，「他配得跟我們在一起混，他懂得他的時代，他聰明，他高貴，他文雅，我們以後會喜歡他，會幫忙他，會推進他……」

「推進他到什麼地步去呢？」布郎德說。

「好奇管閒事的地步！」拉斯迪額辯答說。

「今天晚上他要跟誰一塊兒搬家呢？」馬爾賽問道。

「和一大羣的宮女，」教侯說。

「怎麼！」馬爾賽接着說，「到底是什麼讓親愛的教侯這樣嚴厲的說到王女？如果我不認識她的話，我就未免太不幸了……」

「我倒跟他一樣的得意過，」教侯指着馬爾賽說。

吃完這愜意的晚飯之後，在這動人的誹謗和巧妙的腐敗的話語所支持的聲調之下，拉斯迪額和馬爾賽就陪着教侯和維克杜尼恩到音樂廳去，要與他們到篤慈小姐家裏去。這兩位浪子計算清楚等人家念完一篇悲劇之後才到那裏去，因為他們認為在十一點至十二點之間來念讀悲劇是不合衛生的。他們來偵探維克杜尼恩，而用他們的出場來妨礙他：這是真正的小學生的奸點，然而卻因為妒忌的花花公子的驕傲而變成酸味的。維克杜尼恩有這種扈從的無恥行爲，使他能够處之泰然。所以，當他看見這位新進人物入場的時候，拉斯迪額非常奇怪他能够立刻學會當時的優美的風姿。

「這位小德斯格里昂是有前途的，不是嗎？」他對他的同伴說。





拉斯迪額和馬爾賽來偵探維克杜尼恩。

古物陳列室(P.64)

「這得看情形，」馬爾賽回答說，「但是他幹得真不錯。」

教侯把年青的伯爵介紹給這時代一位最爲可愛，最爲輕佻的公爵夫人，夫人的風流韻事只在五年之後才被人所周知。在她的全盛時代，她已經被人懷疑到她的輕佻行爲，只是沒有證據而已。那時候她就得到巴黎的誹謗所加在一位女人或是一位男子身上的光輝：誹謗從來到達不了熱望於平靜生涯的平庸的人。總之，這女人就是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一位烏克西爾家的小姐，她的公公還活在世上，後來才變成卡迪昂王妃。她是當時兩位凋謝了的國花蘭齊公爵夫人和包西恩子爵夫人的朋友，她和埃斯巴爾侯爵夫人最有交情，然而這時候卻正和她競爭時裝王后。一位有地位的親戚長時期的保護她；但是她卻是屬於不知道爲什麼也不知道如何的吞噬整個地球，整個月球的收入（如果能够到達這月球的話）的一種女人。她的性格只是漸漸的形成：馬爾賽一個人使她這性格越加深刻化。看見教侯帶領維克杜尼恩走近這位窈窕玲瓏的女人的時候，這個被人畏懼的花花公子就側過身來，朝着拉斯迪額的耳朵上說：

「親愛的，」他說，「他一定會和「波里慈尼」酒一樣的受到馬車夫的斥罵哩。」

這句這樣粗俗的話很巧妙的預先說到這情場所要發生的事故。

細細的研究了維克杜尼恩之後，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不禁昏迷了。看見到她對巴米埃教侯所投射的天使一般的感恩的眼色之後，一位情郎一定會對這種洩露友誼的表情而起妒忌之心。當女人們站在沒有危險



的地帶（正如公爵夫人站在教侯面前一樣）的時候，她們就好像是放任在西伯利亞荒原之中的馬匹一樣：她們是恣情任性的，她們也許喜歡要這樣的貢獻出她們的祕密的柔情的標本。這是一個深心的秋波，以眼傳情的秋波，在任何恩寵之中總找不到的秋波，然而卻是誰也不奇怪的。

『她是如何的準備好了呀！』拉斯迪額對馬爾賽說。『多好看的處女的服裝呀！多溫柔的雪一般白，天鵝絨一般軟的頸項呀，多純潔的不可侵犯的聖母的美眸呀！多白的袍子呀，多美的少女的腰帶呀！誰敢說你已經在這裏試驗過呢？』

『但是，她就是用這個而那個的，』馬爾賽用勝利的神色回答說。

兩位年青人互相交換了一個微笑。莫夫利額士夫人使這兩位年青人驚愕而停止微笑，她猜透他們的談話內容。她給這兩位浪子投去一道和平之前法蘭西人所不認識的眼色，因為這種眼色是英吉利人和他們的銀器式樣，他們的甲冑，他們的馬匹，他們那種可以使滿充着貴婦的客廳生涼的不列顛的冰冷一同輸入法蘭西的。兩位年青人就變成莊嚴的，好像受到經理的訓誡之後而等待着恩賜的夥計似的。

在溺愛維克杜尼恩當中，公爵夫人決定要玩弄許多女人都摹倣去使現今的年青人不幸的浪漫的阿格尼斯所要的把戲。莫夫利額士夫人剛剛自己裝做天使，正如她想要於四十歲左右轉向興趣於文學和科學，而不歸心於宗教一樣。她要與衆不同。她發明了許多把戲，許多袍衫，許多頭巾，許多意見，許多服裝和許多新奇

的行爲方式。結婚之後，當她還是半少女的時候，她就做出了許多有學識而腐敗的女人的舉動：她讓自己在膚淺的人面前立刻回答幾句刺人的話語。然而這些人卻給真正的知音者證明她的無知。因爲這結婚的時期讓她知道各時代的一切不愉快的年華，她就發明一種方法來使自己潔白無玷，她顯得容易才站在這世上的樣子，她搖蕩她的大袖，好像是翅膀一般。她的眼色對於一句話，一個思念，一個略爲過分活躍的眼色，而溜向天空。熱內瓦的偉大畫家畢奧拉曾在他要摹繪拉發埃爾的圖像時被妒忌所殺害，他所繪的聖母像是一切聖母像中最貞潔的。好容易才可以在熱內瓦一條小街裏在玻璃花窗下讓人看見的這張聖母像，這位天神一般的聖母和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比，只是一位麥薩琳（註一）。女人們都互相的詢問這位年青的輕率的少女怎麼能夠只在裝束裏就變成了一個好像有最後降落在阿爾卑山上的雪花一般的潔白靈魂的美麗的大天使；她怎麼能夠這樣快速的在顯示她那比較靈魂還要潔白的遮蔽在透明絲織物底下的喉咽之中解決了偽善的問題呢？她怎麼能夠在流盼刺人的目光之中變成這樣的神聖呢？在她那幾乎是淫蕩的矚視之中，她好像是可能有成千的肉慾的神氣，然而在她那希望得到更好生活的一個苦行的嘆息之中，她的嘴唇卻好像是說她不能夠實現任何的希冀。這時候有幾個幼稚的年青人在王家禁衛軍裏服役，他們都互相詢問就是在最親熱

（註一） Messaline 是克羅德皇帝（Claude）的皇后，以淫蕩著名。



的情況之下人家是不是可以用親切的口吻『你』來稱呼這種白仙子，這墮入銀河的星雲。這種系統在相當時日之內是成功的，他對於那些有許多遠觀的漂亮的胸脯而把強烈的欲求遮隱在更衣室裏所有的小舉動之下的女人們是有利的。這些天仙一般的造物沒有一個知道這種可以使一切健康的男人把她們喚到地上來的欲望所能够給她們的愛情帶來的到底是什麼。這種方法允許他們停留在她們那一半天主教一半浪漫派的安比利（註一）上面。她們能够而且也願意忘記生命的一切通俗的部分，這可以解答許多的問題。馬爾賽猜出這種系統的應用，這可以解釋他看見拉斯迪額幾乎妒忌維克杜尼恩時對這後者所說的最後一句話。

『小子，』他對他說，『你走到那裏就留在那裏：我們的儒僧莊可以使你發財，然而公爵夫人卻會使你毀滅，她是個過分疼人的女人。』

拉斯迪額讓馬爾賽走出去，沒有再問他：他認識他的巴黎。他知道最爲珍貴，最爲高雅，最爲厭膩世俗，人家只能夠使她接受花束的女人，在一個年青人看來，她是和當年的音樂廳跳舞女同樣的危險的事實上，音樂廳的跳舞女已經變成神話中的人物了。現今的舞臺的風俗已經使跳舞女或女戲子變成一種有趣的女權的宣告，這些女人在晚上穿着男人的褲子顯露她們的大腿之前，早上卻用家庭中有德性而令人尊敬的母親的姿

（註一）Empyrée 是天上最高的地方，天神的住處。

格散步着。在外省的事務室的深處，善良的齊斯納爾就猜到可以粉碎年青伯爵的一個暗礁。

莫夫利額士夫人所製造的詩人的頂上圓光使維克杜尼恩眼暈目眩。維克杜尼恩一開頭就被人關鎖起來，掛在少女的腰帶之上，鉤在仙女的手所轉動的髮髻之間。已經這裏腐化的孩子，他相信這一大堆雜亂的穿上薄紗的所謂童貞，相信這種類似上下議院裏所提的法案的甘美的辭令。這不是够得讓那個必得相信一位女人的扯謊的人去相信嗎？社會上其他的人都認為兩個愛人有刺繡圖案上的人物的價值。沒有過譽的說，公爵夫人是巴黎所公認的最美麗的十個女人中的一個。您知道在情人眼裏，巴黎的最美麗的女人是和文學界人物眼裏所有的時代的最完美的書籍一樣多的。

在維克杜尼恩的年紀，他和公爵夫人的談天可以繼續維持而不至於太費力氣。他的年紀相當的青，他對於巴黎生活的實況相當的無知，他用不着注意，用不着留心所說出的任何話語，留心自己所發出的任何眼色。這種帶有宗教性的神經過敏都在每一個對話者的蹩扭的後慮中表達出來，然而卻排除了舊日法蘭西人的談論的親密性和興奮性：人家是在兩道雲霧之間自己愛自己的。維克杜尼恩剛剛好有外省的天真無知，他可以維持一種非常合適而坦白的不用心機的態度，使公爵夫人喜歡他，因為女人們之受男子的愚弄是和受自己的愚弄一樣的。莫夫利額士夫人不是沒有驚愕的估計着年青的公爵在六個月純粹愛情之中所做下的錯誤。她在那那鍍金一般的眉睫之下隱藏着她的目光，她是這麼樣的甘美，來給她告別的埃斯巴爾侯爵夫人甚



至於不由得朝着她的耳朵說：『好！非常好！我的親愛的！』然後，美麗的侯爵夫人就讓她的競爭者在愛鄉的地圖上旅行。（註一）這愛鄉並不是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樣的可笑的一個觀念。這張地圖每一世紀都用其他的名字重新刻上，然而卻總是引到同一的京都。在一個角落的沙發椅上，在一個點頭的頭碰頭的公開的談話之中，公爵夫人就把德斯格里昂帶到史比恩（註二）的豪俠，阿馬迪（註三）的忠誠，開始顯示短劍，城牆上的小孔，戰袍，鎧甲，尖頭鞋和一切畫片上所有的浪漫的物品的中世紀的獻身上面來。她而且是可欽佩的，因為她有許多沒有表示出來的意思，而居然能够把這些意思慎重而不露痕跡的一個一個的埋在維克杜尼恩的心中，好像把針埋在線球裏一樣。她而且非常巧妙的吞吐着，非常漂亮的假裝仁義，非常大膽的給他許多似是而非的允許（這些允許一加考察，就會和陽光之下的冰塊一樣的溶化），非常不忠實的懷有許多蓄意的願望。這一次的奇遇就以邀請重來看她做活結，來結束，這種活結是用有形的文字所不能描繪的阿諛的方式來打結的。

（註一）愛鄉（Pays de Tendre）是十七世紀法國小說家Scudery小姐所發明的名詞，據她的說法，這愛鄉中的人物除了講愛情以外，別無所事。她另外還替愛鄉摸了一張地圖。

（註二）Scipion 是羅馬的著名的家庭。

（註三）Amadis 古代小說中的人物，以武士道的愛情聞名。

「您別忘了我呀！」她說，「您會看見許多的女人都忙着逢迎您，而不是給您解釋明白……」——但是，您總會解迷覺悟的回到我這邊來。——您照樣的來嗎？……不，隨您的便罷。——我，我很坦白的說，您來看我讓我非常的快樂。——有靈魂的人未免太少了，然而我相信您有靈魂。——咱們走罷，再見；如果咱們再談下去的話，人家一定會談論我們的。」

一句話一句話的說了之後，她就飛也似的走了。公爵夫人走了之後，維克杜尼恩並沒有留下多少時候；但是他留在那裏的時間卻够得讓人猜想他這快樂的態度所表露出來的愉悅，這種愉悅好像是宗敎審判官的鎮靜，同時又像是剛從懺悔祭祭場出來的信徒所有的集中的全福。

「今天晚上，莫夫利額士夫人真是相當敏捷的達到目的了，」當篤慈小姐的小客廳裏只有六個人的時候，葛蘭地劉公爵夫人說。這幾個人就是：呂博爾，一位備受寵幸的內閣發告員，王地尼斯，葛蘭地劉子爵夫人，卡拿利和塞利西夫人。

「德斯格卑昂和莫夫利額士是兩個應當互受牽制的家姓，」自負會說話的塞利西夫人回答說。

「這幾天來，她到鄉下去休息在空想的柏拉圖的美夢裏，」呂博爾說。

「她一定會把這位貞潔的可憐的孩子毀了，」王地尼斯·查禮說。

「您這是什麼意思呢？」篤慈小姐問。



「噢！在精神方面，在經濟方面，都要毀了他，這是無疑的。」子爵夫人一邊說着，一邊站了起來。

這句殘暴的話實在是說出了年青的德斯格里昂伯爵的殘酷的現實。

第二天早晨，他給他的姑母寫了一封信，用強烈的愛情的色彩給她描寫他初入聖日耳曼鎮的上流社會的情形。他解釋他到處所受到的歡迎，用以滿足他的父親的驕傲。侯爵叫人給他念了三遍這一封長信，擦着手掌，傾聽人家給他敘述他的老相識巴米埃教侯的宴請和介紹他的兒子給公爵夫人的情形；但是他卻莫明其妙的猜想着革命時代的公訴人布郎德先生的幼子的在場的道理，而沒有能夠了解。這一天晚上，古物陳列室就舉行了一個慶祝會：人家在那裏談論年青伯爵的成功。人家對於莫夫利額士夫人是這麼樣的嚴守秘密，甚至於只告訴了騎士一個人。這封信沒有關於經濟問題的附項，也沒有一切年青人在同樣情形之下關於神經戰爭所有的厭膩的結論。阿爾孟德小姐把這封信交給齊斯納爾看。齊斯納爾很高興，他沒有提出任何反對的疑問。正如騎士和侯爵所說的被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所愛的年青人會變成宮廷中的一個英雄，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跟從前一樣，人家都是由於婦人而在宮廷上發跡到任何的地步。年青的伯爵並沒有選擇錯。老太太們就敘述路易十三到路易十六之間，莫夫利額士家所有的一切的風流歷史，她們得到前代的恩寵，總之，她們很快樂。人家稱讚莫夫利額士夫人對維克杜尼恩發生興趣。古物陳列室的文社真配得讓一位想要編著真正喜劇的作者來聽他們的議論。維克杜尼恩收到他的父親，他的姑母，一七七八年和一位著名的匈牙利公主一

同旅行時會跟教侯一起到施巴去而附筆問候教侯的騎士的動情的信。齊斯納爾也寫信。每一頁都有人家讓這可憐的孩子習慣的阿諛。阿爾孟德小姐好像是和莫夫利額士夫人的快樂相結合似的。



#### 四 美麗的莫夫利額士夫人

年青的伯爵因爲家庭的讚許而覺得暢快，他毅然走進了花花公子的危險而浪費的道路。他有五匹馬；然而卻是寒儉的，因爲馬爾賽就有十四匹。他給教侯，馬爾賽，拉斯迪額，甚至於布郎德還請他自他們處所受過的饗宴。這一場宴會花去了他五百佛郎。這位外省人也同樣的受到這些先生們的慶賀。他常常賭博，不幸得很，他所賭的是當時流行的魏斯特牌戲。他把他的空時間佈置得好像很忙的樣子。維克杜尼恩每天從上午十二點到三點鐘，都到伯爵夫人家裏去。從那裏，他又在布崙樹林找到她，他騎在馬上，而她則坐在車裏。如果這兩位動人的遊伴兩人騎馬出遊的話，這種遊玩都是在清晨舉行的。晚上的時候，社交，跳舞會，慶祝會，戲劇等等就瓜分了年青伯爵的時間。維克杜尼恩到處顯耀，因爲他到處投射他的精神的寶光，他用深刻的話語來品評人物和事態；您也許會說他是一棵只開花不結實的菓樹。他就過着這種浪費精神更甚於浪費金錢的厭煩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最美麗的天才也會埋沒，最不容易腐化的堅貞也會死亡，最有鍛鍊的意志也會衰弱。公爵夫人

是這樣白皙，這樣脆弱，這樣聖聖的女郎，她喜歡男子們的浪費生活；她喜歡看初次的公演，喜歡惡作劇，喜歡意外的事情。她不認識酒樓；德斯格里昂就在岡卡爾岩給她組織一個豐盛的宴會，出席的人都是她所常來往而要教導他們的可愛的浪子，這一班浪子所組成的社會是快樂的，煥發的，和宵夜的價值有同等的趣味。這一次宴會又引起了其他的宴會。不過，這在維克杜尼恩方面總算是一種天使一般的情感。是的，莫夫利額士夫人總是人世的腐敗所不能到達的一個天使；一個在雜耍戲院裏坐在這些使她發笑的半淫邪的卑賤的滑稽人之前的天使，一個處在甘美的笑謔和上流社會的週期的謗議所組成的十字火之中的天使，一個在蕪德維爾戲院裏暈倒在悶熱的包廂裏的天使，一個注意音樂廳的跳舞女的姿態而用王后身邊的老侍臣所有的學識來批評她們的天使，一個聖馬丁門戲院的天使，一個坐在馬路上小戲院裏的天使，一個在化裝跳舞會裏跟小學生一樣快樂消遣的天使，一個要使愛情生存在貧困，英雄主義，犧牲的生活之中的天使，這天使會使德斯格里昂換了一匹馬，因為馬的衣服不合她的意，她希望年青的伯爵穿着一位富有百萬年收的英吉利爵士的服裝。她是賭場中的一個天使。當然，任何中產階級的女人都不會像她這樣天使一般的對德斯格里昂說：『請您爲我去賭一賭罷！』當她做一樁瘋狂的事情時，她的瘋狂是這樣樣的神聖，甚至於好像是把她的靈魂賣給魔鬼，讓魔鬼來監視這個享受人世歡娛的天使似的。

第一個冬天之後，年青的伯爵已經從不敢應用勸諫權力的葛爾多先生處取出了超出齊斯納爾所送來



的數目三萬佛郎的款項。法律公證人對於新要求所加的客氣的拒絕告訴維克杜尼恩有此結欠，他所受到的打擊是和他在俱樂部裏輸了六千佛郎而得還清這賭賬時所受到的打擊有同樣的程度的。這一拒絕頗使德·斯格里昂發怒。葛爾多律師因為這六千佛郎對他頗加信任，他一方面給齊斯納爾寫信，然而卻在美麗的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的寵幸之前高聲宣揚他這所謂的信任，使德·斯格里昂不得不問葛爾多先生他得如何的負責還清，因為這是有關名譽的債務。

「給您父親存過款的銀行家開幾張匯票，再把這幾張匯票帶給這銀行家的代理人，他一定會給您預支這筆款，然後，請您寫信給您家裏，叫他們把這筆款還給銀行家好啦。」

在這樣窘迫的時候，年青的伯爵忽然聽見內心裏有一種聲音，給他說出古·瓦西埃的名字，他只看見到古·瓦西埃在貴族之前屈膝的樣子，而一點兒也不知道古·瓦西埃對於貴族的意向。他就給這位銀行家寫了一封非常從容的信，告訴古·瓦西埃他開了一張一萬佛郎的匯票，這一筆款等到齊斯納爾先生或是德·斯格里昂·阿爾孟德小姐收到他的信時就可以付給他。然後他又給齊斯納爾和他的姑母寫了兩封動情的信。當年青年急速走進地獄的時候，他們就有特別的狡猾，特別的本領，他們有幸福。維克杜尼恩就在一早晨之間找到了巴黎和古·瓦西埃有關係的銀行家的姓名和地址，就是馬爾賽所告訴他的諸位客禮。馬爾賽知道巴黎的一切諸位客禮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讓德·斯格里昂預支了匯票上所開的數目；他們短古·瓦西埃的債。這賭債和寓所裏

的事物的狀態比較還只是小巫見大巫哩。賬單和雨一般的降落在維克杜尼恩的家裏。

「嘿！你忙這個嗎？」一天早上，拉斯迪額笑着對德斯格里昂說：「你還清這些賬，親愛的！我不相信你這樣的鄉下氣。」

「親愛的孩子，我們應當想到這問題，我有兩萬多佛郎的債。」

來找他一同到郊外去跑馬的馬爾賽就從口袋裏拿出一隻漂亮的小錢包，從裏邊取了兩萬佛郎，遞給他。  
「這是不讓這些錢遺失的最好的方法。」他說，「我今天雙倍的高興，因為昨天晚上我贏了我可敬的養父杜德利爵士這些錢。」

這種法蘭西式的恩典極端感動德斯格里昂，他相信友誼，他並不還清這些賬目，而把這一筆款拿來享受快樂。依據花花公子們所說的一句話，馬爾賽用一種難於形容的快樂看着德斯格里昂沉沒，他很愉快的用他的兩隻手臂用友情的一切的阿諛靠在德斯格里昂的肩膀上，壓着他，使他立刻滅亡，因為當公爵夫人把他揀出的時候，他頗以公爵夫人給德斯格里昂所發的光彩而生有妒忌之心。並且，他是一個在罪惡中歡樂跟土耳其的女人在浴室裏歡樂一樣的狡猾的刻薄人。所以，當他奪得賽馬的錦標，當賭東道的人都聚集在他們在邊裏吃早飯的旅館裏，而人家可以在這裏找到幾瓶美酒的時候，馬爾賽就笑着對德斯格里昂說：

「你所憂慮的這些賬單一定不是你所欠的賬目。」



「呃！他要發愁這些賬目嗎？」拉斯迪額立刻的辯答。

「那末，這些賬單到底是誰欠的賬目呢？」德斯格里昂問道。

「你難道不知道公爵夫人的地位嗎？」馬爾賽一邊說，一邊重新騎上馬。

「不，我不知道，」被人暗算的德斯格里昂回答說。

「唉！親愛的，」馬爾賽立刻回答說，「她的狀況是這樣的：維克多琳處短了三萬佛郎，胡比崗處短了一萬八千佛郎，又短了赫爾保爾，拿地埃，諾爾地埃和諸位拉都爾小姑娘，一共十萬佛郎。」

「一位天使這樣嗎？」德斯格里昂一邊說，一邊仰起眼睛，望着天空。

「這是天使的翅膀的賬目！」拉斯迪額滑稽的說。

「她短了這些債，親愛的，」馬爾賽回答說，「這正因為她是一個天使；但是我們大家都碰過墮入這種情形的天使，」他說着，瞧了瞧拉斯迪額一眼。「女人們在這一方面是最超卓的，她們絕不聽人家說到任何關於金錢的話，她們不混在金錢的問題裏頭；她們一點兒也不在意金錢；她們被人家請去出席生命的宴會，依據我也不知道是那一位死在醫院裏的詩人所說的話來說。」

「您怎麼知道這個呢？我可一點兒也不知道，」德斯格里昂天真的回答。

「你一定是最後一個知道這個的，好像她一定是最後一個知道你欠債一樣。」

「我相信她有十萬佛郎的年金，不是嗎？」德斯格里昂說。

「她的丈夫離開她，住在他的軍營裏，」馬爾賽接着說，「他在那裏省錢，因為他也有一些小債，他，我們的親愛的公爵，您是從那兒來的呢？請您學學我們的辦法，給您的朋友們記一些賬。迪安小姐（我是因為她的姓名而愛她的）烏克西爾·迪安嫁了人，帶了六萬佛郎年金的嫁資，她的家庭八年來已經站在有二十萬佛郎年金的地位上；很清楚的，她的地產這時候都抵押了出去，押了比本來的價值更多的錢；總有一天得把鐘鏝化了，而天使也得逃走，因為什麼呢？……這還得說嗎？因為有無恥的執達吏要來逮捕一個天使，就好像他們要來捕獲我們之中的一個一樣。」

「可憐的天使！」

「好像伙！要留在巴黎的天國裏，得花多少的錢呀！每天早上都得想法子使臉色和翅膀潔白乾淨。」拉斯迪額說。

因為德斯格里昂腦筋裏想要對他的親愛的迪安承認他的困難，他不禁覺得寒慄，而想到自己已經短了六萬佛郎的債，還有即將送來的一萬佛郎的賬，他又變成相當的憂悶。他的朋友們看出了他那露出馬脚的憂慮，他們就在吃飯的時候互相的談論：

「這位小德斯格里昂沉沒了！他沒有巴黎人的腳，他會打擊腦門自殺的，他是個小傻瓜……」等等。



年青伯爵忽然得到了安慰。他的隨身侍僕給他交來兩封信。第一封是齊斯納爾的信，他嗅出有責罵他的忠實的氣味和用廉潔來寫的字句；他敬重這封信，一直留到晚上才來念他。他用無限的快樂來念讀古瓦西埃在第二封信上，好像施迦拿埃爾跪在傑郎特之前一樣的跪在他的面前，用塞西郎式的口吻請求他將來不必爲他所賞臉在自己的名下開匯票而叫人家預先存放款項的語句。這封信的結尾一句話就好像是爲貴族的德斯格里昂家所特備的一個公開而滿堆着厄古的錢匱一樣，使維克杜尼恩不由得做了一個施迦拿埃爾，馬斯迦里爾或一切在指頭上感覺到良心的奮發的人所有的姿勢。知道自己可以在客禮銀行裏無限的借錢，他就很快樂的打開了齊斯納爾的信；他期待着一封到處滿充勸諫的寫滿四張紙的信，他已經看到了許多關於謹慎，光榮，聰明行事等等的語句。當他念了這幾句話的時候，他不禁昏迷了：

「親愛的伯爵，

我的財產只剩下二十萬佛郎；我請求您不要超過這數目，如果您給我面子來給您的家庭裏最爲忠實的僕人，對您表示敬意的僕人取去這一切的話。

「齊斯納爾。」

「這是一個普魯塔爾克（註一）書中的人，」維克杜尼恩一邊對自己說，一邊把信扔在棹子上。他非常的憂憤，他覺得在這樣偉大的情感之前自己是渺小的。

「好罷，我得改變生活，」他對自己說。

他不到飯館裏去吃飯，這裏每一頓飯都要花他五六十佛郎，他節省，在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家裏吃飯，給她敘述這封信的故事。

「我要看看這個人，」她說着，讓兩隻眼睛好像固定的天星一般的發亮。

「您要叫他做什麼呢？」

「我要叫他替我辦事情。」

迪安穿得跟神仙一般，她要讓維克杜尼恩來崇拜她的服裝，他被她對付事情，或最正確的說，對付她的債務的輕佻的態度所眩惑了。兩位美麗的情侶到義大利戲院去。這位美麗而動人的女郎從來沒有顯得比這一次更為純潔，更為神聖。戲院裏誰也不會相信當天早上馬爾賽對德斯格里昂所說的她的債務的數目。任何人的憂愁都不會到達這個高超而滿充着最為得體的女性的驕傲的額頭。在她身上，一種夢幻的神色好像是

（註一）Plutarche 是希臘的學者，曾著有希臘名人傳，敘述希臘各名人的生平。



被高貴的情緒所熄滅的人世的愛情的反射。大部分的男子都在打東道，認爲美麗的維克杜尼恩是她用來反抗那些確信競爭者的失敗的婦女們的本錢，她們私下裏都和米赤兒——安琪崇拜拉發埃爾一樣的美慕她！她們之中，有的以爲維克杜尼恩之愛慕迪安，這是因爲她的頭髮，人家說她有全法蘭西最好看的金栗色的頭髮，有的以爲她的最大的功蹟就是她的白皙，因爲她並不是長得美，而是穿得好；有的以爲維克杜尼恩愛她的腳，這是她唯一長得好看的一部分，她的臉是扁平的。但是最能描寫現實的巴黎的風尚的，就是一方面，男人們說公爵夫人供給維克杜尼恩的修奢；一方面，女人們卻告訴人家聽維克杜尼恩付了一切裝飾這位天使的翅膀的費用，正如拉斯迪額所說的一樣。

公爵夫人的債務比自己債務還要緊迫的壓在他的身上，回來的時候，維克杜尼恩二十次在他的嘴唇上掛着一個問題，想要著手解決這個事項；但是每一次這問題都在車燈微光的照耀之下的這位神仙一般的女郎的態度之前消滅了，她是用情慾來動人的，在她身上，這情慾總好像是強烈的拔除了她那聖母一般的貞潔。公爵夫人沒有做下錯處，來談論自己的德性，來談論自己的天使一般的狀態，正如摹倣她的外省的女人一樣；她是更能幹的，她使她所要爲他犧牲的人想到這上面來。六個月之後，她就裝做把最純潔的手上的接吻看做是最大的罪惡的神氣，她用一種絕技來實踐強取寵幸，人們沒有法子不相信她後來要比從前更爲接近於天使。只有相當堅強的巴黎女人才能够隨時給月亮獻上一個新鮮的情趣，才能够把天星加以浪漫化，才能够隨

時在同一的黑炭袋裏打滾，而更爲潔白的出來。這是理性的，巴黎的文化的最高的頂峯。萊茵河彼岸或是英吉利海峽那邊的女人們都相信她們所誦讀的廢話，然而巴黎的女人卻使她們的情人相信這些廢話，要使她們變成幸福的，給她們阿諛她們的一切世俗上和精神上的虛榮。有的人想要減低公爵夫人的功蹟，認爲她是第一個受她自己的邪術所欺騙的傻子。這是多麼帶有侮辱性的毀謗啊！公爵夫人什麼也不相信，她只相信她自己。

在一八二三至一八二四之間的冬季開始來臨的時候，維克杜尼恩在諸位客禮銀行裏短了二十萬佛郎的結欠，是齊斯納爾和阿爾孟德小姐所不知道的。爲着瞞蔽他所汲取的財源起見，他就讓齊斯納爾不時不時的給他寄兩千佛郎來；他給他的可憐的父親和他的姑母寫了許多撒謊的信，讓他們快樂的活着，好像大部分快樂的人一樣的被騙。只有一個人知道巴黎生活的誘惑所要給這個偉大的貴族的家庭預備好的一個可怕的慘劇。晚上走過古物陳列室前面的時候，古瓦西埃就快樂得只管擦着手掌，他希望到達他的目的。他的目的並不是德斯格里昂家的毀滅，而是這一家的受辱；那時候，他本能的感覺到他的報仇，他嗅知這報仇總之，自從他知道年青伯爵負有許多可以壓死他的債務的重量之後，他對於這報仇就覺得有把握了。他拿刺殺他那最爲疾恨的仇人，可敬的齊斯納爾，來開始他的報復。

這位善良的老年人住在柏爾蓋伊街一所房瓦高壘，帶有小鋪石院落，院牆之上有薔薇一直爬上第二層



樓的房子裏。房子的後面有一個外省的小花園，四圍是潮溼而黑暗的牆，由黃楊樹的邊界把他分爲幾個扁形的地帶。灰色的纖麗的房門有這個裝有門鈴的透光的柵欄，這門鈴好像是盾式徽章一樣，可以告訴人家：「這裏住有一位法律公證人。」這時候是晚傍五點半鐘，正好是老年人消化晚飯的時刻。齊斯納爾坐在火爐前邊的一張老舊的黑皮靠椅裏；他穿上了畫成靴形的鐵板，是他用來保護他的腿，不讓火燒的。這位好好先生有一種習慣，就是把腳靠在鐵杆上，一邊拌爐火，一邊消化他所吃的東西，他向來吃得太多；他喜歡佳餚美味。咳！除了這小缺點之外，他不是比任何人都完全嗎？他剛喝過他的咖啡，他的老女管家退了出去，帶走了二十年來他所用的吃咖啡的盤子；他在出去參加夜會之前等着他的書記們，他在思索着。請您不要追問他到底在想誰，或在想什麼？過了一天的時光而沒有讓自己說：「他在那兒呢？他做些什麼呢？」是很少有的事。老年人相信他是跟莫夫利額士夫人一同在義大利遊歷。

白手成家而沒有祖傳產業的富人，他們的一個最甜蜜的享受就是回想這財產所給他產生過的苦痛和瞻望他們的厄古的前途；他們享受一切動詞所有的時間。所以，這位可以用一個獨一的忠誠來概括他的一切的情緒的男子一想到他的土地，這樣選擇好，這樣開墾過，這樣費勁買來的土地會使德斯格里昂家的領地擴大的時候，他是有雙重的享受的。坐在老靠椅裏空閒的時候，他就洋洋得意的想到自己的希望；他來回的瞧着他用炭筆所繪畫的大廈和他用心血所給德斯格里昂家重造的大廈。他自己稱頌自己所給本身的生活加上

的意義，一邊幻想着年青伯爵的幸福。齊斯納爾並不缺乏聰明，在這偉大的忠誠之中，他不但有靈魂的活動，同時還有他的驕傲，他就像是那些重造大教堂的石柱而在上面刻下自己的姓名的貴族似的：他要把自己的姓名銘刻在德斯格里昂家的家譜裏，人家會在這裏談到年老的齊斯納爾。

正在這時刻，年老的女管家走了進來，給他顯示非常恐怖的樣子。

「是着了火嗎，碧麗琪特？」齊斯納爾說。

「是跟這差不多相似的事情，」她回答說。「古瓦西埃先生來了，他要跟您談談……」

「古瓦西埃先生！」老年人重複的說，他的心坎是這樣殘暴的受到狐疑的冷刀的戮刺，他甚至於讓他的炭筆墮落在地下。「古瓦西埃先生在這兒，」他想，「他是我們的最大的仇人！」

古瓦西埃就像在庖廚裏嗅到牛奶味的貓一樣的走了進來。他行了一個禮，拿了法律公證人所給他遞過的靠椅，輕輕的坐了下來，給法律公證人遞過一張二十二萬七千佛郎的賬目，利息包括在內，說是維克杜尼恩在他的名義下所開的匯票而預支了去的，他已經付了這匯款，他請求人家立刻還他這一筆錢，不然的話，他就要用最嚴厲的方法來追索德斯格里昂家的儲蓄。齊斯納爾一張一張的摸索着這些凶惡的匯票，一邊問家庭的仇人關於這樁事情的祕密。仇人答應，如果在四十八小時之內還了這一筆款的話，他就沒有什麼說的。他很困難，他短了工廠廠主的錢。古瓦西埃說了一大堆這一類金錢上的困難的話，是債主們和法律公證人們都不



相信的。好好先生的眼睛裏有點酸楚，他忍不住他的眼淚，他只能夠用他所餘下的財產的價值來抵押而還清這一筆款。知道他不容易還清，古瓦西埃就不再有困難，也不再需要錢，他忽然向老法律公證人提議由他來購買產業。這售賣就在兩天之內簽訂合同，辦理完結。可憐的齊斯納爾，他不能夠忍受知道這一家庭的孩子因為欠債而被監禁五年的思想。幾天之後，法律公證人就只剩下他的事務室，他的收入和他的房子了。失去了一切的財產，齊斯納爾在辦公室的黑色榛木壁板之下踱來踱去，瞧着帶有雕刻欄的栗木椽，由窗口看着他的葡萄棚，不再想到他的農場，也不再想到他在查爾所有的親愛的田野了，不想。

「他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的呢？我們得召他回來，替他娶上一個有錢的妻子，」他對自己說，他的眼睛感到辛酸，他的頭部覺到沉重。

他不知道如何接近阿爾孟德小姐，也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告訴她這消息。他，他這位剛用這一家的名義還清了這欠款，他卻因為不知道如何說這些事而發抖。從柏爾蓋伊街走到德斯格里昂公館的時候，這位老年的良善的法律公證人，他的心臟就好像從家裏逃了出來，只能夠在當了母親而變成憂愁之後重回家園的少女一樣的跳悸。

阿爾孟德小姐剛收到一封假仁假義的動人的信，在這封信裏，她的姪兒好像是一個社會上最幸福的人似的。和莫夫利額士夫人一同遊山玩水到義大利去之後，維克杜尼恩就把他的旅行記寄給他的姑母。愛情在

他的一切語句中吐出氣味。有的地方描寫到威尼斯的風景和義大利藝術的傑作的暢快的欣賞；有的地方就有幾頁關於米蘭的屋上圓頂，關於佛羅倫斯的描寫；這裏說些阿比冷的風景，和阿比柏的風景相對立；那裏說些人家可以在自己身邊找到現成的幸福的鄉村，好像基阿發里。這些描寫使可憐的姑母迷醉，她看見有一個天使穿行過這些愛情的國度裏，遣天使的溫柔給這些東西產生了一種熾烈的空氣。阿爾孟德小姐默默的吞下了這封長信，正如一位賢慧，因為逆意的情感而成熟，因為長久的快樂而為家庭的願望而犧牲的女郎所應當做的一樣。她沒有公爵夫人那樣的天使一般的神色，她好像是這些筆直，瘦小而突出的黃色小塑像。就是精巧的藝術家安放在大教堂的某些角落裏的小塑像，在這些角落底下往往因為潮溼而生長了許多牽牛花，總有一天可以形成一隻藍色的美鐘，來遮蓋這些塑像。這時候，這鐘形的花朵就在這位聖女的眼前開放：阿爾孟德小姐幻想着喜歡這一對美滿的情侶，她並不覺得一位有夫之婦對於維克杜尼恩的愛情是有罪的，然而她會這樣的責罵過別人；可是在現在的情形之下，不愛她的姪兒倒反而是罪惡。姑母們，母親們，姊妹們，她們對於她們的姪兒，她們的兒子，她們的弟兄都有一部分特殊的法典。所以，她就覺得自己是處在女神在威尼斯大運河的兩岸之間所建築的天宮的中間。她就在維克杜尼恩的扁形船上，維克杜尼恩好像對她說他是如何高興的。在她的手中感覺到公爵夫人的美麗的纖手，能够被愛而在義大利諸海之中令人愛慕的王后的懷抱之中遊行着。正在她享受這天使一般的全福的當兒，在走廊的盡頭卻出現了齊斯納爾，咳沙礫在他的脚下作響，好像



是從死神的沙漏之上墮落下來，沙礫一般，又好像是她用沒有穿上鞋子的腳來研末的沙礫一樣。齊斯納爾的腳聲和他那失望可怕的神色使老小姐發生了一種殘暴的情感，是把靈魂所送到夢鄉裏的感覺召回之後所生的結果。

「他怎麼啦？」她喊道，好像心坎上受到一個打擊似的。

「一切都完了！」齊斯納爾說。「如果我們不想方法的話，伯爵先生一定會使家庭受到侮辱。」

他就拿出匯票給她看，用幾句簡單而有力動人的話，語描寫了幾天以來他所受到的苦楚。

「這不幸的人，他騙了我們啦！」阿爾孟德小姐喊道，她的心臟在巨浪滾來的血潮的澎湃之下腫脹了。

「就說是我的罪過罷，小姐。」老年人用高慷的聲音接着說，「我們把他養成了習慣，去滿足他的欲望；他需要嚴厲的指導，然而您我都不能夠勝任，因為您是一位女郎而他也不聽我的話：他沒有母親。」

「家道衰微的貴族是有可怕的命運呀！」阿爾孟德小姐兩眼流淚的說。

正在這時候，侯爵出現了。他剛從散步場上回來。當老年人散步的時候，他一邊還念着他的兒子用貴族的觀點給他描寫旅行的情況的書信。據說，維克杜尼恩在熱內瓦，在杜靈，在米蘭，在佛羅倫斯，在威尼斯，在羅馬，在拿坡爾地都受到義大利最高貴的家庭的招待；他之所以能夠受到他們的逢迎都是因為他的家望，同時也許也因為公爵夫人。總之，他在那裏很威嚴的顯示過，正如一位德斯格里昂家的少爺所應當顯示的一樣。

「你一定會做些傻事，齊斯納爾，」他對老法律公證人說。

阿爾孟德小姐給齊斯納爾做了一個暗號，一個熱烈而可怕的暗號，是兩個人所共同了解的，這位可憐的父親，這一隻封建的光榮的花朵，他得和他的幻想一同死去。高貴的法律公證人和高貴的女郎就用一個簡簡單單的點頭來簽訂他們之間的一個默認的忠誠的契約。

「啊！齊斯納爾，當特里微爾元帥效忠法蘭西和巴耶爾一樣聽從一位德斯格里昂的命令的時候，十五世紀左右的德斯格里昂家裏人卻並不是這個樣子到義大利去的；另一個時代，另一種歡樂。然而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卻比得上施披諾拉侯爵夫人。」

站立在世系樹之上的老年人就用一種自負的神氣來平衡自己的體重，好像那裏還有施披諾拉侯爵夫人似的，好像他還佔有近代的公爵夫人似的，當兩位憂愁的人單獨留下，坐在同一的長凳上，集中在同一的思想上時候，他們就花了很長的時間彼此說了一些空泛而毫無意義的話，瞧着這位幸福的父親好像對自己說話似的，指手畫腳的走了出去。

「他會弄到什麼地步呢？」阿爾孟德小姐說。

「古瓦西埃已經給諸位客禮下命令，叫他們不要再給他交付沒有他的通知書的款項，」齊斯納爾回答說。



「他短了債罷？」阿爾孟德小姐接着說。

「我恐怕是。」

「如果沒有了財源，他要怎麼辦呢？」

「我甚至於不敢回答我自己這個問題。」

「可是，我們得把他從這種生活裏拉出來，把他帶回這裏來，因為他會弄到什麼也沒有的地步。」

「而且會弄到什麼信任也沒有的地步。」齊斯納爾悲傷的重複說。

阿爾孟德小姐還不懂得，她不能懂得這句話的意義。

「得用什麼法子把他從這位女人手裏搶回來呢？從這位可以誘惑他的公爵夫人手裏搶回來呢？」她說，「他會因為要留在她身邊而做下許多罪惡。」齊斯納爾說，他在想方法從忍受得了的拐灣的說法講到不能忍受的意見上面來。

「許多罪惡！」阿爾孟德小姐接着說。「啊！齊斯納爾，這想法只能夠從您口裏說出來。」她加上一句話，給他投去一道逼人的眼色，這是女人們可以用來恫嚇天神的眼色。「紳士們不會犯其他的罪，他們只能夠犯所謂的賣國罪，人家也就會因此而把他的頭顱砍斷在黑布之上，好像殺國王一樣。」

「時代已經改變了，」齊斯納爾搖了搖因為維克杜尼恩而掉落了最後的頭髮的頭說。「我們殉國的國

王並不像英吉利的查禮那樣的死法。」

這個思考平靜了貴族小姐的憤怒，她不禁顫慄起來，還不相信齊斯納爾所說的意見。

「我們明天再決定罷，」她說，「我們得想一想。如果發生什麼不幸的話，我們還有我們的財產哩。」

「是的，」齊斯納爾接着說，「您和侯爵先生的財產是公有不分的，其中的大部分是屬於您的，您可以不必告訴他而把這財產抵押出去。」

夜會的時候，魏斯特禮微西，波斯頓，骰子戲的賭友們都注意到阿爾孟德小姐平常那樣平靜，那樣潔淨的臉紋裏有一些激動的神色。

「可憐的高超的女孩子，」年老的卡特蘭侯爵夫人說，「她還得苦惱。一位女人總不知道爲什麼她得獻身爲家庭而犧牲。」

第二天和齊斯納爾商議的結果，阿爾孟德小姐就決定到巴黎去，把她的姪兒從危險中拯救出來。如果有什麼人能够架走維克杜尼恩的話，這難道不就是一個對他有許多母愛的情感的女人嗎？阿爾孟德小姐決定去找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她要坦白的告訴這位女人一切的事情。但是她得找出旅行的藉口，來遮瞞侯爵和全城的人的眼睛。阿爾孟德小姐拿她的一切的貞潔女人的德藻來冒險，讓人家相信她有一種非請教著名的大醫生不可的病症。上帝知道人家到底是不是拿這權事來談論。阿爾孟德小姐看見還有一種她的光榮之



外的光榮也在冒險她走了。齊斯納爾給她帶來他的最後一袋金路易，她取了這金錢，甚至於顯得一點兒也不在意的神氣，好像戴上她的白帽子和她的綉線手套似的。

『多麼勇敢的小姐啊！多麼仁慈啊！』齊斯納爾一邊說，一邊請她坐在車中，同時也把她的女僕送上了車。這女僕就好像是教會的看護婦似的。

正如外省的人計算一切的事情，古瓦西埃也計算了他的報復。在世界上，只有野蠻人，鄉下人，外省人，徹底的從各方面來研究他們的事情；所以，當他們把思想實現為事實的時候，您就可以發現他們的事情都是完全的。在這三種哺乳動物的身邊，外交家只能夠算是小孩子，這三種階級的人有充分的時間，然而這時間的成分卻是那些被迫去思索許多事情，去指導一切活動，去給人間大事做下一切的準備的人們所缺乏的。古瓦西埃到底是算準了他所預先看到容易讓他報復的可憐的維克杜尼恩的心呢，還是利用幾年來他所探伺的偶然的機遇呢？當然，在準備這打擊的步驟之中，我們可以找到一個足以證明他的才幹的細節。到底是誰給古瓦西埃通氣呢？是不是諸位客禮呢？是不是在巴黎念完法學的郎塞勒法院院長的兒子呢？古瓦西埃知道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遇到最後的困難，又知道德斯格里昂伯爵受窮苦的吞嚥（這窮苦的可怕和他的巧妙的掩飾是同樣的程度的），他就給維克杜尼恩寫一封信，告訴他從此之後不准他再向諸位客禮借錢使用。這位不幸的青年施展精神，假裝闊綽。這封告訴他的犧牲者說諸位客禮不會再給他交付沒有通知書的款項的信，在

過分的敬詞和簽名的公式之間留有一個相當大的空白。把這一段信切斷，就可以很容易的造出一張數目相當大的票據。這一封凶惡的信一直寫到第二張紙的背面上邊，信是摺起來套在信封裏的，背面是空白的。

這封信到達的時候，維克杜尼恩剛好輾轉在失望的溝壑裏。混過了兩年最歡樂，最快感，最不費心思，最奢華的生活之後，他卻看到自己面臨着一個無法開交的窮困，絕對沒有得到金錢的可能性。旅行並不是沒有經過許多經濟上的蝸蟻而完結的。在公爵夫人的援助之下，伯爵非常困難的從幾家銀行裏強取到一些錢款。這些錢款是用匯票的方式取出的，他們用最嚴厲的面目和銀行方面跟商事法庭方面的不可和解的追索一同站在他的面前。在這最後的享受之中，這位不幸的孩子已經感覺到協統的寶劍的尖端。吃宵夜的時候，他就好像唐璜（註一）一樣的聽見登上樓梯的石像的笨重的腳聲。他不禁感到一種不可言狀的顫抖，是債務的熱風所給他產生的。他只希望偶然的機緣。五年以來，他總是中了彩，他的錢包總是充滿的。他對自己說在齊斯納爾之後就來了古瓦西埃，在古瓦西埃之後，一定會噴出另外一個金鑽。此外，他還贏了許多賭金。賭博已經救過他好幾次了。他常常在瘋狂的希望之下到外僑俱樂部去輸掉了他在魏斯特牌戲中所贏得的一切。兩個

（註一）Don Juan 是西班牙傳說中的人物，據說曾因搶奪烏路亞協統（Ulloa）的女兒而殺死協統。後來曾邀請他的犧牲者的石像赴宴。



月以來，他的生活頗爲類似莫沙爾的唐璜的不朽的尾聲！這一段音樂應當可以使那些爬到維克杜尼恩在那裏掙扎的地位的人們發抖。如果有什麼東西可以證明音樂的力量，這難道不就是極端縱慾的生活所產生的這種紊亂困苦的表達嗎？這難道不就是描寫不顧一切的欠債，決鬥，行騙，做壞事的驚人的圖像嗎？在這一段樂曲中，莫沙爾是莫利哀的幸運的競爭者。這一段可怕的尾聲是熱烈的，奮激的，失望的，狂樂的，滿充着駭人的幽靈和哀怨的女鬼，表現出一種由宵夜的濃酒而鼓勵的最後的企圖，一種瘋狂的防衛；這整篇的凶惡的詩章，卻由維克杜尼恩一個人單獨來演奏！他看出自己是孤單的，被棄的，沒有朋友的，站在一塊上面寫有書尾上所有的完了，這個語詞的石頭之前。是的！他的一切都要完了。他看見冷淡而嘲諷的眼色，他的同伴用以歡迎他的悲慘的遭遇的微笑。他知道從那些在巴黎給交易所所鋪的綠色毯上，在沙龍裏，在社會中，在到處隨便揮霍巨資的人裏，沒有一個人可以從中分出一張鈔票來救援一位朋友。齊斯納爾應當是已經破產了，維克杜尼恩已經把齊斯納爾吃光了。在義大利戲院的包廂裏，他們的幸福總是全廳的人所羨慕的，當他在這包廂裏給公爵夫人微笑的時候，一切的興奮激動他的心坎，把他瓜分了。總之，爲着解釋他這位愛惜生命到懶於保全生命的地步的人，在懷疑失望的深坑裏輾轉到什麼地步起見，（這位天使給他把這深坑弄得這樣的美麗啊！）好！他就瞧着他的手槍，他甚至於懷有自殺的念頭，他這位色情狂的壞傢伙，這位侮辱家望的浪子，他這位不會忍受辱罵的貴公子，他對自己說了許多只有自己說給自己聽的勸諫。他把古瓦西埃的信翻開放在床上。

瑟芬把這封信交給他的時候，正好是九點鐘。他已經從音樂廳回來睡了，雖然他的家當已經被人沒收了；然而他倒和公爵夫人在幾小時的宮廷的宴會，狂歡的跳舞會，最爲繁華的夜會之後都到那裏去縱情的那間小屋裏混過。面子算是非常巧妙的保住了。這間小屋是一間屋頂房，表面上是粗俗的，然而倒是用印度的仙女來裝飾的，而且進來的時候也不得不在這裏低下她那滿插羽毛花朵的頭。滅亡的前夜，伯爵想要跟這風流雅緻的鳥巢告別。這鳥巢是他所建造的，他會把這鳥巢弄成一首配得起他的天使的詩章；然而從此之後，在這裏，那可愛而破不幸打破的卵子卻孵化不出白色的飛鴿，光禿的班加爾鳥，赤鶴，生命的最後日子裏還在我們頭上飛翔的成千的異禽。咳！在三天之內，他就得逃走了，因爲給借放高利貸的人所簽的借據而要被迫索的最後的期限已經到來了。

他的腦筋裏忽然想起了一個凶惡的念頭和公爵夫人一同逃走，一同到北美洲或是南美洲的邊僻的地方，一個無人知曉的角落裏去生活；但是得隨身帶有一筆財富一同的逃走，讓這些債權人鼻子朝着他們的契約發呆。

爲着實現這計劃起見，他只要切斷這封簽有古瓦西埃名字的信的下端，假造一張票據，拿到諸位客禮的銀行去就行了。這是一個可怕的鬭爭，在這鬭爭裏，流有無數的眼淚，而宗族的聲望也終於勝利了，不過是有條件的勝利罷了。維克杜尼恩要知道他的美麗的迪安的真意，他只能夠在她同意他們的私奔之下來實行他的



計劃。

他到聖奧瑞利鎮街公爵夫人的家裏來；他在那些他用專誠的愛護（不只是用金錢而已）所弄到的媚人的晨裝裏找到了她，這些晨裝可以允許她自早上十一點鐘起開始施展她的天使的權力。

莫夫利額士夫人半昏半沉的思索着；同樣的憂愁吞噬着她，但是她卻勇敢的忍受着。生理學家在女人的身體上曾經注意過幾個特殊的組織，其中的一個就有我也說不出來的如何的可怕的成分，有靈魂的活力，觀察的敏悟，果斷的精神，無憂無慮的態度，特別對於某些事情有決心，可以驚嚇一位男子的決心。這些機能就隱藏在最爲溫柔的虛弱的外表之下。這些婦女，只有這些婦女可以使步風所認爲只存在於男性之中的兩個人結合或是爭鬪。其他的婦女就是純粹的女性了；她們是完全溫柔的，完全母性的，完全忠誠的，完全無能的或是煩擾的；她們的神經和她們的血液相和合，而她們的血液又和她們的腦筋相調和。但是像公爵夫人這樣的女人卻可以走到最高的感覺，而又可以證明她是如何的自私而無感情。莫利哀的一個光榮就是他能够非常巧妙的描寫這些婦女的天性，不過這只是一方面的描寫罷了。他把這些婦女的天性表現在他所雕琢的最偉大的人物之上：薛麗曼！薛麗曼之代表貴族婦人，正如菲加羅這第二的巴奴爾赤之代表民衆一樣。所以在許多債務的重壓之下，這位公爵夫人就對自己下了命令，只能够在一個單獨的時刻之中爲着下決心而想到這些雪崩一般的憂慮，這簡直就和拿破崙有意的忘記，又有意的負起思想的重擔一樣。她有機能可以把自己和自己

隔開，而在幾步之外看到慘劇的來臨，不要把自己沉埋在底下。這的確是偉大的，然而在一個人方面卻是可怕的。在她醒來想起一切的念頭的時刻和她穿好衣服細心打扮的時刻之間，她就看着她的危險的整個的範圍，可怕的失敗的可能性。她想逃到外國去，或是走到國王面前對他宣布自己的債務，或是引誘一位迪葉，一位儒僧莊而在交易所裏賭博來找還錢的辦法；用他所要送給她的金子，中產階級的銀行家一定會變成相當的聰明，只希望生產一些利益，而絕不談到損失，這是可以使一切灣曲的精明。這些方法，這個慘劇，這一切都鎮定而冷靜的被她決定了，沒有顫慄。正如博物學家捕捉最莊嚴的蝴蝶而用一條別針把牠釘在棉布上一般，莫夫利額士夫人也把她的愛情從心中取掉，來想像當時的需要，等着去重新進行她的美麗的愛情，只要她能够保住她的公爵夫人的冠冕的話。她沒有李慈劉只對約瑟司鐸述說，拿破崙最初瞞着一切的人的猶豫；她對自己說：『或者這樣，或者那樣。』維克杜尼恩進來的時候，她正在火爐的一角上，吩咐人家給她穿衣服，預備到樹林去，如果天氣好的話。

雖然有許多潛伏的能力，雖然有這樣活躍的精神，伯爵卻變成這位婦女所應當變成的那個樣子：他的心臟跳悸，他在花花公子的戎裝裏流汗，他還不敢伸出手去敲打那一塊掉了下來就可以使支持他們的共同存在的金字塔崩塌的石頭；爲着探聽真意，他是費了多少的勁兒呀！最堅強的男子都喜歡在某些事情方面來欺騙自己，在這些事情中，公認的真理會使他們屈服，會使他們自己攻擊自己。維克杜尼恩逼着自己的狐疑到確



切的地上來。他說出一句招禍的話。

「您有什麼事呀？」這是莫夫利額士·迪安看見她的親愛的維克杜尼恩時所發出的第一句話。

「可是，親愛的迪安，我陷在最困難的境地裏，就是一個沉在水底喝最後一口水的人也比我幸福。」

「嘿！」她說，「哭窮罷？您是一個孩子。咱們瞧，您說您是什麼事呀？」

「債務逼死我，我已經碰了壁了。」

「不，只是這樁事情嗎？」她微笑的說。「一切關於金錢的事情總會了結的，不是這個方法了結，就是那個方法了結，只有心靈的慘劇是無法補救的。」

突然讓她了解他的地位之後，他就從容不迫了。維克杜尼恩用他的才幹和他的精神把這三十個月的光耀的生活的地氈翻開，然而卻是從反面打開的。他在他的敘述中展開一切人在危急的時候都沒有缺乏的應時的詩章，他知道用他對事物和人衆的雅緻的輕蔑來裝飾他的故事。這是貴族的派頭。公爵夫人聽着他，好像她懂得聽他似的，她把手肘靠在她的高膝上，她的脚靠在凳子上。她的手指極有風韻的托着她的頰部。她的兩眸呆釘着伯爵的眼睛，但是無數的情感卻在他們的眼藍之下顯示着，好像兩朵雲彩之間的風波的微光一般。她的額頭是鎮靜的，她的嘴部是莊嚴而注精會神的，而賦有愛情的，她的嘴唇因為維克杜尼恩的嘴唇的轉動而沉默。這樣傾聽他，您知道，這可以使人相信有神聖的愛情自這心中流出。所以，當伯爵對這個和他的靈魂相

結合的靈魂提議私奔的時候，他就不得不嚷着說：

「您真是一個天使啊！」

還沒有開口說話的美麗的莫夫利額士夫人也只好回答了。

「好好，」公爵夫人說，她不是獻身於她口頭上所說的愛情，而是計劃着她自己心裏知道的深刻的陰謀。問題不在乎這個，我的朋友……（天使只不過是個而已。）咱們替你想罷。是的，我們可以走了，越早越好。請您佈置一切罷：我要跟您走。把巴黎和社會扔在那裏，真是不錯呀！我要偷偷的準備，讓人家懷疑不出什麼。」

「我要跟您走！」這句話就和這時代馬爾斯所說出來要使成千的觀客顫慄一樣的說了出來。當一位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在這一類的句子中給愛情貢獻一個犧牲的時候，她就算是已經還了她的債了。對她說一些庸俗的瑣話是可能的嗎？維克杜尼恩能夠和計算應用這些方法一樣的隱蔽他們，因為迪安嚴守緘默，並沒有詢問他：正如馬爾賽所說的一樣，她還不外是被請去出席男子們應當給她烹調的盛宴。維克杜尼恩不願意在沒有證明這允許之前走了：他得從他的幸福中汲取一些勇氣，來決定一個行動，這個行動，依據他所說的，是會被人誤會的；但是他總在計算倚靠他的姑母，他的父親來阻止這樁事情，這計算是他拿來決定一切的理性，他甚至於計算依靠齊斯納爾來發明一些和解的方法。並且，這樁事情也是唯有拿家庭的土地來抵押借款的



方法。伯爵和公爵夫人可以利用這三十萬佛郎到威尼斯的一個宮殿裏去過一個幸福而隱藏的生活；他們可以在那裏忘記了宇宙間的一切！他們互相預先述說他們的故事。

第二天，維克杜尼恩開了一張三十萬佛郎的票據，他提了這張票據到諸位客禮銀行裏去。諸位客禮照數的付了款；這時候，他們有古瓦西埃的存款；但是他們卻寫信通知古瓦西埃，叫他不要沒有他們的通告就隨便請他們付款。古瓦西埃非常的驚愕，他向他們算賬，他們也就把這賬目送給他。這賬目給他解釋了一切：他的報復算是失敗了。

維克杜尼恩有了他的錢之後，他就把錢帶到莫夫利額士夫人家裏來，夫人把銀行的鈔票鎖在寫字檯裏，而要於最後一次在音樂廳裏觀劇的時候對社會說聲再見。維克杜尼恩是空想的，疏忽的，憂愁的；他開始思索了。他想他在公爵夫人包廂裏的坐位會花費他很多的錢，他想他最好是把這三十萬佛郎放在安全的地方之後坐着郵車跑回去，跪在齊斯納爾腳前，給他供述自己的困難。散場之前，公爵夫人忍不住又給維克杜尼恩投去一道可敬的眼色，給他表現她還願望給她這樣愛好的鳥巢說聲再見！過於年青的伯爵又損失了一個夜晚的時間。第二天三點鐘，他又到莫夫利額士公館來聽取公爵夫人的命令，要在半夜裏動身。

「我們爲什麼要走呢？」她說。「我很費點心想過這個問題。包西恩子爵夫人和蘭齊公爵夫人都失蹤了。我的私奔未免有點隨俗的神氣。我們可以硬着頭皮來頂風波。這比較的完美得多。我相信我們一定能成功。」

維克杜尼恩目眩眼花，他好像覺得他的皮膚都分解了，他的血液都在各血管裏狂流。

「您怎麼啦？」美麗的迪安看見一切的女人都不要的猶豫，就驚愕的嚷着。

對於女人所有的一切的幻想，能幹的男子最初都說「是」，然後再給她們指示「不是」的動機，讓她們有權利去無限制的改變她們的思想，她們的決定和她們的情感。維克杜尼恩第一次發怒，但是這卻是弱者和詩人的怒氣，有雨有閃電而沒有雷鳴的風波。他責難這位天使的失信，因為他曾為這天使而把他的生命，家族的榮光來冒險。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她說，「十八個月的溫柔的生活之後，我們原來是這麼一個結果！您讓我苦痛，您太讓我苦痛了。請您滾您的罷！我不願意再看見您。我還以為您愛我，原來您並不愛我。」

「我並不愛您嗎？」他聽到這句責罵，不禁驚愕的問。

「是的，您不愛我，先生。」

「還不止愛您哩！」他喊道。「啊！要是您知道我剛為您做的事情的話！」

「呃，您到底為我做了些什麼呀，先生？」她說：「好像人家不應當為一個為您做了許多事情的女郎做一切的事情似的。」

「您不配知道這樁事！」瘋狂的維克杜尼恩喊道。



「啊！」

在這高妙的「啊！」之後，迪安就斜着腦袋，把他抱在兩隻手裏，保持着冷淡，呆定，難於和解的態度，好像那些不同情人世的任何情感的天使也應當這樣保持似的。當維克杜尼恩看見這位女郎這樣可怕的姿勢的時候，他就忘記了他的危險。他是不是得來虐待這個世界上最具天使性質的女郎呢？他要她的寬赦；他就跪在莫夫利額士·迪安的腳前，吻着她的腳；他懇求她的寬赦，他哭了。這不幸的孩子留在那裏兩個鐘頭，做了成千的瘋狂的舉動，然而他總找到冷酷的臉孔，不時不時的流着粗大寂靜的淚珠的眼睛。這眼淚一流出來就由她加以拂拭，免得讓卑賤的愛人來接。公爵夫人裝出這種可以使婦女變成莊嚴神聖的女郎的苦痛。兩個鐘頭之後又來了兩個鐘頭。然後，伯爵就握着迪安的手，他覺得這手是冰冷而沒有靈魂的。這滿充着寶庫的美麗的手就好像是一塊軟木似的：他並沒有表達任何的思念，他並不是人家伸過來的，乃是被伯爵抓過來的。他沒有生命了，他不會思想了。他再也看不見太陽了。怎麼辦呢？得下什麼主意呢？

一個整夜裏偷了王家圖書館的金質勳章的徒刑第二天早上就來請求他的老實的兄弟把這些勳章來鑄化；他聽見他的兄弟說：「怎麼辦呢？」而回答說：「給我弄點咖啡罷。」在維克杜尼恩所有的這種機緣之下，爲着保持冷靜起見，一個人就得有這位徒刑的同樣的組織。然而維克杜尼恩卻墮在呆笨的驚怖之中，這驚怖的暗影就蔽住了他的精神。在這灰色的雲霧之上就飛揚着他要對他們告別的歡樂的影像，正如拉發埃爾佈

置在黑底之上的肖像一般。

公爵夫人又嚴酷，又瞧不起人的樣子，她一邊舞弄着肩帶的一端，一邊對維克杜尼恩射去幾道憤怒的眼神，她用她的人世的回憶來撒嬌，她對她的情人說到他的情敵，好像這憤怒使她決定從這些情敵之中找出一個來代替一個可以在一刻鐘之中否認二十八個月的愛情的男子似的。

「啊！」她說：這位這樣忠實於莫爾梭夫夫人的可愛的小王地尼斯·非力士絕不會演出這一幕劇！他講愛情，他馬爾賽，這位可怕的馬爾賽，大家都說他是老虎，然而他倒是一位虐待男子而嫵媚女人的堅強的男子。漢孟特里物會在他的脚下因為發怒而踏碎了蘭齊公爵夫人，好像奧塞羅殺死德黛孟一樣，這發怒至少可以證明他的過度的愛情：這不像吵架那樣的沒出息！讓人家這樣的踏碎倒是頂愉快的！短小清瘦而纖弱的金栗髮的男子們喜歡擾攪女人，他們只能夠統治這些脆弱的女郎；他們之所以講愛情，是要找到一個理由來相信自己是男子。愛情的苛虐是他們所有的唯一的施展權力的機會。她不知道為什麼她得受一位金栗髮男子的統治。馬爾賽，孟特里物，王地尼斯，這些棕色髮的美男子，他們的眼睛裏有太陽一般的光芒。

這一大堆的諷刺就好像是槍彈一般的叫響着。迪安在每一句話裏都放出一二條箭矢：她一個人強迫對方屈服，一個人戮刺對方，一個人傷害對方，好像十個野蠻人要給縛在架上的仇人苦痛時給對方的傷害似的。伯爵忍不住發出狂叫說：「您發瘋了！」然後就出去了。上帝知道他是在那一種狀態之下出去的！他好像



從來沒有牽過馬一般的拉着他的馬。他撞破許多的車輛，他在路易十五廣場上碰在界石上，他不知道自己到那裏去，就這樣的走。他的馬覺得沒有人制御，就從奧爾賽堤岸那一邊跑回馬廐裏去。在大學街裏轉灣的時候，這兩輪輕馬車就被約瑟芬攔住了。

「先生，」老頭兒驚惶失措的說，「您不要回到您家裏去，法院裏已經派人來抓您來了……」

維克杜尼恩認為這逮捕是因為那一張還不能夠送到檢察官手裏的票據，他不知道這是因為幾天以來都在進行合法清算手續真正的匯票，這些匯票的清償是由商事法庭的法警和偵探，執達吏的隨員，承審員，警務員，警察，憲兵和其他社會秩序的代表人來辦理的。正如大部分的罪犯一樣，維克杜尼恩只想到自己的罪行。

「我完了！」他喊道。

「不，伯爵先生，請您向前走，請您到葛蓮納爾街班拉方登旅館去。您可以在那裏找到阿爾孟德小姐，小姐剛到的；她的馬都駕在車上，她在等着您，要帶您走。」

危急的時候，維克杜尼恩抓住了沉沒水中時人家給他手裏所遞來的一枝樹木；他跑到旅館來，在那裏抱着馬德蓮一樣哭泣的姑母；人家一定會說她是她的姪兒的錯過的從犯。兩個人登上了車，一會兒之後，他們就離開了巴黎的境界，來到布勒斯特大道上來了。筋疲力盡的維克杜尼恩還是保守沉默。當姑母和姪兒談論的時候，他們兩個人都不加思索的錯認了把維克杜尼恩投在阿爾孟德小姐手臂中的不幸；姪兒想到自己

的錯過，姑母想到債務和匯票。

「您都知道了嗎，姑姑？」他對她說。

「是的，可憐的孩子，但是我們是在這裏。這時候，我並不罵你，勇敢一點兒。」

「您得把我藏起來。」

「也許……是的，這是一個好主意。」

「我不是能夠沒有讓人家看見而回到齊斯納爾家裏呢？我算我們會在半夜裏到達的。」

「這最好，我們可以更自由來瞞我的哥哥。可憐的天使，他多苦痛啊！」她說着，一邊摸撫着這位敗子。

「噢！現在我懂得什麼是不光榮了，他使我的愛情變冷。」

「不幸的孩子，有多少的幸福，也有多少的窮苦！」

阿爾孟德小姐把姪兒那熱燙的頭部靠在自己的胸口，她吻着這個寒冷而發汗的額頭，好像聖女們把基督放在捲屍布裏時應當接吻他的額頭似的。

根據他的妙算，這位浪子就在夜裏被人送到柏爾蓋伊街的平靜的房子裏，但是偶然的事情使他一到那裏就踩在狼尾上，依照外省人的說法。前一天，齊斯納爾和勒皮禮蘇先生的書記長訂好了售賣事務室的合同，勒皮禮蘇先生是自由黨的法律公證人，正如他是貴族的法律公證人一樣。這位年青的書記家裏很富有，他能



够給齊斯納爾一大筆分期付款的期票：十萬佛郎。

「拿了這十萬佛郎，」老法律公證人一邊擦手，一邊說，「人家就可以還清許多的債務。年青人欠了許多高利貸的款項，我們可以把他們關在這裏。我可以到那邊去，我去讓這些狗屈服。」

齊斯納爾，老實的齊斯納爾，品行高潔的齊斯納爾，莊嚴的齊斯納爾就管他所疼愛的孩子維克杜尼恩伯爵的債權人叫做「狗。」

當阿爾孟德小姐的四輪輕車駛進柏爾蓋伊街的時候，未來的法律公證人剛剛好離開這條街。一切看見一輛四輪輕車在這時刻，在這城中停留在老法律公證人門前的年青人都會自然而然的詫異。這好奇心就够得使書記長停留在一道房門的背後，他在那裏看見是阿爾孟德小姐。

「德斯格里昂·阿爾孟德小姐這個時刻到這裏來！德斯格里昂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啊？」他對自已說。看見是小姐，齊斯納爾就相當神祕的接她進去，把他手裏所提的燈光拿到裏邊去。看見是維克杜尼恩，聽了阿爾孟德小姐朝着他的耳朵所說的第一句話，這位好好先生，就懂得一切了；他瞧着街中，看見她是沉默而清靜的，他就做了一個暗號，年青伯爵也就從四輪輕車裏跳到院子裏。一切的一切都算是失敗了，因為維克杜尼恩的隱匿已經被齊斯納爾的接承人知道了。

「啊！伯爵先生！」當前任的法律公證人把維克杜尼恩安置在齊斯納爾的辦公室後面的一間房子裏的

時候，他這樣的喊道。人家只能够在走過好好先生的身邊之後才能够到這房子裏去的。

「是的，先生，」年青人明白老朋友的嘆息，就回答說，「我沒有聽您的話，我是墮在一個可以毀滅我的地獄裏邊來了。」

「不，不，」好好先生很得意的瞧着阿爾孟德小姐和伯爵。「我已經賣掉了我的事務室了。我工作太久了，我想得休息休息。明天中午就可以有十萬佛郎，有了這些錢，我們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小姐，」他說，「您太累了，請您上車回家去睡覺去罷。明天再辦事好啦。」

「他安穩嗎？」她指着維克杜尼恩回答說。

「是的，」老頭兒說。

她抱吻她的姪兒，在他的額頭上留下幾點淚珠，就出去了。

「好齊斯納爾，在我現在所有的情形之下，您的十萬佛郎有什麼用呢？」當他們開始談論事情的時候，伯爵對他的老朋友說。「我相信您還不知道我的不幸的範圍哩。」

維克杜尼恩解釋他的事情。齊斯納爾大為驚惶。如果沒有忠心的力量來支持他的話，他一定會因爲這打擊而死去。兩行清淚流下他的眼睛，人家會以爲他的睛眼已經乾涸了哩。他又返老還童了一些時刻。有一些時候，他就失去了知覺，就好像一個看見自己的房子着了火，從窗戶裏看見他的兒女的搖籃燃燒，馬匹嘶叫的人



似的。他的脚浮了起來，正如阿米奧所說的，他好像高大了起來，他舉起了他的老手，用失望而瘋狂的姿勢搖動着他的手。

「但望您的父親好好的死去，不知道這樁事情，年青人犯了偽造罪已經够了，別再犯弑父罪逃走嗎？他們可以用缺席的裁判來定您的罪。不幸的孩子，您爲什麼不假造我的簽字呢？我可以付這筆錢，我不會把這票據讓人送到檢察官那裏去！現在我卻沒有辦法了。您把我逼到地獄的最後一個穴洞裏去。古瓦西埃！要弄到什麼地步呢？怎麼辦呢？如果您殺死了什麼人，這還有辦法解釋；可是犯了一樁偽造罪！一樁偽造罪！而且時間，時間這麼樣的過去，」他一邊說，一邊用一種逼人的姿勢指着他的老掛鐘。「現在得有一張假護照；罪過引出罪過得……」他說着，歇了一會兒，「無論如何，得救一救德斯格里昂家的面子。」

「可是，」維克杜尼恩喊道，「錢還存在莫夫利額士夫人家裏哩。」

「啊！」齊斯納爾驚叫着。「好！還有一些兒希望，小小的希望：我們不是可以感動古瓦西埃，收買他嗎？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可以得到家裏的一切的財產。我要到他那裏去，我要喚醒他去，把一切的財產都獻給他。並且，我也不說是您做錯了事，我要說是我犯的罪。我要受罰去搖船去，我已經過了被罰搖船的年紀了，人家只能夠把我關在監獄裏。」

「可是這票據的內容是我親筆寫的，」維克杜尼恩說，他頗爲這種無稽的忠誠驚愕了。

「真傻……對不起，伯爵先生。您得叫約瑟芬寫才行。」瘋狂的老法律公證人驚叫着。「他是個好孩子，他可以端一切的黑鍋。現在算是完了，世界已經崩塌了。」坐了下來，的壓伏了的老頭兒接着說。「古瓦西埃是一隻老虎，我們得當心別叫醒了牠。現在幾點鐘呢？票據在那裏呢？在巴黎，人家可以從客禮銀行裏贖了回來，他們會同意這個的。啊！這是最危險的一樁事，我們所走錯的唯一的一步。總之，得有錢來罷，誰也不知道您在這裏，請您就藏在地窖裏過日子，如果必要的話，我要到巴黎去，跑到巴黎去，我聽見布勒斯特來的郵車的聲音。」

這時刻，老年人又恢復了他的青春，他的活動，他的堅毅的機能；他自己打了一包行李，取了金錢，把他的義子關在一間小房子裏，在那裏放下一塊六磅重的麵包。

「別作聲，」他對他說，「躲在裏邊一直等到我回來的時候為止，晚上別點燈，不然的話，您就得坐監去！您聽見我說沒有，伯爵先生？是的，坐監去，如果在我們這樣一座城市裏，有人知道您在那兒的話。」

然後，他就吩咐女管家告訴人家說他病了，不要招待任何的人，碰回一切的人，把一切的事情都移到三天之後來辦理。吩咐畢，齊斯納爾就離開自己的家出去了。他去引誘郵站的管理員，給他講一篇故事，因為他有一個小說家的能耐；人家允許他只要有空位，他就可以沒有護照而坐車，他讓人家給他守秘密，不告訴別人這惶惶的旅行。燒燴得很，郵車很快就到來了。



## 五 齊斯納爾救援德斯格里昂

第二天夜裏，法律公證人在巴黎下車，早晨九點鐘，他就到客禮銀行去；他在那裏打聽得不幸的票據已經在三天之前送還給古瓦西埃了；但是，雖然他打聽了他的消息，他卻沒有在那裏說過任何足以招禍的話語。告別這幾位銀行家之前，他問他們如果還了這些款項的話是不是可以將這一張票據弄回來。客禮·佛蘭蘇回答說這票據是屬於古瓦西埃的，只有他有權力留住或是發還。失望的老年人就到公爵夫人家裏來。這時候，莫夫利額士夫人不接見任何的客人。齊斯納爾感覺到時間的寶貴，他坐在接待室裏，寫了幾行字，想方法引誘，迷惑，打趣，吩咐世界上最傲慢，最難於接近的家僕，使這幾行字能夠到達莫夫利額士夫人的眼前。公爵夫人雖然還沒有起床，在全家的極大驚異之下，她卻在臥室裏接見這位穿有黑色襯，摺疊襪，鈎鈕鞋的老頭兒。

「您有什麼事啊，先生？」她說着，在蓬亂裏安放她的姿勢：「他要我怎麼呢，這負恩的孩子？」

「公爵夫人，」好好先生驚喊，「您有我們的十萬厄古。」

「是的，」她說，「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一筆款是一種可以把它們送去受罰搖船的罪過的結果，然而我們之所以犯了這罪過卻是爲的對您的愛慕，」齊斯納爾興奮的說。「您是聰明人，您怎麼會沒有猜到這一層呢？您不應當責罵這位年青人，您應當追問他，乘機阻止他，來救他。現在，噢！但望上帝不要讓這不幸的事情變成不可救藥的！我們此後很需要您利用您在國王身邊的一切資望。」

聽了這一段給她解釋這事情的最初幾句的話語，自覺慚愧和這位這麼多情的情郎有這個行爲的公爵夫人只怕被人家懷疑有共同犯罪的嫌疑。她願意給他證明她保守這筆錢款而沒有動用過，她就忘記了一切的禮儀，沒有考慮到這位法律公證人是個男人：她用這樣強烈的動作打開了她的毛製覆足被，和橫斷拉馬丁書中的插圖的天使一般的走過法律公證人的面前，奮身奔到寫字檯那邊去，而給齊斯納爾遞過這十萬厄古之後，又慚愧的重新躺在床。

「您簡直是一個天使，太太，」他說。（她應當是一切的人的天使！）但是這還沒有完，」法律公證人接着說，「我還得依靠您的幫忙，來救救我們哩。」

「救救您們！我一定可以成功，不然的話，我就寧可結束我的生命。我們得好好的愛戀，不要在犯罪之前退縮。人家是爲了那一個女人才做了這樣的事情呢？可憐的孩子！您去吧，別遲誤了時間，親愛的齊斯納爾先生。請



您相信我就和相信您自己一樣。」

「公爵夫人！公爵夫人！」

年老的法律公證人說不出其他的話，因為他太感動了。他哭了，他極想跳舞，但是他又怕要發瘋，他就忍住了。

「咱們兩個人，咱們可以救救他，」他一邊說，一邊走了出去。

齊斯納爾立刻就去探望約瑟芬，約瑟芬給他打開了放置年青伯爵的紙張的寫字檯和書棹的抽屜，他在那裏非常憐憫的找到了一些古瓦西埃和諸位客禮的信，這些信件可以變成有用的。然後，他就在公共馬車裏弄到一個坐位，立刻動身走了。他特別賞車夫一些兒錢，讓這笨重的慢車能夠和郵車走得同樣的快，因為他碰到兩位和他同樣忙迫的旅客，他們都同意在車裏吃飯，不停車。整條的道路就好像被車吞下去的樣子。離家三天，法律公證人居然又回到他的柏爾蓋伊街來了。這時刻雖然是午夜前十一點鐘，然而這已經是太晚了。齊斯納爾看見他的門口有憲兵，當他跨上門限的時候，他看見年青的伯爵已經在庭院裏被捕了。如果他有力量的話，他一定會殺死這一切的法警和憲兵，然而他卻只能夠跳上抱住維克杜尼恩的頸項。

「如果我不能夠成功來了這樁事情的話，公訴狀沒有起草之前，您就得先行自殺，」他朝着他的耳朵對他說。



齊斯納爾看見他的門口有憲兵。

古物陳列室(P.112)



維克杜尼恩大為驚怖，他只知道瞧着法律公證人，而沒有懂得這句話的意義。

「自殺嗎？」他重複的說。

「是的！如果您沒有這勇氣的話，我的孩子，請您依賴我，」齊斯納爾對他說，緊緊的握着他的手。

雖然這幕景給他產生了多麼大的苦痛，他還能夠兩腿顫抖的站立着，看着他的心愛的養子，德斯格里昂伯爵，這偉大家族的承繼人，在許多憲兵的中間，在城裏警察局的派出所所長，承審員和檢察官公署的執達吏的中間走着。這老年人只在這一隊伍看不見了的時候，只在聽不見這些步聲，恢復寂寞的時候，才重新得到了他的勇氣和智力。

「先生，您要招涼啦，」碧麗琪特喊道。

「請魔鬼帶走您罷！」法律公證人憤怒的叫。

伺候齊斯納爾以來，二十九年中從來沒有聽見過同樣的責罵的碧麗琪特，不由得把燭臺都掉在地下；但是，沒有留心碧麗琪特的驚怖，沒有聽見女管家的嘆息的主人，他就一直望着發爾——諾貝爾河那一邊跑。

「他發瘋了，」她對自己說。「總之，這總有什麼道理。但是，他到那兒去呢？我沒有法子跟着去。他要變成什麼樣子的呢？他不是去投水呢？」

碧麗琪特喚醒了書記長，叫他到河邊去察視。這條河因為一位富有前途的年青的自殺和一位被誘惑的

少女的最近的死亡而變成著名的。齊斯納爾到古瓦西埃公館裏來。除此之外，他沒有其他的希望了。僞造票據的罪犯只能在私人的控告之下才會被追究的。如果古瓦西埃願意援助的話，這控告還可以把他說成一種誤會，齊斯納爾還希望用金錢來收買這個人。

這一天的夜會，古瓦西埃先生和古瓦西埃夫人家裏來了比平日還要多的客人。雖然這樁事情是在法院院長郎塞勒先生，首席檢事蘇發志先生和因為投票不當而被免職的前任抵押物管理員古德萊先生之間嚴守秘密，然而郎塞勒夫人和古德萊夫人卻把他偷偷的告訴給一兩位親密的朋友。所以，這消息就在貴族和那些到古瓦西埃先生家裏來聚會的中產階級所湊成的會社裏傳播起來了。大家都感覺到這種事情的嚴重性，誰也不敢公開的談論。並且，古瓦西埃夫人和上流貴族的關係是誰也知道的，結果人家好容易才敢碰巧的耳語幾句關於德斯格里昂家的不幸，來問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對這事情感覺興趣的主要的人物都在等着善良的古瓦西埃夫人退到她的臥室去，到遠離丈夫的視線的地方去完成她的宗教的禮節，因而能够互相談論這事情。

公館主婦走了的時候，知道清楚這秘密和這偉大的工業家的計劃的古瓦西埃派的黨羽正好在算賬；他們看見客廳裏還有幾個因為他們的意見和他們的利益而使他們覺得可疑的人物；他們於是又繼續賭錢。十點半左右，剩下的客人只有一些親密的朋友了：蘇發志先生，豫審推事卡莫蘇先生和他的妻子，郎塞勒先生



夫婦他們的兒子發邊，古德萊先生夫婦，一位老審判官的長子布郎德·約瑟，一共十個人。

人家就敘述達利蘭的故事，說是一天不幸的夜裏，清晨三點鐘的時分，在呂茵公爵夫人家裏賭錢的達利蘭忽然中止了賭戲，把他的錢放在棹上，問賭徒們說到底剛地王子除了英堅公爵以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兒子。呂茵夫人回答說：「您爲什麼問這個您知道得這樣清楚的問題呢？」——「這是因爲，如果王子沒有其他的兒子的話，剛地這一族就算是完了。」

一刻鐘的寂寞之後，大家又開始賭錢了。

郎塞勒法院院長是用這樣的動作來進行的，這也許是因爲他懂得現代歷史的事蹟，也許是因爲這些賦有小聰明的人在政治生活的表達上都有點大智的作風。他瞧了瞧他的錶，打斷了波斯頓牌戲，說：

「這時候，人家正在逮捕德斯格里昂伯爵，這一家這樣驕傲的家庭從此是永遠不光榮了。」

「所以，您就對這孩子下了手嗎？」古德萊快樂的叫着說。

一切在座的人，除了院長，檢事 and 古德萊之外，都顯得驚愕的樣子。

「他剛剛在齊斯納爾家裏被捕，他就藏在那裏。」檢事說着，他的神色就好像是一個可以當警察總長的能幹而沒有被人賞識的人似的。

這位首席檢事蘇發志先生是一個年紀二十五歲的青年，清瘦而高大的身材，橄欖形的長臉，漆黑而捲曲

的頭髮，深陷的眼睛就框在一個棕色的大環的下面，這環上又加了一層波形的灰色的眉毛。他有一隻鷹嘴鼻，狹小的嘴，爲研究而變薄，爲野心而變凹的雙頰。他是那些等待時機，便着用一切的手段去飛黃騰達，然而卻保留在可能的界限之內，合法的禮節之中的次等的人物的一個典型。他那自大的神氣非常明顯的顯示出他的奴隸性的辯才。年青伯爵的隱匿的祕密是齊斯納爾的承接人告訴他知道的，他也頗以深知這祕密爲榮。這消息非常強烈的驚愕了豫審推事卡莫蘇先生，推事在蘇發志的公訴之下，就發出了這樣迅速預備好的拘票。卡莫蘇是年紀三十歲上下的男子，細小而已經肥胖了的身軀，金栗色的頭髮，柔軟的肌肉，好像那些關在衙門裏，法庭內的法官們所有的一樣的青灰色的臉色。他有發黃而明澈的細小的眼睛，滿充着看來好像是狡猾的疑懼。

卡莫蘇夫人瞧了她的丈夫一眼，好像是對他說：「我沒有說錯罷。」

「所以，事情就要發生了嗎？」豫審推事說。

「您還有懷疑嗎？」古德萊接着說。「一切都已完畢了，因爲人家已經抓住了伯爵。」

「我們還有承審員，」卡莫蘇先生說。「關於這樁事情，行政長官先生會用他給檢察官公署所送去的否認狀和被告的否認狀來把這事情安排得只剩下一些贊同赦免的人。——我的意見是用和解來解決這問題，」他轉過身，來對古瓦西埃說。



「和解」院長說，「然而官司已經打上了。」

「無論是赦免也好，或是受罰也好，德斯格里昂伯爵都是同樣的受辱，」檢事說。

「我是民事原告人，」古瓦西埃說，「我可以找到一個杜賓。」（註一）我們以後可以看着德斯格里昂家要怎麼樣的排脫他的利爪。」

「他們會懂得辯護的，他們會到巴黎去找一個律師。他們會請柏里埃。」（註二）來跟您對抗，」卡莫蘇夫人說。「有好貓，就有好老鼠來對抗。」

古瓦西埃，蘇發志先生和郎塞勒院長看見豫審推事只是蔽在這同一的思想裏。這位年青的少婦拿來給陰謀推翻德斯格里昂家的八個人的臉上投射去她的格言的聲調和態度使他們都產生了一種感情，他們因此也就假裝了起來，因為慣於寺院生活的狡猾的外省人都懂得假裝。窈窕的卡莫蘇夫人注意到這些臉孔的變化，在人家嗅知法官對於古瓦西埃的陰謀將有可能的反對的時候，這些臉孔就裝模作樣起來了。看見她的丈夫揭開了思想的底蘊，她就希望來測量這些仇恨的深度，來猜想古瓦西埃是用什麼利益來聯絡首席檢事，

（註一）Dupin，法國十九世紀初年的一位著名法學家，曾於第一第二帝政之間各時代當過各政府的法官。

（註二）Berryer，法國十九世紀初年的著名的律師，曾為奈伊（Ney）元帥辯護。

使他這樣迅速的發動了一種這樣違反王權的觀點的舉動。

「無論如何，」她說，「如果這一場官司引來了許多巴黎的著名的律師的話，我們也就可以有許多意思的重罪審判庭了；但是這官司一定會在初審法院和王家法院之間了結的。我們可以相信政府一定會用一切的力量偷偷的想方法來拯救一位大家族的少爺，何況這年青人還有莫夫利額士夫人做他的朋友哩。所以，我不相信我們能够在郎德爾諾（註一）給人家說笑話。」

「如果您到那兒去的話，太太，」院長嚴厲的說，「您相信要豫審這案件，要判決這案件的初審法院會受到法律以外的其他的考慮的影響嗎？」

「事情證明相反的情形，」她一邊狡猾的說，一邊給她投射冷酷的眼色的檢事和院長瞧了一眼。

「請您說一說您的理由，太太，」檢事說，「您這樣的說法，就好像您沒有盡您的責任似的。」

「太太所說的話沒有任何的價值，」卡莫蘇說。

「但是院長先生所說的話不是對於一椿還得依據庭訊然後才可以判斷的問題預先加以偏見的判決嗎？」她接着說，「何況這豫審還沒有舉行，而判決也還沒有宣布呢？」

（註一）Landerneau 是一般作家所常提到的地方名，後來就變成代表讓人家說調皮話的地方。



「我們並不是在法院裏，」檢事憤懣的回答說，「並且我們都知道清楚這些事情。」

「檢察官先生還一點兒也不知道哩，」她回答說，嘲弄的瞧了他一眼。「他要立刻從衆議院裏回到這裏來。您已經給他預備好一切了，他一定要親身傳話。」

檢事皺着他那草叢一般的粗眉毛，關心這事情的那些人看見在他的額頭上印有許多遲緩的疑慮的痕跡。他默然不語，人家只聽到分牌和拿牌的聲音。卡莫蘇先生和卡莫蘇夫人看見自己受人這樣冷淡的待遇，就走了出去，讓這些陰謀家自由的談論。

「卡莫蘇，」他的妻子在街裏對他說，「你走得太遠了。你爲什麼要讓這些人懷疑你沒有預聞他們的陰謀呢？他們一定會給你開個大玩笑。」

「他們有什麼法子來反對我呢？我是唯一的豫審推事。」

「他們不是會暗地裏說你的壞話，挑撥人家免除你的職分嗎？」

正在這時刻，這一對夫婦碰到了齊斯納爾。年老的法律公證人認得豫審推事。以熟習於辦事的人的敏悟，他懂得德斯格里昂家的命運就操在這位年青人的掌握之中。

「啊！先生，」好好先生喊道，「我們正在需要您。我只要對您說一句話。——對不起，太太，」他對推事夫人說，架走了她的丈夫。

卡莫蘇夫人是個能幹的謀反人，她瞧着古瓦西埃的房子那一邊，因而能够在有人從那裏出來的時候去打斷這兩個人的密談；但是她有道理的認為他們的仇敵們正在忙於討論她給他們的計畫所投去的意外。齊斯納爾把推事帶到一個黑暗的角落裏，沿着牆根走，而朝近他的耳朵，對他說：

「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的權威，卡迪昂王子的權威，拿發蓮公爵，勒農古爾公爵的權威，司法大臣，掌璽官，國王，一切的權威都是屬於您的，如果您幫助德斯格里昂家的話，」他對他說。「我從巴黎來，我知道一切，我已經跑去對宮廷解釋了一切了。我們相信您，我也要給您保守秘密。如果您當了仇人的話，我明天就要再到巴黎去，而在大臣手裏交給他一張控告初審法院的不信任的訴狀，因為這法院裏有許多的官員毫無疑義的今天晚上就在古瓦西埃家裏喝酒啦，吃飯啦，這都是違反法律的，何況他們都是他的朋友哩。」

如果齊斯納爾有權力的話，他一定會請教皇來干涉；他沒有等到推事的回答就離開他走了，好像一隻小鹿一樣的望着古瓦西埃家裏奔去。推事夫人逼着丈夫把齊斯納爾的密語告訴給她，他服從了，而且又受到了女人們就是有錯的時候也同樣的說出的（不過比較的輕聲一點兒）「我沒有說錯罷，朋友」的攻擊。回到家裏的時候，卡莫蘇承認了他的妻子的高明，而且承認了他有這麼一個妻子的幸福，這種承認無疑的就給兩位夫婦預備了一個快樂的夜晚。齊斯納爾碰到從古瓦西埃家裏出來的一羣他的仇人，他只怕古瓦西埃已經上床睡覺，他認為這是一種不幸，因為他是陷在一個需要快速行動的環境裏。



「開門，依照國王的命令！」他嚷着，對開門的家僕說。

他剛剛在一位富有雄心的年青推事身邊說到國王，他還把這句話留在他的嘴唇上，他錯亂了，他發懵了。人家開了門。法律公證人好像霹靂一般的闖到接待室裏來。

「我的孩子，」他對家僕說，「我給您十萬厄古，如果您能够喚醒古瓦西埃先生，給我把他立刻送走的話。您要對他說什麼就說什麼。」

齊斯納爾開了古瓦西埃的華麗的客廳，看見古瓦西埃一個人大步的在那裏走來走去，他不禁又變成冷靜的了。這兩個人物就用含有二十年仇恨的深度的眼色互相打量了一會兒。一個是把腳踏在德斯格里昂的家望的心上，一個是用獅子一般的力量向前要把他奪回來。

「先生，」齊斯納爾說，「我謙虛的向您致敬。您的控訴狀已經遞進去了嗎？」

「已經遞進去了，先生。」

「什麼時候呢？」

「昨天。」

「除了拘票以外，沒有簽發任何其他法令罷？」

「我這麽想，」古瓦西埃的辯答。

「我來商量。」

「官司已經打上了，重罪公訴就要開庭了，什麼東西也沒有法子阻止。」

「我們不必管這些事情，我聽您的命令，我在您的腳下。」

年老的齊斯納爾跪了下來，他給古瓦西埃伸出懇求的手。

「您要什麼呢？您要我們的財產，我們的別宮嗎？您就都拿去罷，請您撤消訴訟，只給我們留下生命和名譽。」

除了我所給的一切東西之外，我還願意當您的奴才，您可以驅使我。」

古瓦西埃讓老年人跪在地下，自己坐在一張靠椅裏。

「您不是喜歡報仇的人，您是好人，您不至於要跟我們報仇，而不接受一個解決的辦法，」老年人說。「天亮之前，這年青人一定會恢復自由的。」

「全城的人都知道他被捕，」古瓦西埃說，他在咀嚼着他的報仇的滋味。

「這太不幸了，但是，如果沒有什麼判決，也沒有什麼證據的話，我們總可以有個商量。」

古瓦西埃默然思考。齊斯納爾相信他已經被利益鈎住了，他希望用這人類行爲的最大的動機來擒獲他的仇敵。正在這絕好的時刻裏，古瓦西埃夫人出現了。

「來，太太，請您幫我忙來感動您的先生，」總是跪在地下的齊斯納爾說。



古瓦西埃夫人扶起了老年人，同時表示她的深刻的驚愕。齊斯納爾述了事情的經過。當這位阿郎桑的公爵們的奴才的高貴的女兒知道是什麼事情的時候，她就滿眼帶淚的走向古瓦西埃這邊來。

「啊！先生，您還能夠猶豫嗎？德斯格里昂一家是全省的光榮！」她對他說。

「就是這個問題，」古瓦西埃站了起來，嚷着說，又重新繼續他的奮激的散步。

「那末，這到底是什麼問題呢……」齊斯納爾驚訝的說。

「齊斯納爾先生，這是法蘭西的問題！這是國家的問題，這是民衆的問題，這是告訴您的貴族先生們說在這裏存在有一個法院，法律，一個中產階級，一個和他們相等而能夠抑制他們的小貴族的問題！人家不能夠因爲一隻野兔而蹂躪十塊麥田，人家不能夠侮辱平民家庭，去誘惑他們的可憐的小姑娘，人家不能夠輕蔑和我們相等的民衆，人家不能夠給他們開了十年的玩笑。別再讓這些事情擴大，別再讓這些事情產生許多雪崩，但望這些雪崩倒了下來，粉碎了，壓埋了貴族先生們。你們要恢復舊日的秩序，你們要撕破社會的約法，這張寫有我們的權利的憲章……」

「然後呢？」齊斯納爾說。

「給民衆解釋這些事情，這不是一個神聖的責任嗎？」古瓦西埃驚叫着。「當民衆看見貴族們和彼得，約克一樣的走進重罪審判所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睜開眼睛來看你們這一黨派的人。人家會說有名譽的下等階

級要比不名譽的上等階級還值錢。重罪審判所給一切的人照耀。我在這裏是民衆的護衛，是法律的朋友。您曾經兩次親身把我扔在民衆這一邊，第一次拒絕我的求婚，第二次把我驅出您的社會之外。您只是收到您自己所種的結果罷了。」

這開場白嚇壞了齊斯納爾和古瓦西埃夫人。妻子可怕的獲悉了她的丈夫的性格，這是一道微光，不但給她照耀了過去，同時也給她照耀將來。要使這位巨人投降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齊斯納爾並不在不可能之前退縮。

「怎麼！先生，您不寬赦人家嗎？您難道不是基督徒嗎？」古瓦西埃夫人說。

「正如上帝寬赦人一樣，太太，我只能夠有條件的寬赦。」

「什麼條件呀？」齊斯納爾說，他以為看到了一道希望的光芒。

「選舉快要到來了，我要您所有的一切選舉票。」

「您可以得到這些選舉票，」齊斯納爾說。

「我要，」古瓦西埃接着說，「我要我和我的太太每天晚上都很親熱的，至少表面上很友誼的受到德斯  
格里昂侯爵和他的親戚們的接待。」

「我不知道我們得怎麼樣的做到這一步，但是您一定會受到人家的接待。」



『我要四十萬佛郎的抵押品，寫在關於這一樁事情的契約上，讓我能够隨時朝着您的心上架好一尊大礮。』

『我們同意，』齊斯納爾說，他還沒有承認他手頭還有十萬厄古：『但是這契約應當是存在第三者手裏，等到選舉和款項付清之後，交還這一家。』

『不，可是得等到我的外甥女杜梵爾小姐結婚了之後。杜梵爾小姐也許有一天會湊成四百萬。這位年青的少女將來要過繼給我和我的太太，在契約上說明當我和我的太太的承繼人；您得想法子讓她嫁給您的年青的伯爵。』

『絕對不！』齊斯納爾說。

『絕對不嗎？』古瓦西埃接着說，他簡直被勝利迷醉了。『晚上好。』

『我真是太傻了！』齊斯納爾對自己說，『爲什麼我不跟這樣一個人撒謊呢？』

古瓦西埃走了。在他享受了齊斯納爾的謙虛之後，在他權衡了這高貴家庭的命運之後（這家是全省的貴族的代表），他在德斯格里昂的腑臟裏印上他的足跡之後，他很高興能够用他那被打擊的名字來掃蕩一切的東西。他登樓走進自己的臥室，留下他的妻子去陪齊斯納爾。在他的昏醉裏，他看不見有什麼可以抵抗他的勝利的東西，他確定的相信這十萬厄古已經被伯爵花耗了；爲着找到這一筆款項起見，德斯格里昂家得

售賣或是抵押他的財產，在他眼裏，重罪審判是無法避免的。偽造票據的事情總是可以和解的，只要還清取去的數目。這一罪的犧牲者平常總是一些沒有憂慮使疏忽的人，不名譽的富人。但是古瓦西埃只能够在深知事情的底蘊之後才放棄他的權利。所以，他就躺在床上細想着他的希望的偉大的成功，或是由於重罪的裁判，或是由於這個婚姻，他玩味着傾聽齊斯納爾對古瓦西埃夫人哭訴的聲音的快樂。古瓦西埃夫人是宗教心極深的天主教徒，她是保王黨，而且是歸附於貴族的，她對於德斯格里昂的意見是和齊斯納爾相同的。所以，她的一切情緒也剛剛被殘暴的挫折。這位善良的保王黨曾經聽過自由黨的怒吼，依據她的導師的意見，自由黨祝願天主教的消滅。在她看來，左派就是一七九三年的暴動和斷頭臺。

「令舅要說些什麼呢，這位聽我們說話的聖人？」齊斯納爾叫着說。

古瓦西埃夫人只用流在兩頰上面的粗大的淚珠來回答。

「您已經是一位可憐的孩子的死因，他的母親的永遠悲哀的原故。」齊斯納爾看出自己是如何的打得準確，一直打得這顆心坎粉碎來救援維克杜尼恩，他就接着說：「如果阿爾孟德小姐知道家庭受侮辱，她還活不上一星期，您難道願意殺死她嗎？可憐的齊斯納爾，您從前的法律公證人，他要在他家正式控訴年青伯爵之前把他殺死在監獄裏，然後再自殺，免得到重罪審判所去受人審判殺人的罪過，這個齊斯納爾，您難道願意殺死他嗎？」



「我的朋友，够啦，够啦！我能够用一切的方法来阻止這一類的事體，但是幾分鐘之前我纔整個的認識瓦西埃先生……我可以對您承認這句話！我沒有錢。」

「如果有的話呢？」齊斯納爾說。

「我要賣出我的一半的血液使我能够得到一些錢，」她回答說，用一昂頭來結束她的思想，這動作表示她有一個成功的欲望。

第一總裁（註一）在馬蘭谷的戰役中，一直到晚上五點鐘都是打敗仗的，然而在六點鐘的時候，卻因為德西的死鬪和客禮曼的可怕的突擊而獲到勝利。正如第一總裁一樣，齊斯納爾也在一堆墟廢中看到成功的成分。他必得是齊斯納爾，他必得是年老的法律公證人，年老的管家，曾經當過索比埃老伯的小書記的法律公證人。他必得有失望之中的突現的光明，才能够讓他變得和拿破崙同樣的偉大，甚至於比拿破崙更爲偉大。因爲這一場惡戰並不是馬蘭谷戰役，而是滑鐵盧戰役，而齊斯納爾眼看着普魯士軍隊的來臨還要希望打敗他們。

「太太，我會給您伺候過二十年，您是中產階級的光榮，正如德斯格里昂家是這一省的貴族的光榮一樣，

（註一）即拿破崙。

您得知道現在只有您一個人能够拯救德斯格里昂的家望了。現在，請您回答：您是不是要讓令舅的靈魂，諸位德斯格里昂，可憐的齊斯納爾受辱呢？您是不是要殺死滿面流淚的阿爾孟德小姐呢？您是不是要使您的祖宗阿郎桑的公爵們的管家們的靈魂快樂，要安慰我們的親愛的教士的靈魂，來贖罪呢？如果教士能够從棺材裏出來的話，他一定會請求來做我跪在地下請求您做的事情。」

「什麼？」古瓦西埃夫人驚愕的喊道。

「唉！這是十萬厄古，」他一邊說，一邊從口袋裏拿出好幾張銀行的鈔票。「請您接收這筆錢罷。一切也就可以完結了。」

「如果只是這個問題的話，」她接着說，「而且如果這些錢在我丈夫方面不會產生壞結果的話……」

「只會產生好結果，」齊斯納爾說。「您使他用人世的小失望來免除地獄裏的永久的報仇。」

「他不會受到損害罷？」她瞧着齊斯納爾問。

齊斯納爾於是就在這個可憐的婦人的靈魂的深處來閱讀她的心思。古瓦西埃夫人在兩種宗教之中猶豫，在教會所給夫婦規定的律則和她對於國王的寶座，對於祭臺所有的責任之間徘徊。她覺得她的丈夫是值得譴責的，然而她卻不敢譴責他，她願望能够拯救諸位德斯格里昂，然而卻不願意做任何的事情來損害她的丈夫的利益。



「絕不會！」齊斯納爾說，「您的老法律公證人在神聖的福音之前對您發這個誓……」

齊斯納爾只有把自己的永生的拯救來獻給德斯格里昂家，他把他的永生來冒險，因為他撒了個大謊；但是他得欺騙古瓦西埃夫人，不然的話，就完了。他立刻就親身起草，口授給古瓦西埃夫人，叫她寫了一張在不幸的匯票之前五天收到十萬厄古的收據，他記得這一天正好是古瓦西埃離家的日子，因為古瓦西埃到他妻子的田產所在地去叫人施行一些改良的工程。

「請您給我發誓，」當古瓦西埃夫人收到十萬厄古，他手裏拿到這張收據的時候，齊斯納爾說，「要在豫審推事之前宣布這筆款是您在這裏所說的那一天收到的。」

「這不是撒謊嗎？」

「只是應酬的撒謊。」齊斯納爾說。

「我得先徵求我的導師古杜里埃教士先生的意見，然後才可以做這樁事。」

「好罷，」齊斯納爾說，「請您在這一樁事情裏面只聽他的勸告來行動。」

「我答應您這個。」

「沒有出庭受豫審推事的詢問之前，千萬別把這一筆款交給古瓦西埃先生。」

「好的，」她說，「咳！但望上帝給我力量，讓我到人世的法庭去出庭，能够在那裏堅持撒謊。」

吻了古瓦西埃夫人的手之後，齊斯納爾就非常莊嚴的站着，好像拉發埃爾在梵諦岡聖城所畫的一個先知似的。

「令舅的靈魂一定會快樂得發起抖來。您已經永遠洗刷了您嫁給一位國王和教會的仇敵的罪過。」

這些話劇烈的打擊着古瓦西埃夫人的懦怯的靈魂。齊斯納爾忽然想得倚靠古瓦西埃夫人的導師古杜里埃教士。他知道敬虔的人一旦向前爲他們的黨派奮鬥之後，他們要如何固執的使他們的思想成功，他要用最快的速度來使教會參加這鬪爭，把教會列入自己的陣營；所以，他就到德斯格里昂公館裏來，喚醒了阿爾孟德小姐，告訴她夜裏所發生的事情，把她送到教區的路上。叫她把司教本身領到戰場上面來。

「我的天哪，你得拯救德斯格里昂家！」齊斯納爾慢步回到自己家裏的時候，這樣的嚷着。「現在，這事情已經變成一個法律的爭鬪了。我們是在那些有情感，有利益的人面前，我們能够從他們手裏得到一切。這位古瓦西埃已經利用忠實於我們的檢察官的假期，因爲自從議院開會以來，檢察官已經到巴黎去了。他們到底用什麼方法來籠絡首席檢事，讓他沒有請示他的長官就立刻依據控訴行動呢？明天早晨，得想法鑽進這神祕，研究這道理，也許得到一些線索之後，我還得回到巴黎去，因而能够利用莫夫利額士夫人的手來運動一些權貴的干涉。」

這些是可憐的老鬪士的推理，他看得準確，他就在情緒和疲勞的重壓之下半死的睡下。不過，在入睡之前，



他還給組成法庭的那些法官們投去一道探究的眼色，去包圍他們的野心的祕密的思想，因而能夠看出在這一爭鬪之中能有多少得勝的機會，他們會受到若何的影響。在悠長的考究他們的良心而概括出一條簡略的公式之中，齊斯納爾也許可以供給一張關於外省的法界的圖像。

## 六 外省的法院

審判官和檢察事們最初都是被迫在激蕩法界野心的外省來開始他們的事業的，他們最初都把眼睛朝着巴黎瞧，他們大家都切望能够在這商量政治大事故，把法界和社會的興趣相聯合的大舞臺上顯耀。但是這法界人員的天國並不允許太多的選民，而十分之九的法官也都遲早得永遠毀滅在外省。所以，一切的法院，一切外省的王家法院，都分成兩個陣線分明的派別：那些已經沒有多大野心，滿意法官們在外省的作用而得到的過分的資望或是昏睡在平靜的生活之中的一派，還有那些年青的真正的才士，他們的飛黃騰達的渴望是任何的失敗都不能够使其減輕的，不斷的刺激他們，這渴望就給他們產生了一種對於他們的職務的過分的信仰。

這時代，保王主義奮激年青人去反對布爾崩王朝的仇敵，最微小的檢察事也夢想着多寫公訴狀，用一切的願望起訴一樁政治的案件，希望能够把他的努力特別的顯示出來，能够引起大臣的注意，能够使國王的奴僕



上進。在這些檢察官公署裏頭，那一個人不嫉妒會發現波拿巴特派的陰謀的法院呢？誰不想找到一個卡郎（註一）一個柏爾頓，一個對王家將領的反抗運動呢？這些熱烈的野心又被黨派的爭鬪所刺激，國家的觀念和法蘭西的君主化的必要所支撐而變成明澈的，有先見之明的，伶俐的；他們奮力和警察合作，偵探居民的行動，把居民推到服從的路上來，使他們不能夠再從那裏跳了出來。那時候因為君主的信仰而有過度自信的法界就預備了從前的議院所有的錯誤，和宗教手牽手的走着，也許是過於明顯的合作。那時候，他們的努力是超過他們的才幹的，他們的錯誤多半是因為他們的誠懇的見解的結果，而不是他們的權謀的失策，這些見解好像是對他們想要避免革命的國家的一般的利益相反的。但是，整個的說，法界還包含有過多的中產階級的成分，他們還太接近於自由黨的卑劣的嗜欲，他們總得在爭鬪的一天遲早變成憲政派，站在中產階級的一邊。在這龐大的團體裏，正如在行政界一樣，那裏也有虛偽，或者說得更對一點，也有一種摹倣的精神，總是把法蘭西帶到做倣宮廷的地步，而非天真無罪的欺騙了法蘭西。

這兩種法界的姿勢都存在於就要決定年青德斯格里昂的命運的法院裏。郎塞勒院長先生，一位名叫布郎德的老承審員在那裏代表了那些退縮而只願意維持現狀，永遠毀滅在他們的城市裏的法官。年青而富有

（註一）Caron，拿破崙的軍官，曾於貝爾福（Belfort）陰謀暴動，擁護拿破崙，旋被捕槍決。

野心的一派包含有預審推事下莫蘇先生和在「五天鵝」的保護之下而任命爲候補審員的米趣先生。米趣先生只要有第一個機會就應當可以進入巴黎的王家法院。

因爲法界規定的不可罷免權而沒有被免職的危險，看到自己的地位的微賤而沒有受到貴族的歡迎，郎塞勒院長就決定站在中產階級的陣營裏，認爲自己的失意是獨立精神的表發，他沒有知道就是他的意見責罰他，使他一輩子當院長。一旦走進了這一條路之後，他就被一切事物的自然的趨勢所引導，而把自己的飛黃騰達的希望寄托在古瓦西埃和左派的勝利之上了。他不但不逢迎王家法院，同時也不使區行政長官公署喜悅。因爲不得已而和政府保持慎重的態度，他又受到自由黨人的狐疑。所以在任何一黨之中都沒有他的地位。被迫而把候選人的資格讓給古瓦西埃，他又看出自己是毫無影響，自己只是次要的腳色。地位的空虛就反應在他的性格之上，他是尖酸而不滿的。因爲政治地位的游移的不定而覺得疲倦，他就暗地裏決定要當自由黨的頭腦，因而來統治古瓦西埃。他在德斯格里昂伯爵的案件中所有的行爲就是他走進這事業的第一個步武。他已經非常合適的代表中產階級。這個中產階級常常用他們的微小的嗜欲來抹殺國家的大利；他們在政治方面是暴怒性的，今天贊同政府，明天就反對他；他們給一切的事物招禍，而沒有救治任何的東西；他們因爲他們所做的罪惡而失望，然而又繼續來產生罪惡；他們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小器量，他們擾攪政府，而又說是政府的奴僕，又是謙卑，又是傲慢；他們要求民衆服從他們，然而他們自己卻不服從王權；他們憂愁他們所想放在他



們的平等的地位之上的那些超過他們的卓越性，好像偉大的性質可以變成渺小，好像政權可以不必有力量而能够存在似的。

這位院長是個高大，乾枯而清瘦的男子，他的額頭是高闊的，他的頭髮是細長而褐色的，他的眼睛是雜色的，他的臉孔是發疹的，他的嘴唇是狹縮的。他那啞塞的聲音使人聽來好像是氣喘症的喉部的喘息似的。他有一位粗大而不整齊的妻子，然而這位妻子卻穿着最爲可笑的異裝怪服，卻狠命的塗脂抹粉。院長夫人裝着王后的氣派，她穿着顏色新鮮的衣服，她絕不會沒有在頭上飾着英吉利女郎所貴重而在外省用愛情來啓發的頭帕之前去參加跳舞會的。他們兩個人都富有四五千佛郎的租金，再加上院長的薪俸，他們也就湊成了一萬兩千佛郎的收入了。雖然他們都有吝嗇的傾向，他們每星期卻請一次客，因而去滿足他們的虛榮心。在古瓦西埃介紹近代的奢華的城市裏，郎塞勒先生和郎塞勒夫人卻忠實於這座城市的古風，自從結婚以來，他們從沒有在他們所居住而屬於夫人的產業的老房子裏加過任何的變動。這所房子有一個正面樓朝着院裏，又有一個正面樓朝着小花園，他在街裏正好代表着一個老舊的三角形的略帶灰色的屋影的尖端，每一層都開有一個窗戶。庭院和花園都有一道高牆圍繞着，沿着這道牆，在花園那邊就伸展着一條栗子樹的小徑，而在庭院那一邊，則有庖廚。在沿着花園的那一條街道方面，有一道生鏽的老鐵柵，在庭院方面，在兩扇嵌有雕板的大牆的中間就有一隻可以通車的大門，是以一隻龐大的介殼來裝飾門楣的。這個介殼又重新發現在正面

樓的門上，那裏，一切卻是陰黑的，閉塞的，沒有空氣的。中間的界牆開有一些裝置鐵柵的空洞，就好像監獄的窗戶似的。花木似乎不大快樂的長在這小花園的小畦內，這裏過路的客人可以從鐵柵上看到裏面所發生的事情。在地面層上，走過了一隻在花園那一邊透有光線的大接待室之後，人家就可以進入客廳，客廳的窗戶是朝街的，他有一隻上面有一扇朝向花園開的玻璃門的石階。飯廳和客廳有同樣大的面積，是在接待室的那一頭。這三間房子就在這悲哀的全體下互相調和着。一切的天花板都橫貫有油漆而於中央飾有雕刻玫瑰花的瘡瘦的菱形飾的桁椽。這些天花板可以刺破眼睛。色調瑣碎的圖畫都已經老舊而燻黑了。飾有被太陽光曬得褪色的紅綢簾的客廳排設有許多漆成白色而套有老舊的褪色保微繡的木製的傢具。壁爐臺上，在特大號的多枝燭臺的中央，看見有一隻路易十五時代的掛鐘。這多枝燭臺上面的發黃的白洋蠟只在院長夫人把一盞飾有水晶梨狀寶石的老掛燈的綠色的套子取開的日子裏才點起火來。三張鋪有破舊綠色氈的賭棹和一副骰子戲的賭具就够得同伴們的享樂。郎塞勒夫人給她的社會拿出一些蘋果酒，一些雞蛋糕，一些栗子，幾盃甜水和她家裏所製的麥糖汁來饗客。好多時候以來，她都已經每兩星期舉行一次鋪張有一些相當悲慘的點心的茶會。每一季，郎塞勒夫婦都請客人來吃一頓有三種菜件的晚飯，在城裏大吹大擂，雖然用討厭的盤子來盛菜，然而卻是外省所特有的烹飪烹調出來的。這一頓饗餐一般的飯食就舉行了六個鐘頭之久。院長於是就用吝嗇人的闊綽來和古瓦西埃的豪華相競爭。所以，在院長家裏，生活和生活的附屬品都和他的性格跟他的



奇怪的地位相配合，他在家裏納悶不痛快，而不知道到底爲的是什麼，然而他卻不敢花錢來改變事物的狀態，他太高興能够每年拿七八千佛郎攔在一邊，給他的兒子發邊預備豐富的成家立業，然而發邊卻不願意當法官，也不願意當律師，兒子的怠惰頗使他失望。院長剛剛好和他的副院長布郎德先生競爭。布郎德是個老承審員，好久以來，他已經想把他的兒子和布蘭杜羅家結親。這些富裕的布商有一個獨生的女兒，院長希望這位女兒能够嫁給他的發邊。因爲布郎德·約瑟的婚事是倚靠他之任命爲候補承審員（老布郎德希望能够用自己的辭職去換得兒子的任命），郎塞勒院長就偷偷的來破壞承審員，而祕密的對布蘭杜羅下工夫。所以，如果沒有德斯格里昂伯爵的案子的話，也許布郎德父子已經被奸刁的院長所替代了，院長的財產遠在他的競爭者之上。

布郎德先生是這位詭詐的院長的手腕的犧牲品，他是埋沒在外省的一個奇異的人物，正如坦沒在慕窟裏的老勳章一般。那時候他有差不多六十七歲的年紀，他老當益壯，是個身軀魁梧的人，他的外貌可以使人想起太平時節的僧會會員。他那點綴有成千的麻斑的臉孔使他的鼻子改變形狀，成爲螺鑽形，然而這臉孔卻並不缺乏姿態；這臉孔是由均勻的紅色來塗染的，是由兩隻活潑而慣於冷笑的眼睛和紫色的嘴唇所生的諷刺的動作給他生色的。革命之前當律師，他後來就被人任命爲公共訴訟人，然而他總算是這些可怕的官員之中的最溫和的一個。人家呼喚他做布郎德好好先生。布郎德好好先生柔和了革命的舉動，他允許一切而不履行

任何的諾言。被迫去把一些貴族關在監獄裏，他卻把他們的案件盡量的延擱着，一直等到共和曆十一月九日（註一）爲止，那時候他就寫了一通請願書，使他獲到了一般的敬重。無疑的，布郎德好好先生應當得任命爲法院院長，但是在重新改組法院的時候，他卻被拿破崙給測了，因爲拿破崙對於共和黨的疏遠又出現在他的政府的任何細微的地方。寫在名單行外的前任公共訟訴人布郎德的名字就讓皇帝問起岡巴塞勒斯（註二）在國家之內是不是有一兩個老議員家庭的子孫可以拿來代替他的地位。郎塞勒的父親曾經當過議院的顧問，所以，他就被派來代替他了。不論皇帝如何的討厭他，然而在法治的精神之下，高等法院長官仍然維持布郎德承審員，說是這位老律師是法蘭西最有學問的法學家之中的一個。承審員的才能，他對於舊法新章的認識應當可以使他飛黃騰達；然而正如其他的大才一樣，他大膽的輕蔑法界的朋友，而專心研究一種職務以外的學科，爲這學科而花費他的心機，他的時間和精力。好好先生酷嗜園藝，他和最著名的愛好家都有聯絡，他特別對於植物的發明發生興趣，總之，他是生活在羣花之中。正如一切培植花草的人一樣，他在一切花草之中也有

（註一）即一七九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法國暴政制剷除之日。

（註二）Cambacères，革命時代起草民法的一個法學家，於總裁時代曾經當過第二總裁，於帝政時代曾經當

過高等法院長官。



一種偏愛的花木，他的愛花就是鳳呂草。法庭和案件，他的實際的生活，在這老年人所消磨的滿充情愛的幻想的生活旁邊簡直就等於零，這老年人就漸漸的溺愛這些潔白無玷的土耳其皇后了。對於花園所加的愛護，柔和種植園藝的習慣就把布郎德好好先生釘在他的暖室裏。如果沒有這個嗜好的話，他應當在帝政時代就被命爲議員了，他一定已經在立法界裏出過風頭了。他的婚姻又是一種使他身世微賤的原因。四十歲的時候，他卻發瘋的娶了一位十八歲的少女，婚後一年之中就給他生了一個名叫約瑟的兒子。三年之後，那時候城裏最美麗的女郎布郎德夫人又給區行政長官感應了一種只有以她的死來結束的感情。全城的人，甚至於布郎德本身都知道她由長官方面獲到了第二個兒子，名叫愛彌兒。布郎德夫人應當能够激勵她的丈夫的野心，應當能够使他放棄他的花草，然而她却促進了承審員對於植物學所感覺的興味，而且不願意離開這城市，正如行政長官不願意改換他的情婦所生活的區行政長官公署一般。沒有能够在他的年齡來跟一位年青的少婦爭鬪，這位法官只好到暖室裏去自尋安慰，而僱了一位非常伶俐的女僕來照應這不斷變換的花宮了。正當承審員移種，轉植，灌溉，埋根，接木，配合，修飾這些花草的時候，布郎德夫人就花費她的財產去購買服裝和時式，因而能够在區行政長官分署的客廳裏顯耀；她的唯一的興趣就是愛彌兒的教養，因爲這孩子無疑的是她的愛情的產物，只有這個興趣可以把她從全城的人終於不得不崇拜她的這個美麗的愛好中驅逐出來。這愛情的結晶品之聰明伶俐是和約瑟之醜笨同等程度的。因爲盲目的父愛，老承審員之疼愛約瑟也正好和他的妻子之

溺愛愛彌兒有同等的程度。十一年頭之中，布郎德先生可以說是完全的謙讓，他閉上眼睛來看他妻子的愛情，而保守着高貴而莊嚴的態度，好像是十八世紀的大貴族的風度；但是，正如一切愛好平靜生活的人一樣，他對他的次子也懷有一個深刻的仇恨。一八一八年他的妻子去世的時候，他就驅逐這假子，把他送到巴黎去學習法學，除了一千兩百佛郎的膳宿費之外沒有給他任何的援助，任何失望的叫喚也不能夠讓他在這數目上再加上一文錢。要是沒有他的真父的保護的話，布郎德·愛彌兒一定是毀滅了。承審員的房子是全城最精緻的房子之中的一所。這房子幾乎是座落在區行政長官公署的對面，朝向大街那一邊有一個小小的潔淨的庭院，和街道的高處只由一隻建在兩個磚砌的方形柱之間的鐵柵來隔開的。在這每一個方形柱和鄰近的房子之間就有其他的兩隻鐵柵，安插在同一樣用磚砌成而有支柱一般高的小牆之上。這個寬有六突瓦斯（註一）長約二十突瓦斯的庭院是由鐵柵通至房門的鋪磚路把他分成兩個花叢的，這兩塊小心換新的花叢每季都給羨慕的羣衆貢獻出他們的茂盛的花束。在這兩塊花叢的底下，在兩所毗鄰的房子的堵牆上就散出了一件攀爬植物所組成的壯麗的大衣。方形柱是由忍冬花給他包裹住的，上面飾有兩隻陶製的盆子，那裏，服了水土的仙人掌就給無知的人的驚異的眼睛獻出他們那些好像植物的病態的結果的奇形怪狀的倒豎的刺

（註一）Toise，古法國度名，每一突瓦斯約合一·九四九米突。



狀葉房子是磚蓋成的，窗戶是由同樣用磚砌成的弓形的邊蓋來裝飾的。這房子的正面樓是很素樸的，由於新鮮的綠色的百葉窗使其更有生氣。鑲有玻璃的房門可以讓人從一條那一段也是一個玻璃門的長廊中看到一個約有兩畝面積的花園的主要的花徑。這圍牆之內的花叢常常可以由客廳和飯廳的十字窗中互相的瞧視，這些十字窗之給他們交通消息就好像長廊的十字窗給他們交通消息似的。在街道那一邊，兩世紀以來，磚頭已經變成紅銹的顏色，並且磚上略帶綠色的苔草也和花叢跟灌木的新鮮的色調相配合。穿行這座城市的人絕不能夠不喜歡這所這樣溫雅的一直框飾到，加花到，鋪苔草到飾有兩隻陶鴿的屋頂上面去的房子。

除了這所一世紀以來沒有什麼變化的房子以外，承審員還有差不多四千佛郎的地租。他的報復，相當合法的報復就是要把這所房子，這些地產和他的官職傳授給他的兒子約瑟，而全城裏的人也都知道他的意向。他已經寫好一張袒護這個兒子的遺囑，他盡量利用民法所允許一個父親多給一個兒子少給另外一個兒子的規定來使這位兒子得到好處。此外，好好先生還在十五年來積蓄了一些款項，給這位傻孩子留下必要的數目，讓他來清還他不得不給愛彌兒預備的一份。被人驅出家門的布郎德·愛彌兒，他卻懂得在巴黎爭取一個出色的地位，不過這多半是在精神方面，而不是在實際的財富方面罷了。他的怠惰，他的隨便，他的不用心，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的真父失望。他的真父在復辟的一個內閣的改動之下丟了官職，幾乎整個毀滅的死去，非常疑慮一位天生賦有光耀的才氣的孩子的前途。布郎德·愛彌兒是由一位嫁給孟高爾尼伯爵的特瓦維爾家

的小姐的友誼來支持的，他在她出嫁之前就認識她。他的母親在特瓦維爾家流放回來的時候還活着。布郎德夫人和這一家是遠親，但是這關係卻够得把愛彌兒介紹到那裏去。可憐的女人預先看到她的兒子的前途，她看他要變成孤兒，這思想使她的死加倍的慘痛；所以她就給他尋找許多的保護人。她知道想方法把愛彌兒和特瓦維爾家的長女成親，她不斷的懇求她，然而特瓦維爾小姐卻不能夠嫁給他。這種結合就好像是保羅和維爾志尼的結合似的。布郎德夫人想方法使這相互的情愛能够延長時日，給她的兒子指示在特瓦維爾家裏找到靠山，因為這種情愛就好像小孩子們的請宴遊戲，一般會和平常的嬉戲一樣的成爲過去。當垂死的布郎德夫人知道特瓦維爾小姐嫁給孟高爾尼將軍的時候，她就正式的懇求她永遠不要擯棄愛彌兒，叫她照拂他進巴黎的社會，因為將軍的幸運可以在那裏使他光耀。僥倖得很，愛彌兒會自己保護自己。二十歲的年華，他就開始在文學界裏當一個主人。他在社會方面的成功也是不小的。他的父親本來可以供給他年青人的浪費，然而卻把他扔在這社會裏。這早熟的成名，愛彌兒的美麗的舉止，也許就把他和伯爵夫人的友誼更加緊密的聯結着。也許身中帶有俄國血統的孟高爾尼夫人（她的母親是史爾貝洛夫公主的女兒）可以否認她和這位窮孩子的友誼而用整個的精神來反抗巴黎生活和文學生活的障礙；但是，當愛彌兒的冒險生活的混亂來了的時候，他們的聯結卻是彼此都不能改變的。這時候，被年青的德斯格里昂在巴黎的第一次的宵夜裏碰面的布郎德已經成爲了新聞界的一把火炬。人家認識他在政界裏有個優越的地位，而他也能够統制他的名聲。布郎



德好好先生一點兒也不知道立憲政府所給新聞紙產生的力量，誰也沒有想方法跟他談論他所不願意談論的一個兒子；所以他既不知道這位被他咒詛的孩子的情形，也不知道他的權力。

這位承審員的廉正是和他的好花癖一樣：他只知道法律和植物學。他接見控訴人，聽他們說話，給他們指示他的花草；他從他們手裏收到許多寶貴的種籽；但是，在他的法官座位上，他卻變成世界上最為公正無私的承審員。他的辦案手續是太知名的，控訴人甚至於只敢來給他交上可以使他的宗教光耀的狀紙；誰也不敢來欺騙他。他的學識，他的明見和他對於他的真才的確信使他變成爲郎塞勒所不可缺少的人物，甚至於就是沒有他的婚姻的話，院長也還得用一切的可能的方法來祕密的逆忤老承審員所提出的有利於他的兒子的要求；因爲如果學識豐富的老年人離開了法院的話，院長就連一個單獨的判詞也寫不出來。布郎德，好先生不知道只在幾個點頭之內他的兒子愛彌兒就能够完成他的欲求。他用一種堪得稱爲布魯達爾克書中的英雄的素樸的態度來生活。晚上，他評閱案卷；早晨，他照應花草；白天裏，他就審判案件。臉上熟皺得和復活節的蘋果一般的伶俐的女僕負責理房子，依據最爲嚴格的吝嗇的習慣來排佈房屋。卡多小姐身上都帶着衣櫥和菓物貯藏所的鑰匙；她是不知倦怠的；她親身上市場，打掃各寓所，做飯，而每天早晨也都沒有忘記念彌撒。爲着讓人家對於這個家庭的內在生活得到一個印象起見，我們只要說父子兩個人都依據卡多小姐所給他們送來的飯後點心的習慣只吃一些腐爛的菓子，他們沒有嚐過鮮麵包的滋味，他們都依照教會的規程吃素。

就够了。園丁的糧食就和一個兵士一般的配給，總是由這位年老的發麗德給他執行的。發麗德頗受人家的恭敬，因為她跟她的主人們一塊兒吃飯。所以，她就在吃飯的時刻不斷的奔跑於飯廳和廚房之間。關於布郎德·約瑟和布蘭杜羅小姐的婚事，這位女承繼人的父母認為必得以這位可憐的沒有出息的律師任命為候補承審員為條件。父親希望兒子能够執行他的職務，他就拚命的給兒子的腦袋打進許多的課程，使他變成一個熟練的法官。布郎德幾乎每天晚上都在他的意中人家裏鬼混；自從他自巴黎回來以後，郎塞勒·發邊也得到允許到這家裏來，而布郎德父子兩個人也沒有對他有任何的疑懼。統制這個拿破得稱為寶將軍的量金人的準確來衡量生活的經濟原則並不允許多放一顆鹽，不許忘記任何的利益，然而這些原則卻在暖室和花草的種植的要求之前放棄了。卡多小姐並不認識他對於約瑟的盲目的偏愛是瘋狂，然而她卻說這花園是先生的一個瘋狂；對於這個孩子，她也分擔了父親的偏愛；她愛惜他，給他縫補襪子，願望把園藝所花費的金錢都拿來給他。這花園是由一個獨一的園丁加以精巧照理的，花園裏有幾道由於河裏的積沙所鋪堆的花徑，不斷的刈除野草，花徑的旁邊都飄蕩着滿充有最為珍奇的花朵的畦壇。那裏有一切的香氣，一切的顏色，無數迎對陽光的小罐，牆上的壁虎，小鋤，編號的小鋤。總之，那裏有天真無玷的實用的器具和可以報答這動人的嗜好的一切的溫雅的產物。在暖室的盡頭，承審員會築有一個廣闊的花臺，臺上的每一層級都放有五六十盆鳳呂草，這是百花怒放的時節。城裏人和隣省的一些人都要前來觀賞的一個壯麗的聞名的盛會。路過這座城市的時候，瑪



利一路易絲皇后曾經參觀而嘆賞過這個奇異的暖室，她這樣的受到這景象的感動，甚至於都對拿破崙談到這暖室，而皇帝也就給老承審員頒下一面十字勳章。因為學識豐富的園藝家除了布蘭杜羅家以外沒有到任何其他的會社去，他並不知道院長所秘密進行的步驟。那些深知郎塞勒的意向的人對他未免太為恐懼，他們也不敢警告對他們無害的布郎德父子。

至於米趣呢，這位有大韋山的年青人，他更忙於取悅五天鵝家庭的介紹而得以進內的上流社會的婦女，而不留意外省的法院所有的非常簡單的事體，他富有差不多一萬兩千佛郎的年金，所以許多的母親都逢迎他，而他也就過着一種享樂的生活。他是因為清償責任而來辦理法院的事情的，正如學生在學堂裏是因為清償功課而讀書一樣。他對一切都人云亦云的說：『是的，親愛的院長。』但是，在這表面上的疏忽之下，他卻藏有一位在巴黎研究過法學而已經當過出色的檢事的人所有的高卓的聰明。他習慣於廣泛的辦理一切的案件，他能够很快的辦理老布郎德和院長需要長時間辦理的事情，他常常給他們歸結那些難於解決的問題。在那些微妙的揣度之中，院長和副院長都要請教他們的候補承審員，他們告訴他一些判決之前的困難的密議，而總是驚異的看着他給他們立刻帶來一個老布郎德所不能夠再找到的功業。在最喜歡尋歡的貴族的保護之下，年青而富有的候補承審員的生活並沒有外省的陰險的小器量的氣度。他是一切對壘的黨派所不可缺少的，他就和年青的女郎們亂調亂舞，逢迎一切的母親，參加跳舞會，跟一位財政界的人物賭錢。總之，他能够非常

成功的做到一個時髦的法官而沒有損害他的尊嚴，因為他是一個聰明人，他懂得乘機使尊嚴滲進他的行爲中。他用誠懇的態度不斷的取悅人家，他用這態度來適應外省的風俗而不去批評他。所以，他能够努力使流放的時期變成可以忍受的。

檢察官是一個賦有最高才能而投身最高政治活動的法官，他可以控制院長。如果不是因為他離職的話，維克杜尼恩的案件也不至於發生。院長和古瓦西埃都利用他到衆議院去出席的機會（他是衆議院的一個著名的內閣派演說家）來排佈他們的陰謀，希望用一點兒巧妙，一旦打成了官司，這樁事情傳播了出去，就沒有補救的餘地了。事實上，在這時代的任何法院裏，檢察官公署絕不會在沒有經過深長的研究，或是經過高等檢察官的參考而受理一件控告王國之中的一個最爲高貴的家庭的長子的僞造罪的訴狀。在這種情形之下，法院的官員往往是和政府合作，想方法用成千的和解來阻止一個可以不留心的年青人送去受罰搖船的控訴。他們甚至於也會用同樣的方法來對待一個有聲望的自由黨的家庭，除非這家庭太公開的仇視宮廷和教會以外。所以，受理古瓦西埃的訴狀，逮捕年青的公爵都不是容易發生的事情。這是院長和古瓦西埃如何能够利用這機會來達到他們的目的的情形。

蘇發志先生是一位年青的保王黨的律師，他是因為他對內閣派的服役而升爲首席檢事的法官階級的。當他的長官離職的時候，他就統治了這個檢察官公署。只有他有權力提起公訴，受理古瓦西埃的訴狀。一文莫



明，沒有任何財產的蘇發志，他是靠自己的職務來生活的。所以，政府可以整個的相信這位等待政府賜予一切的官員。院長就想利用這情景來開發。自從這張偽造的票據落在古瓦西埃手裏的時候起，當天晚上，郎塞勒院長夫人就在丈夫的嗾使之下，跟蘇發志開一個長時期的談判。然而她卻看出所謂站着的法官（註一）是如何的靠不住；對於內閣派的偏愛，只這一個錯誤就够得斷送一個男子的前途。

「您得明白一點，政府有錯的時候，您應當下些結論來反對他，您已經失敗了。您能够，」她對他說，「您能够利用您這時候的地位來結一個可以永遠使您不再接近惡運的好親事，這親事可以給您送錢來，讓您能够利用這筆錢弄到一個坐着的法官的地位。機會是太好啦。古瓦西埃先生絕不會生孩子，大家都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他的財產和他的妻子的財產都要跑到他的外甥女杜梵爾小姐手裏。杜梵爾先生是個鍛鐵廠的廠主，他的錢包已經就很滿，何況他的父親還活着，還有一些產業哩。他們父子兩個人就有一百萬，再加上現在和巴黎的銀行界跟工業界有聯絡的古瓦西埃的幫忙，他們就可以有兩倍的財富了。杜梵爾先生和年青的杜梵爾夫人考慮到古瓦西埃所要留下的兩份財產，一定會把他們的女兒嫁給她的舅舅古瓦西埃所要給她介紹的男人；無疑的，古瓦西埃一定會在婚約上寫明要把他的妻子的財產也送給杜梵爾小姐，因為古瓦西埃夫人沒有

（註一）『站着的法官』即檢察官檢事之類的法官，與當審判官的『坐着的法官』正爲相對。

承繼人。您知道古瓦西埃對於德斯格里昂家的仇恨，請您幫他忙，請您站在他那一邊，請您受理一會兒就要遞給您的控告德斯格里昂少爺偽造票據的訴狀，請您立刻追究伯爵，不必請示檢察官。然後，請您祈求上帝，希望因為您的大公無私，居然反抗政府，而由司法部來免除您的職務，您的幸運也就算是到手了！您可以有一位美麗動人而有三萬佛郎年金的嫁資的媳婦兒，還沒有計算十年後的四百萬佛郎的遺產。」

兩個夜晚的光景，首席檢事已經讓人收買去了。院長和蘇發志先生嚴守祕密，沒有告訴老承審員、候補承審員和次席檢事這樁事情。院長確信布郎德在事情面前一定是大公無私的，然而他卻得到過半數，沒有計算卡莫蘇。但是一切都因為預審推事的意外的反對而不能夠實現。院長要在檢察官知道這事情之前得到提起公訴的決定。卡莫蘇或次席檢事要不要預先通知檢察官呢？



## 七 豫審推事

現在，在解釋卡莫蘇預審推事的家庭生活之中，人們也許可以看出齊斯納爾所以認為這年青的法官是屬於德斯格里昂的一派，所以大胆在街中去賄通他的理由。卡莫蘇是布爾頓尼街一位著名的綢緞商人的第一個妻子的兒子，他是他的父親的野心的對象，父親要他當一位法官。

他的婚姻給他帶來一個王室門監的保護，這保護雖是無聲的，然而卻有力量，先使他任命為陪審員，後來又使他任命為預審推事。結婚的時候，他的父親只給他六千佛郎的年金，就是他的已故的母親的財產，不過是除去了他當丈夫的一切應有的利益罷了。雷里昂小姐並沒有給他帶來比兩萬佛郎更多的嫁資。這一對夫婦知道一個隱蔽的窮困的不幸，因為一個外省的審判官的薪俸並沒有超過一千五百佛郎；不過，預審推事們卻有一筆差不多一千佛郎的額外工作的費用。雖然沒有什麼好處，這些地位卻相當的令人羨慕，而他們也是可以廢除的，所以，卡莫蘇夫人就責備她的丈夫不該把自己的思想揭露給院長。

婚後三年，笛里昂·瑪利——西細兒——阿美利覺得自己是上帝所祝福的，因為她接連有規則的生了兩個孩子，一位女兒和一位男孩；但她卻懇求上帝不要再祝福她。再有什麼祝福的話，她的窮困就要變成悲慘的了。老卡莫蘇的財產應當是早就讓人家等待着。何況這富裕的承繼也只能夠給商人的孩子一萬或是八千佛郎的年金哩。因為老卡莫蘇有四個孩子，是兩個妻子所生的。而且，當一切結遺產、婚的人所稱謂的希望實現的時候，推事是不是也有兒女要成家立業呢？所以，每一個人都可以懂得一位像卡莫蘇夫人這樣有主意，有決心的少婦的情景；她太敏悟感覺到她的丈夫因為要避免插足在一個官司裏而於事業中走了一個錯步的重要性。

阿美利是路易十八的舊日家僕的獨生女，她的父親，這國王的家僕，曾經跟隨路易十八到義大利，古爾蘭，英吉利各地方去，國王用他所能夠勝任的一個地位來補償他，叫他當王室的門監。阿美利好像把宮廷的反光迎接在家裏似的。笛里昂給她描寫尊嚴的貴族，各部大臣，他所報名引見而看他們來來往往的人物。生長在杜伊勒利御花園的門房裏，這位少婦就染上了在那裏實行的規章的色調，而採取了絕對服從王權的法則。所以，她就聰明的看出：站在德斯格里昂這一邊，她的丈夫就可以取得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的歡心，逢迎這兩個極有勢力的家庭，說不定還有一天她的父親可以在國王的身邊倚靠這兩個家庭哩。

只要第一個機會的來臨，卡莫蘇就可以被命為巴黎範圍之內的推事，然後甚至於就在巴黎當推事。這個隨時夢想，隨時希冀的高陞應當可以支持六千佛郎的薪俸，在她家裏或是在卡莫蘇家裏居住的甜蜜和一切



兩份家產的利益。如果俗語所謂的眼睛，看不見，心也想不到。在大多數女人方面是真切的話，他在家庭的恩情，內閣或王室的保護方面也格外真切的了。任何的時候，私人伺候國王的奴僕都有極好的事業；當人家天天看見一個人的時候，儘管這個人只是侍僕，人家總是對他感覺興趣的。

卡莫蘇夫人自己認為只是過客，她就在天鵝街中租了一所小房子。這城市並不是那樣的繁盛，能够使帶傢具出租的房子在那裏建造起來。這一家庭而且並沒有那樣的富裕，可以讓他們住旅館，學米趣先生的辦法。這位巴黎女郎就不得不接受當地的土造的傢具。收入的薄弱逼着她去承租這所這樣醜陋然而卻沒有缺乏某種細節上的素樸美的房子。因為隣屋的支持而能够把正面樓朝向在庭院那一邊，這所房子的每一層樓上都只有一扇朝街的窗戶。庭院圍有兩道飾有薔薇樹和鼠李的大牆，庭院的底端，房子的對面，有一個蓋在兩道磚砌穹窿的上面的廠棚，一扇小門就是這所陰暗的房子的進口。這房子又因為一棵栽在庭院中央的胡桃樹而更顯得漆黑無光。人家是由一隻兩邊都有細加製作而被紅銹腐蝕的鐵欄干的石階走上地面層的，在這地面層上，朝街的一邊是一間飯廳，另外的一邊是一間廚房。隔開這兩間房子的走廊的深處就有一隻木製的扶梯。第二層樓只有兩間房子，一間是法官的辦公室，一間是臥室。第三層樓就是屋頂樓，也有兩間房子，一間是女廚所用的，一間是帶領孩子住在一起的阿媽所用的。任何一間房子都沒有天花板，一切的房子都有石灰瀾白的木椽，每兩條木椽的中間都是由毛紙之類的雜物給鋪上一層白色頂。第二層樓的兩間房子都有一些畫有

輪廓的裝花板，是前一世紀的細木匠耐心給他畫上的。這些漆成髒灰色的裝壁板看來是最悲慘的。推事的辦公室是外省的法律師所有的辦公室的作派：一張大辦公桌和一張桃木的靠椅，法學院學生的藏書和他自巴黎帶回的卑劣的行頭。夫人的臥室是地道的：這裏有藍色和白色的裝飾品，一張地氈，一副似乎是時髦而又只是巴黎所不採取的簡簡單單的奇形怪狀的傢具。至於地面樓的小廳呢，這是地道的外省的小廳，空無所有，冷冷冰冰，鋪有潮濕而燙過的花紙。

就是在這所只能看見一棵胡桃樹，一些滿布黑葉的圍牆，一條寂無行人的街道的房子裏，一位慣於歡樂的生活，慣於巴黎的動作的相當活潑輕佻的女郎大半的時候都孤獨的過着她的時日，或是接見使她寧可選擇寂寞而不要空虛的吵鬧的煩擾笨拙的客人；在這裏，她那放任的精神的最微小的動作也可以引出了無法結束的註解而毒害她的地位。她忙於照應她的兒女，這多半是因為要使她的孤寂的生活產生興趣，而不是因為性之所好。她只能夠運用她的腦筋來思想圍繞她身邊的陰謀，外省人的手段，閉塞在這些狹小的範圍之中的他們的野心。所以，她就忽然的想到了她的丈夫所沒有想像的神祕的事情裏面去。她的阿媽就在她的廠棚裏洗衣服，這滿充着木塊的廠棚並不是她手裏拿着間斷的刺繡活，坐在臥室窗口時可以打擊她的視線的東西；她看着巴黎，因為那裏的一切都是歡樂，那裏的一切都是充滿生命的，她夢幻到巴黎的節慶，痛哭着自己居然被禁在這冰冷的外省的監獄裏。她很懊喪自己是在這平靜的國度裏，因為這裏永遠也不會發生什麼謀



反或是什麼大事變。她看見自己長時期的在這胡桃樹的蔭影之下。

卡莫蘇夫人是一位肥胖，新鮮而短小的金栗髮的女郎，她有一隻灣突的額頭，一隻含蓄的嘴，一隻隆起的額部，這些都是可以使青春尚能讓人忍受，然而卻使她早期就有衰老的神氣的線紋。她的眼睛是活潑的，然而卻太過分的顯露出她那希望飛黃騰達的天真的欲望和她的眼前的低微的地位使她產生的妒忌，這一對眸子就好像是兩盞燈籠一樣的在公共的背景上發亮，而用遲早會被成功所消滅的情緒的力量來使她更加高貴。她就利用許多工業來製造她的服裝，她發明了許多裝飾品，她親手給這些裝飾品刺繡；她跟那位和她一同來自巴黎的阿媽共同研究她的裝飾，也就這樣的維持住她在外省所享的巴黎女郎的名聲。她那信口開河的諷刺使人對她頗有畏懼之心，所以她並不是人家所喜歡的。用了那些空閒無事，被迫花費時日的女人們所特有的精細而詳察的精神，她終於發現了院長的祕密的意向；所以，一些時候以來，她就勸她的丈夫對他宣戰。年青的伯爵的案件正好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到古瓦西埃家裏來過夜會之前，她就毫無疑難的給她的丈夫指示說在這一樁事情裏，首席檢事要違反他的長官的意向。在袒護比古瓦西埃的一黨更爲有力的德斯格里昂家之中，卡莫蘇的作用難道不是要給這個刑事官司當一塊踏板嗎？

「蘇發志絕娶不了杜梵爾小姐，雖然人家給他指示這個希望，他一定會當發爾——諾貝爾溪谷的馬基亞微爾的傻瓜，他一定會給他們犧牲他的地位。卡莫蘇這一樁對於德斯格里昂家這樣不幸的公案，這一位於院

長這樣不忠實只爲古瓦西埃的利益着想而開始辦理的案件，一定只有對您一個人是有利的。」她在回家的路上對他說。

這位狡猾的巴黎女郎也猜想到院長在布蘭杜羅家那一方面所有的祕密的舉動和他破壞老布郎德的努力的動機，但是她卻沒有看出給兒子或父親說明他們的地位的危險有什麼好處。她就快樂的享受這幕已經開演的喜劇的滋味，沒有疑慮到她所發現的祕密，就是齊斯納爾的接承人爲郎塞勒·發邊而向布蘭杜羅求婚的祕密有多大的重要性。如果院長會威脅她的丈夫的地位的話，卡莫蘇夫人也懂得如何反而來威脅院長，喚起園藝家來注意人家對他所要移植到家裏來的花朵所計劃的搶奪。

和卡莫蘇夫人一樣，齊斯納爾也沒有追問古瓦西埃和院長用以收買首席檢事的方法。研究了這不同的人物和這些集結於法院上面的國徽的四周的利害關係之後，他就打算倚靠檢察官，卡莫蘇和米趣。兩位袒護德斯格里昂的審判官就可以使一切僵化。總之，法律公證人認識老布郎德太清楚了，他不至於不知道老布郎德只能够爲終身的一樁大事，爲着任命他的兒子當候補承審員才可以放棄他的大公無私的精神的。所以，齊斯納爾就非常有着把握的睡着，決定要去拜訪布郎德，答應他給他方法實現他所久已願望的希望，給他說明郎塞勒院長的無信。說通了老承審員之後，他就要去跟預審推事談判，希望給他證明維克杜尼恩的疏忽，如果不敢證明他的無罪的話，想把這樁案件化爲一個年青人的簡簡單單的輕率行爲。



## 八 法律的爭鬥

齊斯納爾既睡得不安閒，也睡得不久；因為天亮之前，他的女管理就來叫醒他，給他引進這篇故事的一位最爲迷人的人物，世界上最爲令人羨慕的年青人，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一個人女假男裝的坐着四輪輕馬車來了。

『我來救他，不然的話，就和他一塊兒毀滅，』她對還自以爲在做夢的法律公證人說。『國王從寶庫裏給我拿出十萬佛郎，讓我來購買維克杜尼恩的無罪，如果他的敵人可以賄賂的話；我帶了這十萬佛郎來。如果我們辦不通的話，我就有一些毒藥讓他免除一切的麻煩，甚至於免除人家提起公訴。不過，我們總會辦得通。我已經把事情的經過告訴檢察官了，他跟着我就來；他不能夠跟我同時來，因爲他得到司法大臣那邊去請示。』

齊斯納爾也給公爵夫人回報一幕戲：他用室內便衣包着身體，跪在她的腳前，吻着她的腳，沒有忘記請求她寬恕他這快樂所使他觸犯的無禮。

『我們有救了！』他一邊喊，一邊給碧麗琪特下命令，叫她給公爵夫人預備她在郵車中奔跑辛勞一夜之後所需要的一切。

他叫迪安提起勇氣，給她解釋天一微亮就得去看預審推事的必要，因為這樣一來，誰也不會知道這一步驟的祕密，甚至於不會想到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已經來了。

『我不是有一張合法的通行證嗎？』她一邊說一邊給他指示一張文據，在這張文據上面，她是被認為內閣員外郎兼國王私人祕書王地尼斯·菲力士子爵先生的。『我不是懂得扮演一個男人嗎？』她一邊接着說，一邊推高她的迪杜斯式（註一）的假髮的前面，舞了舞手中的皮鞭。

『啊！公爵夫人，您真是一個天使！』齊斯納爾叫了起來，眼淚不禁湧出眼睛。（她應當隨時都是一個天使，甚至於打扮成男人的時候！）『請您卸上您的禮服罷，請您把大衣一直圍到鼻子上，請您拉着我的手臂，咱們一塊兒在沒有人可以碰見我們之前跑到卡莫蘇家裏去。』

『所以，我就可以看到一位叫做卡莫蘇的男人嗎？』她說。

（註一）前後一樣長的一種理髮式，因為是根據羅馬帝國的迪杜斯（Titus）皇帝的塑像上面的髮式而發明的，故名。



「而且他有和他的姓名相符合的鼻孔哩。」（註一）齊斯納爾回答說。

雖然是不惑的人了，老法律公證人卻認爲必得順從公爵夫人的一切的偏情，她笑他也得笑，她哭他也得哭；但是他卻嘆息她的輕佻，因爲當她辦理一樁大事的時候，她卻還帶有嘲弄的態度。爲着拯救這位年青人起見，他不會做什麼事情呢！當齊斯納爾穿衣服的時候，莫夫利額士夫人就嗜味着碧麗琪特給她端來的一盃奶油咖啡，而認爲外省的廚夫要比輕蔑知味者所認爲重要的條件的巴黎的廚子高明。謝謝她的主人對於美味的講究所給她引起的灼見，碧麗琪特居然能够給公爵夫人獻出一頓優美的小食。齊斯納爾和他的文雅的伴侶就望着卡莫蘇先生和卡莫蘇夫人的家裏走來。

「嘿！還有一個卡莫蘇夫人嗎？」公爵夫人說。「事情一定可以了結啦。」

「並且和太太一樣，她也顯然覺得和我們這些外省人在一起有點蹩扭，她也是從巴黎來的。」

「所以，我們也不必對她守祕密了，是嗎？」

「您可以判斷什麼事情不應當說，什麼事情應當說，」齊斯納爾謙虛的說。「我相信她一定非常高興能够招待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爲着不至於惹禍起見，無疑的，您得留在她家裏，一直留到夜裏，至少如果您沒有

（註一）「卡莫蘇」（Camusot）有關鼻孔的意思。

覺得有什麼不方便的話。」

「她好不好，這位卡莫蘇夫人呀？」公爵夫人用自負的神氣問。

「在她家裏，她頗有點像王后的神氣，」法律證公人回答說。

「所以，她就管這些法院的閒事啦，」公爵夫人接着說，「齊斯納爾先生，只有在法蘭西，人家才可以看見嫁給好丈夫的女人們同時也嫁給他們的職務，他們的買賣或是他們的工作。在義大利，英吉利，西班牙，女人們卻覺得讓她們的丈夫在事業裏掙扎是個榮耀；她們沒有法蘭西的中產階級的女郎要知道公共事業的死心眼。您不是依據法律的規則這樣的稱呼這個嗎？法蘭西的女人有個想像不到的妒忌心，拿夫婦之間的政治來說，她們是知道一切的。所以，在法蘭西，您可以在最小的生活的困難中感覺到要給丈夫勸告，引導，指點的女人的手。大部分的男人事實上都並不壞。在英吉利，一個已婚的男子可以因為欠債而坐了二十四小時的監獄，然而出獄回家的時候，他的妻子卻可以給他演一幕爭風吃醋的把戲。」

「我們居然沒有碰過任何人就走到了，」齊斯納爾說。「公爵夫人，您應當和卡莫蘇夫人的父親笛里昂當王室的門監一樣的在這裏施展您的威風。」

「國王也沒有想到這個！他什麼也不想！」她喊道。「笛里昂曾經帶我們親見過，卡迪昂親王，王地尼斯先生和我。我們是這裏的主人。請您好好的跟她的丈夫商量一切，我要找他的妻子談談去。」



負責給孩子洗衣服，洗臉，穿衣服的阿媽就把這兩位客人帶到一間沒有生火的廳裏來。

「請您去給您家的太太帶這一張名片去罷，」公爵夫人朝着阿媽的耳朵說，「叫她只要一個人瞧這名片。如果您細心的話，我以後再補償您，我的小姑娘。」

阿媽聽了這個女性的聲調，看了這年青人的嬌嫩的臉孔，不禁半天霹靂一般的楞住了。

「請您叫卡莫蘇先生起來罷，」齊斯納爾對她說，「告訴我我有要緊的事情等着跟他談一談。」

阿媽登上樓去。一會兒，卡莫蘇夫人就把身上只穿有襯衣的卡莫蘇推進他的辦公室，又給他帶來一切的衣服，命令他穿上，在那裏等着。之後，她就穿着一件梳妝衣奮身走下扶梯，請美麗的客人進去。這一幕戲是上面刻有「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的名片所生的結果。王室門藍的女兒明白了一切。

「喲！齊斯納爾先生，人家不是要說這裏落個半天霹靂嗎？」阿媽低聲驚愕的喊。「先生在他的辦公室裏穿衣服，您可以上樓到那兒去。」

「請您別胡說一句話，」法律公證人回答說。

齊斯納爾覺得自己有一位獲有國王的口頭允許來設法拯救德斯格里昂伯爵的貴婦的支援，他不禁神氣了起來，這態度比較謙卑的態度更能幫助他跟卡莫蘇談判，因為如果是謙卑的話，卡莫蘇一定要把他當做一個沒有救助的光棍一樣來看待的。

「先生，昨天晚上我所說的話一定會使你驚訝，但是這些不是隨便說的。德斯格里昂家相信您能够好好的判決這樁案件，使他能够無疤無玷的出來。」

「先生，」推事接着說。「我不會宣揚您的話語裏那些足以傷刺我，足以殘害法律的部分，因為一直到某個程度為止，您在德斯格里昂家的地位都可以寬恕您；但是……」

「先生，恕我打斷您的話，」斯齊納爾說。「我來給您說一些您的長官們所想而不敢承認的話，不過這些話都是聰明人所猜想得到的，何況您就是一個聰明人呢。假定這個年青人做了一件不小心的事兒，您相信國王、宮廷、部裏高興看着德斯格里昂這樣一個家姓提到重罪審判所裏去嗎？有歷史聲望的大家族的倒霉，這難道對於王國，對於國家是有利的嗎？現在反對派所提出來的大口號就是平等，平等不是可以在歷史所保留下來的高等貴族的存在裏找到一個保證嗎？唉！不但沒有什麼不小心的行動，我們而且是陷在人家所排佈的圈套裏的潔白無罪的人哩。」

「我倒很好奇，想要知道這是怎麼講的，」推事說。

「先生，」齊斯納爾說。「兩年的光景，古瓦古埃先生都不斷的讓德斯格里昂伯爵用他的名義取錢。我們有過不只十萬厄古的匯票，都是由他清算，由我付還的……請您注意這一點……有的時候在到期之前，有的時候在到期之後。德斯格里昂伯爵先生正在設法呈上一張他所支取的款項的收據，這收據是在他被控偽造



票據之前寫的，您不是可以看出這控告是仇恨和黨爭的作用嗎？由這些反對國王和教會的最危險的人來控告一個老家庭的承繼人，這不是一個最可惡的誹謗嗎？這樁事情並不比我的事務室所有的票據更有偽造的嫌疑。請您當面問問古瓦西埃夫人，古瓦西埃夫人還不知道有這一場官司，她會告訴您我已經給她帶了錢去，她已經拿了這筆錢等着交給她的丈夫，因為她的丈夫不在家，沒有問她要過。請您問問古瓦西埃，他一定會告訴您他不知道我把這筆款交給古瓦西埃夫人。」

「先生，」豫審推事接着說，「您可以把這些話在德斯格公島先生的客廳裏對人家說，或者對不知道事體的人說，人家也許會相信您，但是一個豫審推事，除非他是糊塗官之外，他絕不會相信一位像古瓦西埃夫人那樣服從她的丈夫的女人會在這時候把這十萬厄古存留在他的寫字檯的抽屜裏，沒有告訴她的丈夫一句話，他也絕不會相信當古瓦西埃先生回到城裏的時候，年老的法律公證人沒有告訴他已經還了這筆錢。」

「不過，年老的法律公證人到巴黎去阻止年青人，不讓他浪費哩，先生。」

「我還沒有訊問過德斯格里昂伯爵，」推事接着說，「他的回答可以證明我的想法。」

「他是拘禁在監獄的密室裏嗎？」法律公證人問。

「是的，」推事回答。

「先生，」看出危險的齊斯納爾說，「這庭訊可以在有利於我們或是不利於我們之下進行的；但是，您可

以撰擇到底是根據古瓦西埃夫人的口供來證明這筆錢是在出事之前交還的，或是訊問這位可能在恐懼之下忘記了一切而給自己招禍的年青被告。您可以尋找一個最可相信的結論，到底一位不知道事體的女人一時的忘記是更可相信的，或是德斯格里昂家的少爺偽造票據是更可相信的。」

「這些都是不相干的，」推事接着說，「問題是在於知道德斯格里昂伯爵到底是不是曾經把古瓦西埃先生寫給他的信的下端的空白改成爲匯票。」

「呃！他可能做這樁事，」卡莫蘇夫人突然嚷着進來，後面跟着位美麗的陌生人。「齊斯納爾先生已經交還這筆款……」

她側身對她的丈夫說：

「你可以一有機會就當巴黎的候補承審員，在這一樁事情裏，你是直接給國王本身効勞的，我擔保人家不會忘記你，」她朝着他的耳朵說，「你應當看出這位年青人就是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你千萬別說你見過她，你得盡量大膽的幫年青伯爵的忙。」

「諸位先生，」推事說，「如果這庭訊是在有利於年青人的無罪的方向進行的話，我能够回答人家的干涉嗎？齊斯納爾先生和你，我的好太太，你們知道院長先生的意向。」

「噠，噠，噠！」卡莫蘇夫人說：「你今天早上就去看米趣先生去，告訴他年青伯爵的被捕的消息，您們已經



是兩個對兩個，我來回答干涉。米趣是巴黎來的，他！你知道他對於貴族的忠誠。好狗都是好種遺傳的。」

正在這時刻，他們聽見卡多小姐的聲音在門口說話，她說她帶一封急迫的信來。推事出去了，然後又回來，念了這封信：

「法院副院長請求卡莫蘇先生於本日及此數日內出席審判，俾法院於院長先生離職時仍能辦理完善。至為感激。」

「談不到什麼審判德斯格里昂的案件啦！」卡莫蘇夫人喊道。「朋友，我不是告訴過他們要給您開玩笑嗎？院長去給高等檢察官和大理院院長去說你的壞話去啦。你能够審理這案件之前，人家就要把你換了哩。這不是很清楚的嗎？」

「人家換不了您，先生，」公爵夫人說，「檢察官立刻就要到這裏來啦，我希望。」

「等到檢察官來啦，」短小的卡莫蘇夫人激奮的說，「什麼也都完啦。——是的，親愛的，是的，」她說着，瞧了瞧呆楞住的丈夫。「——啊！你這老奸雄院長，你給我們耍個好巧妙的把戲，你將來會記得的！你給我們送來你所慣做的一碗菜，你將來可以收到你的女僕簡里昂·西細兒——阿美利所給你烹調的兩碗菜——可憐的

布郎德好好先生，他倒頂高興院長到外面去想方法來免職我們，他的笨孩子可以娶上布蘭杜羅小姐啦。——你，卡莫蘇，你找米趣去，公爵夫人跟我，我們去找老布郎德去。你等着聽全城的人說我今天早上跟一個情人在外面踹躅。」

卡莫蘇夫人給公爵夫人伸出手臂，帶她穿過城裏最荒涼的地方，沒有碰到什麼壞人，走到老承審員的門口來。這時候，齊斯納爾就到監獄裏去跟年青伯爵商量去，因為卡莫蘇派人祕密帶他去。廚夫們，家僕們和許多早起的外省人看見卡莫蘇夫人和公爵夫人在崎嶇彎曲的道路上走着，都以爲這年青人是巴黎來的情郎。正如西細兒——阿美利所預料的，那天晚上，關於她的品行不端的消息就傳遍了全城，人家也就找到機會說她許多的壞話。卡莫蘇夫人和她的假情郎就在暖室裏找到老承審員；他給他的同事的夫人和她的同伴致了一個敬禮，而對這位美麗漂亮的年青人投去一道疑慮的深究的眼光。

「我榮幸給您介紹外子的一位表弟，」她指着公爵夫人對布郎德先生說，「他是巴黎一位最出名的園藝家，這一次從布列顛回去，只能够和我們一塊兒過一天。先生聽人家說到您的花草和您的灌木，我也找到工夫大清早來。」

「噢！先生是個園藝家，」老承審員說。公爵夫人低下頭，不說話。

「這是我的啡咖樹和茶樹，」承審員說。



「你說，」卡莫蘇夫人說，「院長先生爲什麼出門呢？我敢打賭說這出門是和卡莫蘇先生有關係的。」

「正對……——先生，這是最特別的仙人掌，」他指着一隻花盆裏的一棵好像是蓋有瑕疵的籐一般的花草說，「這是從新荷蘭來的。您年紀很青，先生，您可以當一個好園藝家。」

「請您別再說您的花草啦，親愛的布郎德先生，」卡莫蘇夫人說：「這是關於您，關於您所想得到的遺產，關於令郎和布蘭杜羅小姐的婚姻的問題。您上了院長的當啦。」

「哈！」承審員不大相信的神氣說。

「是的，」她接着說。「如果您多跟社會上的人來往，少種您的花草的話，您就知道您所種植，您所灌溉的嫁資啦，遺產啦，統統都要被狡猾的手接了去。」

「太太！」

「啊！城裏沒有人敢得罪院長來告訴您這樁事。我不是這城裏的人，謝謝這位年青的幫忙，我就要到巴黎去，我可以告訴您齊斯納爾的接承人已經正式替小郎塞勒向布蘭杜羅·瑟麗兒求過婚，她的父母給她五十萬厄古的嫁資。至於發邊呢，他答應當律師，等着當承審員。」

老承審員把他手裏拿着護公爵夫人看的花盆掉在地下。

「啊！我的仙人掌！啊！我的兒子布蘭杜羅小姐……瞧，仙人掌打碎啦！」

「不，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排佈好，」卡莫蘇夫人笑着說。「如果您要您的兒子一個月之內就當承審員的話，我們可以告訴您達到這目的的方法。」

「先生，請您到這一邊來，您可以看見我的鳳呂花，這簡直是個茂盛的魔術一般的奇景。——爲什麼，」他對卡莫蘇夫人說，「您在您表弟面前跟我談這些事情呢？」

「因爲一切的事情都得倚靠他，」卡莫蘇夫人立刻的回答。「如果您說了這位年青人一句話的話，令郎的任命就算是永遠得不到啦。」

「唔！」

「這位年青人就是一朵花。」

「哈！」

「這是國王派來營救被古瓦西埃控告偽造票據罪而昨天被捕的小德斯格里昂的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公爵夫人有司法大臣的話，他可以兌現她所給我們答應的事情……」

「我的仙人掌沒有壞呀！承審員細察他的珍貴的花草，這樣的說。」——說下去罷，我聽您的。」

「請您跟卡莫蘇，米趣他們商量商量，越早來壓下這案件越好，這麼一來，令郎就可以有差事啦。發表他的職務的時候可以來得及讓您破壞郎塞勒夫婦在布蘭杜羅夫婦方面的陰謀。令郎不只會當候補承審員，他在



一年之內就可以承接卡莫蘇的位置。檢察官今天就可以回來；蘇發志先生非因為他在這樁案件裏的行爲而被迫辭職不可。我的丈夫可以給法院呈出許多文據，說明伯爵的無罪，證明這錯過是古瓦西埃所張設的圈套。」

老承審員走進他的六千棵鳳呂花所造成的仙谷，在那裏給公爵夫人致敬。

「先生，」他說，「如果您所要求的是合法的話，我就可以遵命。」

「先生，」公爵夫人回答，「請您明天給齊斯納爾先生遞上辭呈，我答應在一星期之內能夠給您送令郎的委任狀來，但是您得等檢察官先生給您保證我的話之後才去辭職。您們法院裏的人彼此更容易相信。不過，您得讓他知道莫夫利額士夫人已經答應過您。您可千萬別說我到這裏來過，」她說。

老承審員吻着她的手，他開始毫不留情的採折許多最美麗的花朵，拿來送給她。

「您想到嗎？請您把這些花送給太太，」公爵夫人對他說，「看見拿這些花送給一位拉着一個美人的手臂的男子，這是不自然的。」

「到法院去之前，」卡莫蘇夫人對他說，「請您先到齊斯納爾的承接人那裏去問問他關於他用郎塞勒夫婦的名義所提的婚事。」

老承審員甚為驚愕院長的複雜性，他呆呆的插足筆立在鐵柵的旁邊，看着兩位女郎在崎嶇邊僻的道路

上走了。他彷彿看見十年來他爲他的愛子所辛苦經營的大廈崩塌了。這是可能的嗎？他怕受人家的愚弄，就跑到齊斯納爾的接承人家裏去。九點半的時分，在開庭之前，布郎德副院長，卡莫蘇和米趣都非常準時的來到會議室裏，這會議室的門是由老承審員看見卡莫蘇和米趣一同進來後小心翼翼的關上的。

「哎！副院長先生，」米趣說，「蘇發志先生爲着拍一位國王政府的仇人古瓦西埃的馬屁起見，沒有請示檢察官就下了一通逮捕一個德斯格里昂伯爵的拘票，這真是上下其手啦。在他一方面，院長也走了，想要這樣的停止豫審！何況我們對於這樁官司一點兒也不知道哩！人家是不是可能要強迫我們呢？」

「這是我聽到關於這樁事情的第一句話，」老承審員說，他頗氣憤院長在布蘭杜羅家方面所進行的步驟。

老承審員剛剛爲着探知真相起見發明了一個狡猾的方法去騙郎塞勒的黨羽齊斯納爾的接承人，讓他和盤托出這事情的祕密。

「幸虧我們告訴您，大人，」卡莫蘇對布郎德說：「不然的話，您就求遠別想讓令郎坐在百合花上，（註一）也別想讓他娶布蘭杜羅小姐。」

（註一）百合花是古代法國的國徽，法官的坐位上有此徽章。這裏的意思就是當法官。



「但是問題不在乎我的兒子，也不在乎他的婚事，」承審員說，「問題是在於到底年青的德斯格里昂伯爵是不是有罪。」

「好像是，」米趣說，「齊斯納爾已經把這筆款項交給古瓦西埃夫人，人家只是把簡簡單單的手續上的錯誤認爲是一個刑事罪。根據控訴狀所說的，年青的伯爵曾把簽有古瓦西埃名字的一封信的下端的空白假造了向客禮銀行支錢的匯票。」

「這是一個疏忽！」

「可是，如果古瓦西埃把這筆款存在櫃子裏的話，」布郎德說，「他爲什麼要控告呢？」

「他還不知道這筆款已經交給他的妻子，或者是他裝做不知道，」卡莫蘇說。

「這是外省人的報仇的把戲，」米趣說。

「不過，我總覺得這有點像偽造罪，」老承審員說。在他身上，任何的情感都不能夠遮蔽法官的是非良心的明見。

「您這麼相信嗎？」卡莫蘇說。『可是先說，假定年青伯爵沒有權利用古瓦西埃的名義取錢，他也並沒有偽造簽字。因爲齊斯納爾通知他已經由他齊斯納爾付了錢，他就自以爲有這權利。』

「好啦！您認爲怎麼樣才算是偽造票據罪呢？」老承審員說。『偽造票據罪的要點，在民事方面，就是要想

方法讓別人受到損失。」

「啊！假定古瓦西埃的控訴是對的，人家也只是利用他的簽字想方法來支取這筆款，免得受古瓦西埃給他的銀行家所下過的禁止他取錢的命令的約束，這是很明白的。」卡莫蘇說。

「諸位先生，」布郎德說，「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幸，一個兒戲。您有了我的錢，但是我也許得等到您的匯票；然而我，我德斯格里昂伯爵，我有急需，我就……算了罷！您的控告是感情作用，是報復的手段！要是一個偽造票據罪，立法者就要看出犯法人的用意是不是要偷竊一筆款，要得到某種自己並沒有權利得到的利益。這樁事在羅馬法的規定方面，或是在現時的法律精神方面都不算是什麼偽造票據，這只是民事的問題，因為這裏並沒有偽造任何的簽字。從人情方面來說，偽造票據目的總是在於偷竊；但是這裏，那裏有什麼偷竊呢？我們是活在什麼時代裏，諸位先生？院長離開我們，到外面去想方法讓這應當結束的庭訊無法進行！我一直到今天才認識院長先生，我要付還他我對他的錯認的欠尾；從此之後，他得自己起草他的判決詞。您得非常迅速的行事，卡莫蘇先生。」

「是的，」米趣說，「我的意見是立刻釋放這位年青人，不是暫時保外。一切都是倚靠我們對於古瓦西埃夫婦的訊問。您可以在開庭的時候請他們來，在四點鐘之前聽取他們的陳述，今天夜裏起草您的報告書，明天開庭之前我們也就可以判斷這案件了。」



「當律師們在辯論的時候，我們可以商量應行的步驟，」布郎德對卡莫蘇說。

三位法官重新穿上法衣之後，就到法庭裏來了。

中午的時分，阿爾孟德教士和阿爾孟德小姐一同來到德斯格里昂公館，齊斯納爾和古杜里埃先生已經在那裏了。在古瓦西埃夫人的導師和司教之間舉行了一個相當短促的會談之後，牧師立刻就到他的懺悔者家裏去。

早晨十一點鐘，古瓦西埃收到一道請他一點鐘和兩點鐘之間到豫審推事辦公室去出庭的傳票。他就到那裏去，滿心懷着許多合法的疑竇。沒有能够預先知道莫夫利額士夫人和檢察官的到來，沒有能够預先知道三位法官的聯合的院長先生忘記了告訴古瓦西埃開始豫審時應行的步驟。他們兩個人都沒有想到這麼快就開庭。古瓦西埃忙於聽從這道傳票，因而能够探知卡莫蘇先生的意向。所以，他就不能夠不回答訊問。推事概括的對他發出下面的六個問題：

「被人控訴爲偽造的這一張票據是不是有真正的簽名呢？——在這張匯票之前，他和德斯格里昂伯爵先生是不是還有其他金錢上的來往呢？——德斯格里昂伯爵先生是不是得到通知才用他的名義去支取款項呢？——他是不是曾經給德斯格里昂先生寫過信，讓年青伯爵隨時用他的名義去支取款項呢？——齊斯納爾是不是曾經好幾次清償過這些款項呢？——他是不是在某一時期出門離家呢？」

古瓦西埃都肯定的回答這些問題。無論他是如何空泛的辯解，推事總讓這位銀行家說一聲「是，」或是「不是。」當這問答都記載成正式的口供的時候，推事卻以這個半天霹靂一般的問話來結束：

「古瓦西埃不知道這被控爲偽造的票據所寫的款項已經在他的家裏呢？因爲依據齊斯納爾的說法和齊斯納爾給德斯格里昂的通知書，這筆款在匯票之前五天就交付了的。」

這最後一個問題使古瓦西埃大爲驚惶。他反問這一類的訊問到底是什麼意思。到底是不是他反而是罪犯，而德斯格里昂伯爵先生反而是原告呢？他請推事注意，如果錢款已經放在他家裏的話，他也不至於來控訴。  
「公理自然會水落石出的。」推事一邊說，一邊斥退古瓦西埃，他並不是沒有明白古瓦西埃最後一句話的道理。

「但是，先生，錢款……」

「錢款就在您家裏，」推事說。

同樣被傳的齊斯納爾也出庭來解釋這事情。他的實情是由古瓦西埃夫人的陳述加以證明的。推事已經問過德斯格里昂伯爵，伯爵在齊斯納爾的指使之下遞上了古瓦西埃叫他自由用他的名義支取款項而不必預先存放現款的第一封信。然後，他又拿出齊斯納爾法律公證人預先通知他已經在古瓦西埃夫人家裏交付十萬厄古的信。用這樣的文件來證明，年青伯爵的無罪總可以在法庭之前得到勝利了。當古瓦西埃從法院回



到家裏的時候，他的臉孔氣得變成蒼白的顏色，一種激奮的瘋狂所生的輕微的泡沫在他的嘴唇上顫動着。他發現他的妻子坐在客廳的壁爐角上給他刺繡他的拖鞋。當她仰起眼睛瞧着他的時候，她不禁發抖了，但是她已經下了決心了。

「太太，」古瓦西埃格格口吃的喊道，「您在推事面前怎麼說了這些話呀？您使我受侮辱，失敗，上當！」

「我救了您，先生，」她回答說，「如果您榮幸有一天和德斯格里昂家結親，把您的外甥女嫁給年青的伯爵的話，您得感謝我今天的行爲。」

「簡直是神跡！巴蘭的母驢（註一）居然會說話了，」古瓦西埃喊道，「我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了。卡莫蘇先生所說存在我家裏的十萬厄古到底在那兒呢？」

「在這兒，」她一邊說，一邊從靠椅的椅墊底下取出一包銀行的鈔票，「當我說齊斯納爾先生給我交付這些錢的時候，我並沒有做下致命的罪惡。」

「是我出門的時候交給您的嗎？」

（註一）聖經撒摩阿布國（Moab）的國王曾派衛士從巴蘭（Balaam）去咒詛以色列人，巴蘭騎母驢前往，

途中過着天使，手執利劍，母驢奔馳，突然口中出言，大罵其主人不止。這就是引用這個典故的。

「您不在那兒。」

「您敢用您的永生來給我發誓嗎？」

「我發誓，」她用冷靜的腔調說。

「爲什麼一點兒也沒有告訴我呢？」他問。

「這是我的錯，」他的妻子回答說，「但是我的錯卻是對您有利的。您的外甥女有一天可以當德斯格里昂侯爵夫人，您也可以當議員，如果您在這樁可憐的事情裏行爲得體的話。您走得太遠了，您得回來。」

古瓦西埃在客廳裏踱來踱去，心裏受到可怕的激動的襲擊，他的妻子也在同樣的激動之下等着這踱來踱去的結果。最後，古瓦西埃就按了鈴。

「今天晚上我不接待任何人，請您關上大門，」他對他的家僕說。「有人來您就說太太和我，我們到鄉下我們吃完晚飯就走，叫他們早半點鐘開飯。」

這一天晚上，一切的客廳，一切的小商人，窮人，叫化子，貴族，商界，總之全城的人都在談論這個大消息：有偽造票據嫌疑的德斯格里昂伯爵被捕了。德斯格里昂伯爵要到重罪審判所去受審去，他要被判罪，他要被人打烙印。大部分愛護德斯格里昂家的光榮的人就否認這事實。當黑夜來臨的時分，齊斯納爾到卡莫蘇夫人家裏來找年青的陌生人，把他帶到德斯格里昂公館來，因爲阿爾孟德小姐在那裏等他。可憐的女郎在她家裏招待



美麗的莫夫利額士夫人，把自己的寓所讓給她住。主教先生住了維克杜尼恩的寓所。當高貴的阿爾孟德小姐和公爵夫人單獨留下的時候，她就給她投去一道令人憐惜的眼光。

『您應當幫忙這位爲您而犧牲的可憐的孩子，太太。』她說，『這裏的一切人都爲他而犧牲。』

公爵夫人已經用婦女的目光巡視了一下德斯格里昂小姐的臥室，她已經在這裏看到一位超卓的女性生活的圖像：您說不定要認爲這是一位女聖徒的修道室，只要您看一看這間空虛、清冷而沒有任何奢華的房子。公爵夫人看到這個人物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認出她在這裏所產生的極端的對照，她不禁大受感動，也就忍不住流下兩頰作爲她的回答的眼淚了。

『啊！我錯啦，對不起，公爵夫人！』女聖徒接着說，她之爲女聖徒這時候是在她之爲維克杜尼恩的姑母之上的。『您不知道我們的窮苦，我的姪兒絕不會告訴您這個的。並且，看了您的臉孔，什麼事情都做得出，甚至於犯罪！』

阿爾孟德小姐是枯燥的，清瘦的，蒼白的，然而卻是美麗的，就好像只有德意志的畫家懂得描繪的細長而嚴肅的人物似的。她的眼睛也被眼淚潤濕了。

『您放心，親愛的天使，』公爵夫人終於說了，『他已經有救了。』

『是的，可是光榮呢，他的前途呢！齊斯納爾告訴我：國王知道這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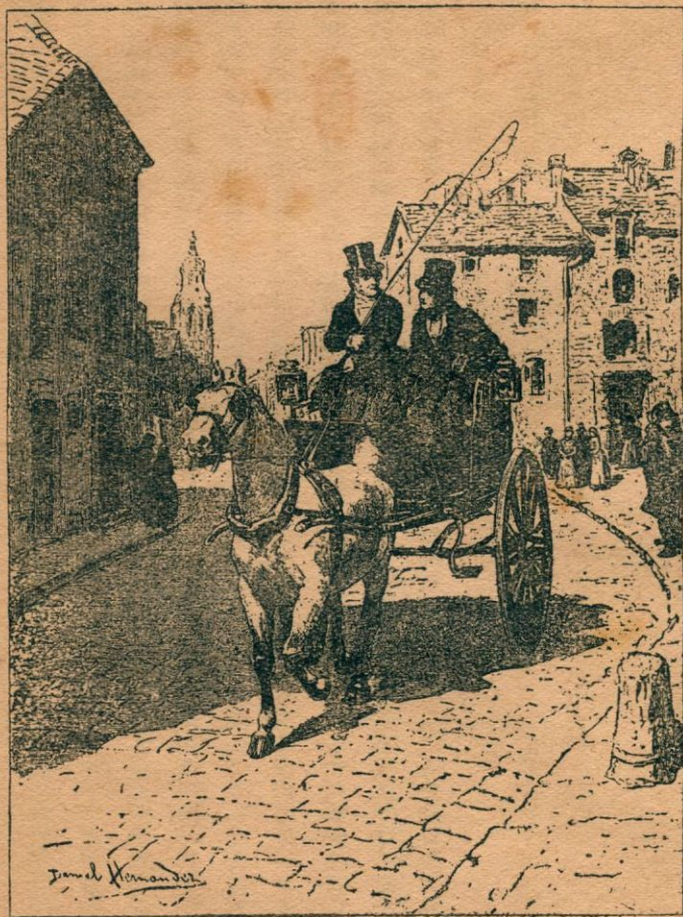
「我們可以想方法來補救這不幸。」公爵夫人說。

阿爾孟德小姐下樓到客廳裏來，她發現古物陳列所全場滿座。每一個家中的熟客都來，一方面爲的是給主教先生祝賀，一方面爲的是來包圍德斯格里昂侯爵。坐在接待室裏的齊斯納爾告訴每一個來客不要對侯爵說任何一句關於這案件的事情。這位忠實的佛蘭克貴種，他會殺死他的兒子或是古瓦西埃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不是在這一方面當一個罪犯，就是在那一方面當個囚徒。非常的湊巧，因爲兒子回到巴黎去而覺得快樂的侯爵卻比平日更爲起勁的談到維克杜尼恩。維克杜尼恩不久就會被國王派去當差，國王終於關心德斯格里昂家了。每一個心如死灰的客人都極力的頌揚維克杜尼恩的行爲舉止。阿爾孟德小姐預備着她的姪兒突然出現的方式，她對她的哥哥說維克杜尼恩無疑的要回來看看他們，他一定已經在路上了。

「嘿！」站在壁爐前面的侯爵說，「如果他在那裏事情弄得不錯的話，他就得留在那裏，絕不要想到他的老父看見他時所有的快樂。給國王當差是最重要的。」

大部分聽這句話的人都不禁發起抖來。這官司可以把一位德斯格里昂的肩膀獻給創子手的鋼刀！一會兒的駭人的岑寂。老卡特蘭侯爵夫人忍不住流下她的脂粉上面的一滴清淚，她就轉過了頭。





人家看見，德斯格里昂伯爵的兩輪輕馬車從區行政長官公署出來。

古物陳列室(P.177)

## 九 門戶不當的婚姻

第二天中午，天氣非常的清和，全體激動的居民都一羣一羣的散佈在全城的各街道裏，那裏除了這大案之外沒有其他的談論問題。年青伯爵不是坐了監獄呢？正在這時刻，人家看見大家都認得的德斯格里昂伯爵的兩輪輕馬車從區行政長官公署出來，駛下聖柏拉斯街的高坡。這隻兩輪輕馬車是由伯爵駕御的，另外還有一個年青的陌生人陪着他。他們兩個人都很快樂，滿面的笑容，彼此談論，鈕洞裏都插有班加爾的玫瑰花。這是一幕無法描寫的幕景的變化。十點鐘的時候，極有理由的不起訴的判斷使年青的伯爵恢復自由。古瓦西埃在那裏受到一個讓德斯格里昂伯爵保留追究誣告的權利的「案據……」的打擊。老齊斯納爾好像無意似的走上了大街，對一切願意聽他說話的人說古瓦西埃給德斯格里昂家強設了一個最無恥的陷阱，如果他的誣告罪沒有被追究的話，這完全是因為德斯格里昂家的高貴的情意對他的寬恩。這著名的一天夜裏，德斯格里昂伯爵就寢之後，年青的伯爵，阿爾孟德小姐和預備動身回去的美麗的少年扈從三個人單獨的和騎士



在一起。人家沒有法子在騎士之前隱瞞這位美少年的性別，在這城裏，除了三位法官和卡莫蘇夫人之外，只有騎士知道公爵夫人的來臨。

「德斯格里昂家算是有救了，」齊斯納爾說，「但是一百年之內他是沒有法子復興的。現在得還清債務，您只有一樁事可以做的，伯爵先生，就是要一位有錢的女承繼人。」

「並且不管她是在什麼地方都得娶她，」公爵夫人說。

「又是一個門戶不當的婚姻！」阿爾孟德小姐喊道。

公爵夫人開始發笑了。

「寧可結婚，不要等死，」她一邊說，一邊從背心的口袋裏拿出一隻杜伊勒利別宮的藥舖所送給她的藥瓶。

阿爾孟德小姐做了一下驚懼的姿勢，老齊斯納爾拿了美麗的莫夫利額士夫人的手，沒有請求她的許可就吻着這隻手。

「你們難道在這裏發瘋了嗎？」公爵夫人接着說。「當我們是在十九世紀的時候，你們難道要留在十八世紀的時代裏嗎？親愛的孩子們，此後不會再有什麼貴族了，現在只有權勢。拿破崙的民法已經毀壞了爵位，正如大礮已經轟倒了封建社會一般。只要您有錢，您就可以變得比現在更為高貴。您可以和您所要的女人結婚，

維克杜尼恩，您可以使您的妻子變成貴族，哪，這就是法蘭西的貴族所剩下的唯一的結實的權利。達利蘭先生不是娶了葛蘭特小姐而沒有招到什麼禍害嗎？您記得路易十四曾經娶過施卡郎寡婦。」

「他並不是因為金錢而娶了她，」阿爾孟德小姐說。

「如果德斯格里昂伯爵夫人是古瓦西埃的外甥女的話，您要接待她嗎？」齊斯納爾說。

「也許，」公爵夫人回答說，「但是毫無疑義的，國王一定很高興看她。你們難道一點兒也不知道世界的變化嗎？」她看見一切的臉孔上都有驚訝的神色，就這樣的說。「維克杜尼恩到過巴黎，他知道那邊的情形。在拿破崙時代，我們貴族是更有力量的。維克杜尼恩，您就娶杜梵爾小姐罷，她可以照樣的當一位德斯格里昂侯爵夫人，好像我當公爵夫人似的。」

「一切都完了，甚至於光榮！」騎士一邊說，一邊做下一個姿勢。

「再見，維克杜尼恩，」公爵夫人一邊說，一邊吻着他的額頭，「我們以後不要再見面了。您所能做的事情，最好是生活在您的田園之上，巴黎的氣度對您一點兒用處也沒有。」

「迪安！年青伯爵失望的驚叫。

「先生，您太忽視您的利益了，」公爵夫人脫下男子和情婦的面具，冷淡的說，她不但又變成了天使，而且又變成了公爵夫人；她不但又變成了公爵夫人，而且又變成了莫利哀的芮利孟。



莫夫利額士公爵夫人莊嚴的對這四位人物行了敬禮，而從騎士的眼中吸出了他爲女性所有的最後的一滴欽服的淚珠。

『她簡直就像是戈里查公主！』他低聲的驚嘆。

迪安走了。郵車馱夫的鞭聲告訴維克杜尼恩他的初戀的甘美的故事算是結束了。危險的時候，迪安還認這位年青人是她的情郎，但是得了救之後，公爵夫人卻把他當做一位他所代表的弱者來輕蔑他。

六個月之後，卡莫蘇升官爲巴黎的候補承審員，後來又當了巴黎的豫審推事。米趣當了檢察官。布郎德好先生變成了王家法院的顧問，在那裏過着必要的日子來告老，再回來居住在他那間精緻的小房子裏。布郎德·約瑟代了他的父親在地方法院裏所有的地位，度了他的下半世，沒有任何的進展，他娶了布蘭杜羅小姐。現在這位小姐住在這所佈滿磚塊和花草的房子裏就好像鯉魚在雲母石的池子裏一樣的苦悶。最後，卡莫蘇都得到了騎士勳級會的十字勳章，而老布郎德也得到了這勳級會的軍官的勳章。至於檢察官的首席檢察蘇發志先生呢，他卻被人派到科西嘉（註一）去。這是古瓦西埃所最快樂的，因爲古瓦西埃不願意把外甥女嫁給他。

（註一）Corse 地中海的一個大島，位於法義之間，屬於法蘭西。

在郎塞勒的激動之下，古瓦西埃就向王家法院上訴，不服第一審的不起訴處分。然而他又敗訴了。在全地區裏，自由黨的黨徒都認為小德斯格里昂犯了偽造罪。在他們那一方面，保王黨的黨徒就傳述着報復的心情，叫無恥的古瓦西埃去張設的陰險的陷阱。古瓦西埃和維克杜尼恩也舉行了一次決鬪。武器的運氣是屬於昔日的軍糧商人的，他重傷了年青的伯爵，而繼續他的控訴。兩黨之間的爭鬪又被這樁案件的刺激而越加劇烈。自由黨徒決心要把這樁案件再提出來研究。古瓦西埃總在競選中失敗，他看不出有任何的機會可以把他的外甥女嫁給年青的伯爵，尤其在決鬪之後。

王家法院判決之後的一個月，因為這惡鬪而費盡精神上 and 身體上的力量的齊斯納爾終於在勝利聲中死去了，就好像一隻肚子裏中到小野豬的長牙的傷刺而死去的老忠狗一樣。他總算是盡其所能的幸福的死去，然而卻把這半毀了的家庭和年青的伯爵扔在窮苦裏，陷在煩惱裏，沒有成家立業的希望。這殘暴的思念和身體的衰弱就使這可憐的老年人走近末日。然而在這堆積有千愁萬慮的廢墟之中，他卻得到了一個莫大的安慰：在妹妹的固請之下，老侯爵就來回報他的一切的友情。這偉大的人物親身到柏爾蓋伊街的小房子裏來，坐在老僕人的病榻的床頭，雖然他並不知道這僕人對他所有的犧牲。齊斯納爾在床褥中坐起，給他背誦西米恩的聖歌；老侯爵答應要把他安葬在別宮的祈禱室裏，橫臥在這位幾乎是德斯格里昂家最後的子孫要自葬的墓穴的旁邊。



這位代表優美而偉大的家奴性的最後的一個人物就這樣地死去了。一般人都是用惡意來解釋「家奴性」這個名詞的，然而在這裏我們卻是用他的真實的意義來說明封建時代的家奴對於主人的忠誠。這種忠誠的情緒只存在於外省的邊僻的地方，只存在於王權的年老的奴僕身上，他使感應這種情意的貴族和保留這種情意的中產階級增光。這種高貴而偉大的効忠現在是不可能的。貴族的家庭已經沒有家奴了，正如法蘭西已經沒有國王，沒有世襲的世卿，沒有規定給各世家而使其賡續國家的光榮的固定的財產一般。齊斯納爾不但是一個沒有讓人知道私生活的偉人，他而且是一個偉大的事物。不斷的犧牲不是使他有一種我也說不出來的尊嚴而超卓的性質嗎？這不是比暫時的努力所行的布施的英雄主義還要高明嗎？齊斯納爾的德性特別是屬於渺小的民衆和偉大的權貴之間的那一個階級的，他可以將中產階級的樸素的德性和貴族的高超的思想相配合，用一個堅強的教訓的火焰來照耀他們。

宮廷不大作與維克杜尼恩，所以他不能在那裏娶到富裕的妻子，也不能在那裏找到差事。國王屢次拒絕給德斯格里昂一家封爲世卿。（這是可以將維克杜尼恩拉出苦境的唯一的恩典。）父親活着的時候，他是沒有法子和中產階級的女承繼人結婚的，他得寒酸的居住在父親的家裏，回憶着兩年的繁華的巴黎生活和高貴的愛情。他悲哀而憂鬱的生活在失望的父親和憂愁的姑母之間。父親看見兒子的情形，認爲兒子患了一種長期的慢性病。齊斯納爾已經不存在了。一八三〇年，覲見了查禮十世之後，侯爵就去世了。當查禮十世路

過勒農古爾的時候，侯爵曾帶領着古物陳列室的強壯的貴族到那裏去給國王効勞，參加了這位被征服的君主的主宰無幾的儀仗。這種勇敢的舉動在現在看來似乎是很簡單的，然而當時卻是革命的同情心所認為超卓的。

「高爾族勝利了！」這是侯爵的最後一句話。

所以，古瓦西族的勝利是完全的，因為父親死後一星期，新立的德斯格里昂侯爵就接受杜梵爾小姐當他的妻子；她有三百萬的嫁資，古瓦西和他的妻子在婚約上給杜梵爾小姐保證要把遺產留給她。舉行婚禮的時候，古瓦西說德斯格里昂家是法蘭西貴族中最可敬愛的一家。每年冬天，您可以看見有一天可以結聯十萬厄古的年金的德斯格里昂侯爵在巴黎度着單身漢的歡樂的生活，他已經沒有當年的大人先生們和他作伴，只有對他的妻子的漠不關心，因為他用不着掛慮她。

「至於德斯格里昂小姐呢，」告訴我們這篇故事的細節的布郎德·愛彌兒說，「如果她不像我童年時所看見的那個貞潔的臉孔的話，無疑的，她總是古物陳列室中最為悲哀，最為動人的六十七歲的老婦人，她還統治着這沙龍。當我最後一次回鄉去辦理結婚所應辦的證件的時候，我還看見到她。當我父親聽見我結婚的時候，他不禁楞住了，只等到我告訴他我當了區行政長官的時候，才能够說話。」



「你是生來當區行政長官的。」他微笑着對我說。

在城裏打圈兒的時候，我碰到阿爾孟德小姐，我覺得她比什麼時候都更偉大。我好像是在加爾泰慈（註一）的廢墟上看見馬里烏斯（註二）一樣。她不是生活在她的宗教，她那已經毀壞了的信仰之上嗎？她只相信上帝。她常常是悲痛的，沉默的，她只在那一雙包有超自然的光輝的眼睛裏保留着她的美麗。當我看見她手裏拿着祈禱書到教堂去做彌撒的時候，我不能不想到她是請求上帝把她從這人間召回去的。」

一八三八年九月於約爾地。

（註一）Carthage 古代腓尼基人於非洲北部所建之城市，為羅馬之勁敵。

（註二）Marius 羅馬的著名將軍，曾為仇人所迫，逃往非洲之加爾泰慈。因為當地的裁判官叫他立刻離開，他

就對使者說：「請你告訴裁判官說你看見亡命的馬里烏斯坐在加爾泰廢墟之上。」

---

人 間 喜 劇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古 物 陳 列 室

---

著 者	巴 爾 扎 克
譯 者	高 名 凱
發 行 人	俞 鴻 模
出 版 者	海 燕 書 店
印 刷 者	光 藝 印 刷 廠
刊 行 期	上 海 江 浦 路 五 七 弄 一 四 九 號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再 版 一 九 四 九 年 十 一 月 再 版

★ 有 版 權 ★

---

總 (37) 巴 外 (06) (1001—8000)



2903091

## 巴爾扎克著 人間喜劇



十九世紀法國大文豪巴爾扎克，高爾基曾稱之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導師」，和莎士比亞，托爾斯泰「是人類三座紀念碑」。恩格斯也稱「他是偉大現實主義的藝術家……他的偉大的著作，是不斷的對於崩潰得不可救藥的高等社會的輓歌」。

巴爾扎克給他自己的小說起了一個總名，叫做「人間喜劇」包括五十多部小說，他又將它們分成五個場景：私人

生活之場景、外省生活之場景、巴黎生活之場景、政治生活之景場、軍旅生活之場景等；其中人物，上至王公貴族，學者政客，下至淫娃蕩婦，販夫走卒，應有盡有；其描寫範圍之廣，堪稱世界文學史上第一。現「外省生活之場景」均已出齊，排印考究，裝幀精美，各書均附原版插圖多幅，極為名貴。

### 外省生活之場景

高名凱譯

杜爾的教士(獨身者三部作之一)	3.40	葛蘭德·歐琴妮	8.80
畢愛麗黛(獨身者三部作之二)	6.00	幽谷百合	12.00
單身漢的家事(獨身者三部作之三)	12.00	老小姐	5.80
兩詩人(幻滅之一)	6.00	古物陳列室	6.30
外省偉人在巴黎(幻滅之二)	14.00	米露埃·雨兒胥	11.50
發明家的苦惱(幻滅之三)	8.40	地區的才女 (附：聞人高笛酒)	11.00

★ 全十二冊 \$105.20

★ 合購特價一百元 ★

海燕書店刊行

國家圖書館



004335035



本定價

六元三角

63

普